

亦千金 時前說稱詩書乃公居馬上而得之 畏大臣有暑
與汝約過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歡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
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為也
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若問何念之深 一生搗我何念 注
意相 在兩居掌握耳 為飲食費 游漢廷公鄉間名色藉
甚 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 使者入通 狀兒類大天偶
衣 冠側注 未暇見儒人 走復入言沛公 吾高陽酒徒
也非儒人也 懼而失謁 跪十謁 容天下壯士也 雪足
傳三十八 傳斬削成
軍乍利乍不利終無尚上心 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
乎上以為愛我

傳三十九

劉敬叔孫

願見言上便事 欲與之鮮衣 衣帛見衣褐見
哭泣之聲未絕傷癆者未起 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且 猛
天下之吮而拊其背 此宜矜矜見所長此必欲見短 漢適女
送厚以歲時漢所餘彼 所鮮數問遺 豈嘗聞外孫敢與大
父抗礼者哉 何足置之乎 蔭間 五帝異樂 三王不同礼
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誅矣無汗我 以尊卑
次起上壽 攻苦食咬 淡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

傳四十

季布 季布

為氣任俠 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 待問果言如朱家指
勇使酒難近 至緇邠一月見罪 陛下無改召臣此人必有以

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 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 得黃金百斤不如交布一諾 短兵接兩賢其相尼哉 任傭於齊為酒人保 反形未見

傳四十一 表盜 龜錯

意得甚 主在與在主亡與亡 丞相如有矯生色 清室

也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 願至上前口對狀 其語具在吳事中 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 與閭里浮沉相 隨行聞鷄走狗博徒 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問不以親 為鮮不以存亡為辭 之梧生所問占 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 所譽之皆不容口 削直刻深 常教所請問言事輒聽寵幸 傾九卿 丞相心弗便刀亦以傷 枝群 別疏人骨肉 人口

議多怨公 劉氏安笑而龜氏危矣 吾去公危矣 好声矜

賢竟以名敗 交古亂常不死則亡

傳四十二 張什之 馬唐

早之母甚高論 尉左右視不能對 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

口 謀之和 捷給 吏爭以丞疾苛察相高 教兒子不謹

用紆絮斷陳絮添其間 倚瑟而歌 雖銅南山猶有恠 此

人親驚吾馬 柔和各令它馬固不散傷我乎 有如万分之一取

長陵一坵土 善為黃老言處士也 不能取客當世 父老何

自為郎家安在 今吾每飯意未嘗在鉅鹿也父知之 父柰

何衆辱我獨無問處乎 鄙人不知忌諱 士卒尽家人子起田

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

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

傳四十三 萬石 張叔

中書涓度謁 積功劳至太中大夫 歸老於家以歲時為朝

臣 訥：如也唯謹 文多質少 親中裙招厠諭 一厠實械窬

襲器也 窬音 械虎子也 厠行清 窬行中受羹者 最厠也

身之衣、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 吏進用事 不聞決於丞相

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 無他大畧為百姓言 實無他腸

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

者大慚 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 衣敝捕衣 於後必祕

戲 子孫咸至大官

傳四十四 田叔

喜劇 刻廉自喜、游諸公 微陛下臣等當轟出 上尽召

見與語漢廷臣母能出其右者 以官卒 不以百斤傷先人名

為人將軍之車長安留水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

於無功 無錢用以事將軍家豎赤惡齧馬 兩人同林卧

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 將門之下必有將類 如木偶人衣之綺

繡耳 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家貧無用具也 久乘富貴禍積

為崇 錢官

傳四十五 扁鵲倉公

為人舍長 長桑君 扁鵲 出其懷中藥 扁鵲 飲以上池之

水十三日當知物矣 我之帝所甚藥 未嘗得望精光侍謁于

前、俞附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醪石 橋引案杭毒熨一撥見

病之應 剖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 滌洗腸胃漱滌五臟
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 切脈望色聽聲馮形 聞病之陽論
得之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 目眩然而不瞑舌橋然而不下
噓唏服臆魂精泄流涕長潛息 承軼悲不能自止 形靜如
死狀 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 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雖司命無索之何 人之所病 疾多醫之所病 道少
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聞秦人
愛小兒即為小兒醫左右游行諸侯不以家為家生子不生男緩急
無可使者 詔問臣意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
何歲嘗有何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學已其病之狀皆如何 驗
可一年所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病得之酒且內湧也 令人不得

前後洩 一飲得前洩再飲大洩 病之得內脈無五藏氣
脈少衰不死 當浴流水而塞已甚則熱 出之水中衣尽濡有間
而身寒已熱如水 至今不可以見寒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
病已 大小洩 流汗出疹 者去衣而汗晞也 沉之而大堅浮之
而大緊盛怒內而以接內 寒中遇風 飲食下噎而輒出不流
風入中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 堅病重枉死法中 齧溢血
如豆比五六枚望其色有病氣 望之殺然黃瘖之如死青之茲
流汗數出矣于火而以出見大風 桑湯 內寒月事不下欲男
而可得音而不屬者其來堅故胃不下飲食下噎輒後之 泄
數十出 桑齊剛齊 陽疾處內陰形應外 悍藥入中宛氣
愈深 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 四支不能自用壯症

痼名同多而軫異 不中期死 論藥用所宜好諸方事悉
受書之 精方 意死不敢妄傳人 以其伎見殃

傳四十六 吳王鼻

壯王 若狀有反相心獨悔崇以拜察見淵中魚不祥 王始詐病
及覺見責急愈益閉 卒踐更輒與平賈 返遲禍大服舍
在喪 使詭膠西王無文書口報曰 有宿夕之憂 舐糠反米
身有內病 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 具以軍
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將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
白頭舉事 臣以無能不得以罪行伍間臣非敢求有所將 登
至屠下邳不過食頃 深入多殺為功 使恩條侯于上

傳四十七 魏其武侯

除嬰門籍不得入朝請 擁趙氏屏間處而不朝有如兩軍整將
單則妻子毋類矣 辨有口學 進名士家居者貴之以毀去
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 君除吏
已尽永吾亦欲除吏 益疏不用無勢 萬金良藥 兩人相為
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 夫妻治具
教以酒失得過丞相 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 耳語
生平毀程不識不宜一錢 效女兒咕囁耳語獨不學將軍地乎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 腹誹而心謗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
以誅 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輒效轅下駒 今
在我也而人皆籍吾弟今我百歲復皆魚肉之矣與長孺共一老
秃翁何為首鼠兩端 今人毀君亦毀之譬如買豎女子爭言

何其無大体也

傳四十八 韓長孺

死灰獨不燃乎 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虐 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 私行千金丞相蚡 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意忽之不果天子方倚以為漢相

傳四十九 李將軍

誘騎 今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 就於水草人自便 莫府省約文書 有一故兒騎善馬 漢之飛將軍李廣老教奇 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 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傳五十 匈奴

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騂驘 以言語為約束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 千里馬匈奴寶馬也 旣脫介上元守處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 其坐長左舉事侯星月月歐 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 善為誘兵以冒敵 諸引弓之民並為一家 書牘以尺一寸以謀息民邪惡之民 薄物細故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 時：小人盜邊 我兒安敢望漢天子我大人行

傳五十一 衛將軍 驃騎

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教 鉞徒 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捕服聽者取於隱處 知善水草處 軍得以無飢渴 軍亦有天幸 常坐流落不遇 乘傳先詣行在所 顧方界畧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 無以家為法也

傳五十二 平津侯主父

恢奇多聞 人主病不廣 大人臣病不儉 節開陳其端 令人主自擇 習文法吏事 而又緣飾以儒術 恐先狗馬填溝壑 君不幸 罹霜露之病 何恙不已 迺上書 歸侯乞骸骨 晚乃學 春秋百家言 游齊諸生間 假貸無所得 為客甚困 功流一世 雖有覆軍殺將之功 亦適足以結怨 深難言 不足以償天下之費 禽獸畜之不屬為人 兵久則變生 事苦則慮易 將吏相疑 而外市 與外 國交 排優侏儒之笑 不貲于前 宿慶久介 胄生 戰戰 人：自以為更生

壤長地道 無狗吠之驚 生不五鼎 食死即五鼎 烹耳 吾日暮途遠 故倒行施之 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 與內奢泰而外

為詭服以釣聲譽者 殊科 遠近羊豕之間

傳五十三 南越尉佗

楊越 越州之南越 頗有中國人相輔 妄竊帝號 聊以自娛 方日夜

裝入見天子 尚樂擅殺生自恣 飾治行裝 重齎為人朝具

男尺上 王女；尺嫁王子兄弟 有連 親昏也 狐疑相狀 取自

脫一時之利 幫旦 犁連也

傳五十四 東越

項籍主命 弗王 以海風波為解

傳五十五 胡鮮

有便宜得以從事 具以素所意告

傳五十六 西南夷

畧通五尺道 諸此國頗置吏 符馬焚僮

傳五十七 司馬相如

今與書生同舍 家貧無以自養 久宦游不遂 緣為恭敬

日往朝相如 今有貴客為其召之 并呂令一至夙傾 奏琴

為鼓一再行 緣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 雍容間雅甚都

家居徒四壁耳 不分一錢也 買一酒舍酌酒 身自著犢

鼻禪與保庸雜作 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以貧身

於司馬長卿之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有令客 嫁時衣

被財物 子虛之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者也為齊

難 無是公 善金 注榜人歌 吞若雲夢者八九其于胸中曾

不帶芥 萬端鱗萃 音鱗似諸角在陵嘗以此了 臨邛

諸公皆因公門下獻牛酒以交驩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

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 湛思注藏 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

妾墳握躡拘文牽俗 勁越 長卿固未常有書也時著書

人又取去即空居 未死時為一卷書

傳五十八 淮南 衡山

殺以閉口 緘口也 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遣其子毋從屋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 閱太子使與妃同內 三月為士

卒衣補 求女無夫嫁者一缸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不能十分

吳楚之一 賜絕命之書涕滿匡而橫流 皆不以為子兄教不

省錄著光弟數十 注騎上下山若蜚 天下燠若焦 悲號仰

天叩心而然上 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 屈疆江淮間猶可得

延歲月之壽 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 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
比吏而 兄弟相責望 禮節不相能 女弟嫁弃婦

傳五十九 循吏

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 兼多水時 而出村竹 如此幾乎頃乎 童子

不犁畔 老人見帝 傳其罪下吏

傳六十 改鄭

不足以辱天子之使 比屋延燒 不得久留內 其治責大指而
已不苛小 治務在無為而已性倨少理 不合已者不能忍見
使人可其奏 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
湯辨嘗在文深小苛 陷人於罪使不能得反其皇以勝為切
如發蒙振落耳偏心不能無少望 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從民貫馬 民或匿馬；不具 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
不意陛下復收用矣 尚有徇馬病 好異事舞文法 其慕
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 推轂士
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 有勢則賓客十倍 門外可
設雀羅 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傳六十一 儒林

廣厲學官之路 退居家教 為治者不至多言願力行何如
耳履雖新必 於是 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
何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說儒 諸山東 大師無不涉尚
書以教 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 未雨閉請陽縱諸陰
其止雨反是 弟子通者至君命大夫

傳六十二 酷吏

昔天下之網密矣 問道無所受、請寄無所听 以免法中
都使道之官 為小人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隄
薪 相造請 舞智以御人 乾沒 得利失相 隨勢浮沉 法
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 祈治即上意所欲罪于監史深
禍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 其造請諸公不避寒
暑 文深意忌不專平 刻深吏多為瓜牙用者 舞文巧詆
以輔法 往來西宮間寒心者數月 甚治如狼牧羊 重足
一逆不寒而栗 以腐擊毛擊為治 史之治以斬殺練束為
務 把其陰重罪 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
今冬月益展一月 足吾事矣 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

巧詆下戶之猾以惹大豪 瓜牙吏虎而冠 內深刺骨 其用罪 深刻至
曾徵見其寃狀 專以人主意指為獄 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
不瞻何暇論絕墨之外也 瘦鷲 朴擊賣請

傳六十三 大宛

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有大鳥外如瓮 大轂抵 見漢之廣
大傾駭之 雜宮別觀旁瓜種蒲萄首藉極望 善市賈爭
分銖 徙其城下水空完

傳六十四 游俠

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 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 設取予
然諾千里誦義 為死不顧世 專趨人之急 短小精悍以
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 振人之命其陰賊着于心卒奔于驢

毗如故云 與人飲使之爵其非任疆必灌之 為人請求事不可出
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

傳六十五 後事

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令 女以色媚 公卿皆因閨說以
擢舡為黃頭郎 獨自謹其身以媚上 惜吮之 坐法腐給
事徇中

傳六十六 滑稽

此鳥不飛則已不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豈有說乎祈持者
然而所歎者奢 不過一斗在醉矣 親有嚴客 希 收衣
講 晉曲也 臆蹙 時賜餘瀝 朋友相交游久不見卒然相覩歡然道
私情相語 前有墮珥後有遺箸 主人留髡而送客 羅襦襟解

微聞薜澤髡心最歡 酒極則亂 馬痴肥死 墓之於人腸腹 抵掌

談語 請婦與婦計之 山居耕田苦 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

持釭至死 陞指皆沾寒 幸兩立易為添耳顧難為蔭室好讀外

家傳語竊不避讓後作政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左方 游心駭耳上

書凡用三千奏牘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 人王從上方讀

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尽 飯已及壞其餘因持去衣衣汗

遊世於朝廷間 陸沉於俗跡 世金馬門 子孫長榮 連四海之外

以為席 寡偶少從 願賜美酒樂飯大食臣 奇策便計

履有上無下足尺踐地 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 以手擊頭

呼幸甚 徒揭空籠造詐成辭 多言失實 君子相送以言小

人相送以財 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 狀河比伯留客之久

傳六十七 日者

天新雨道少人 後埋前語 獵纓正襟 捧腹大笑 何以卑

汚長者 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 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

原來拜謝 見人有汚雖尊不下也 譬無異於操白刃劫者

從姬歌兒 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也 分策正

卦 旋式正棋 騏驎不能與罷馱為駟 屏語相謂 卜

而有不審 不見奪糈 相久遠矣猶天冠地履也見性好解

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 聚會占家問之

某曰可娶婦乎五行家曰不可堪與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籒辰

家曰大吉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

傳六十八 龜策

著久則不神 灼龜現兆 三王不同龜 下有伏龜上有兔絲

探著 新雨已天清靜無風 方今世取著者不能中古法度不

能得滿百筮長丈者 得名龜 百言百當 理達于理文相

錯迎 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 被去玉珥之不祥

傳六十九 貨殖

鷄狗之聲相聞 至老死不相往來 江南出桐梓薑桂金錫

連鉉之未鍊者 中國人民所喜好 此寧有改教於徵期會哉日夜

無休時 商不出則三寶絕 齊冠帶衣履天下 禮生於有

而靡于無 天下讓皆為利往 金穰水毀水饑入旱則貨并

水則貨車 治產積居與時逐廢者鬻財 善古者 人乘我取人取

我與 與用事僮僕同苦樂 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耕則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飢寒則常寒 子欲速富當畜五特 畜至用谷量馬牛

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抗慨起則相如推剽休則掘冢作巧 鼓鳴

瑟踏屣游媚富貴 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果隋贏蛤

不待買而足 器竄而偷生 苟且隋嬾之謂也 閭巷少年攻剽推埋劫人

作姦掘冢鑄弊任俠并無借交報執走死地如鶩趙女鄭姬設

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

奔富厚也游閑公子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 百里不販樵

千里不販糴 素封 無失祿之奉爵邑之人入粟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駟會 用人既織書

子錢家 博戲息業也 販脂屏處也 賣漿水業也而張氏

千萬酒削薄技也 而郢都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

醫淺方張里擊鍾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

傳七十 太史公自序

法家嚴而少恩 糲粟之食 舉音不盡其表 名家苛察

繳統 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

講業齊魯之都覩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危困鄒薛彭城

過楚梁以歸余死汝必為大史為大史無忘吾所故論著矣

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 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

舊聞弗敢闕 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維三代尚依年紀不可考

蓋取之譜牒 星氣之書多禱禳祥不經 獵偶墨之遺文使馳說

之士南鄉走楚 扁鵲言醫為方者宗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

足用得人 大臣宗世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

然其指風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

正衣冠坐於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說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
唯建元符之間文辭衆如也 能說主耳日和主顏色非獨已凌能
亦各有所長 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
子相續纂其職 岡羅天下放失舊聞 原始察終見盛觀衰
並時異世年差不明 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整齊百家雜語
歲之名山副在京師侯後世聖人君子 余歷述黃帝以未至太初
而訖百三十篇

說郛卷第五十九



說郛卷第六十

五代新說

余咸亨之始著作東觀以三餘之暇閱五代之書後與好事者談或以宜存叙錄時自握管隨記疏之因而銓次遂加題目名曰五代新說凡三十篇分為兩卷

帝王 符命 忠節 孝道 友愛 義烈 諫爭

誠感 儒學 詞林 著述 博綜 敏對 武畧

膽勇 識量 方雅 簡素 廉讓 周給 止足

惠政 道迹 伎藝 任誕 嘲諷 隱逸 叙異

歎逝 烈女

帝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梁高祖武皇帝

姓蕭氏諱衍字叔達

初為雍州刺史舉義廢齊東昏侯立和

帝封梁王受齊禪魏叛臣侯景來降以為河南王領壽陽景為帝

猶子臨賀王正德及圖臺城陷帝孫永安侯確即邵陵王子入見帝曰

可一戰不日不可數日得既在我失亦在命不預子孫夫復何恨景為

帝于宴居殿絕膳而崩立太子為簡文帝諱綱字世續景幽帝于永福

省少帝引筆自叙曰有梁吳王士蘭網立身行已終始苦一風雨如晦

鷄鳴不已教至於此命也如何作五言詩曰天道何茫茫萬途那可

想鳳飛逢鳥弋龍行會魚網又曰宝劍還藏匣神龍遂陸居

有意聊思句無情堪著書景燕帝知不免因大酣醉後以土囊加

之而崩景立豫章王棟為天子俄而篡位湘東王諱緝字世誠高祖第七子俞太

尉王僧辨司空陳霸先擊景破之誅景即位為元高帝都荊州

魏軍圍城帝登城樓觀戰為詩曰落星依遠戍斜日平林徵兵

資琰玉疊鼓亂捲金單醪投百未芳餌下千尋從軍所以樂梁王有

赤心俄而城陷被殺將崩為詩曰長夜無歲月安知秋與春原陵五

石樹空得動耕人又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

封禪時大尉興曰司空定議以帝第九子承嗣還曰京為皇太子

大尉與比奔通好司空恨其有變襲殺太子是為敬帝諱方智字慧相

即位封司空為陳王諱禪以帝為江陰王

陳高祖武皇帝姓陳諱霸即位三年崩兄子臨川王嗣位是為文帝

諱舊字七年崩立太子是為廢帝諱紹三年廢文帝弟安成王立

是為宣帝諱十四年崩太子立是為後主諱叔六年隋滅陳以後

主歸封長城公後主惑於張貴妃嘗居內游宴不聞政事故隋師

至而莫禦下濟江陵詩曰故鄉一水隔風烟兩岸通望極清波裡思
及白雲中

北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諱歡字賀六暉魏拜晉州刺史進潑海王位相國

崩贈齊王謚獻武嫡子嗣位是為文襄帝文宣帝立追尊高

祖為神武皇帝文宣王諱澄字子惠嗣位進位相國齊王將受禪為

食奴蘭荊為進食次崩謚文襄弟太原公嗣位是為文宣文宣

帝進位追尊曰文襄皇帝頭祖文宣皇帝諱禪字子進嗣位相國

王受魏禪十年前太子立是為廢帝諱殷字正道即位叔父常山

王廢帝自位是為昭帝諱漢字延安一年前徵弟長廣王立是為武

成帝諱湛四年傳位太子自稱太上皇帝崩太子立是為后主

諱綿字石綱十二年周滅齊以後主歸長安封溫公為詩曰龍樓絕

行迹鳳闕永無因獨知明月夜遙想鄴城人

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太字黑獺魏進位太師崩謚曰文公謫子嗣位

是為閔帝禪追尊為文帝閔帝諱亮字元羅尼嗣位太塚宰封周尋受

魏禪依周制攝天王先是文帝猶子為冢宰晉陽公執政以帝受

禪至是廢帝立帝兄寧都國公為天王是為明帝諱毓字統突三年冢

宰醜帝崩立帝弟魯公是為武帝諱邕字祿羅突誅冢宰十八年崩太

子立是為宣帝諱贊字乾伯稱天元皇帝二年崩太子立是為靜帝諱

以隋公輔政進為隋王二帝禪位隋王 隋高祖文皇帝姓楊諱

普六延茹受周禪二十四年崩太子立是為煬帝諱廣小字阿摩十二年幸

江都字文化及弒帝於溫室大唐平江南謚曰煬

符命

梁武帝兩髀駢骨頂上隆起右手有文曰武帝所居之室常有雲氣人或遇者輒輒爾然

梁元帝背有黑痣相者曰此大貴之兆也

梁武帝母張太后忽見庭前萬蒲花左右無見者取吞之而孕焉 齊神武少時夢履衆星而行曾與同志數人獵於迴澤

中茅屋有犬出噬殺鷹帝射犬斃有二人出將辱帝有老母兩目盲匍匐而出曰何敢與大家爭二人乃止母言善閣相徧捫諸人皆云卿相而已至帝曰貴不可道去數百步還顧無所見齊文宣帝鱗身重踝曾見天門開晉陽有沙門恚愚恚智呼為何禿師帝與諸童戲見之歷問祿位至帝無言而指天

周文帝母王氏孕夢抱子升天繞上至而止故未受禪而崩昔

有黑痣宛轉若龍盤之形于垂過膝面有紫光

陳武帝初夢天門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令上吞之及竟腹中猶熱心獨負之

隋文帝生於馮翊缺若寺有尼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以俗間處之乃自撫養皇妣忽見帝頭有角身有鱗起駭而墮地尼自外至曰已驚我也今晚有天下帝額有五柱入項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

梁太子在率更徐公摛持太子侯景入永福省衆皆奔散摛疑然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下拜

梁吳興太守張公瑛侯景使人說之乃斬之遂擊景、益兵攻城城陷戎服坐听事臨之以刃終不為屈而死

梁沈中丞俊見景、怒橫刀於膝、瞋目叱之、後止、色謂景曰、奉兵向闕、赦過結盟、口血未乾、而又翻背、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有刃乎、不顧而出、景後竟殺之。

北齊東雍州刺史傅公伏周武帝破齊、遣其子招、謝之、答曰、此兒為臣不忠、為子不孝、願殺之、號令天下、及高河那、肱召公問、至尊所在、曰、已被執入、周公乃大哭入廳、事前北面哀號、然後出降、周帝執其手曰、朕平齊、惟見公一人。

梁袁光祿昂母憂、將柩過江、而遇風、駭乃縛木著柩、誓同沉溺、余舟皆沉、唯獨獲全。

慟流涕

梁劉洗馬苞七歲時見諸叔、即泣、母以其畏、憐怒之、答曰、兒早孤。

不及有識、聞諸叔相似、故心中憂、因而歔歔、母亦悲慟。

梁陶黃門季直五歲時喪母、在時染衣於外、後贖婦之號、泣聞者酸感。

趙齊趙郡公高歡生三旬而失父、及數歲、讀孝經、至資於事父、則流涕、及喪母、舉聲則絕、遂長齋、嘗立。

周函公字文廣患經年、母李氏亦以成疾而歿、公居喪、衣毀而終、時人為其為子歿、子為母終、孝慈之道、極于一門。

北齊李中散岳弟庶為臨漳令、以訟魏吏不平、文宣帝怒、杖之、三日死、臨漳獄中、散痛之中、身不經臨漳、居弟喪、不許婢入室、而令妻伴弟妻元氏。

北齊王侍中琳敗於壽春、為陳所殺、故吏倉曹朱湯與陳徐。

僕射書曰庶孤墳既築或非御土之燕豐碑式樹空留墮淚之人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高之夫滄州島上獨有悲天之客徐義之歛琳首莖之于八公山之上

北齊王侍中總侍宴文宣帝飲酒曰快哉大梁侍中曰亦有大

苦帝云何曰長夜荒飲亡國滅身所謂大苦帝默然

隋大將軍賀公苦粥曾突厥來賜射一發中的文帝曰非粥無能當此舍公拜而祝曰臣若亦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一發破之帝大說曰此人天賜我也

陳張博士琴議論溫雅後主于東宮造玉柄塵尾初成白雉多士如林堪捉此者獨張譏耳使以授之令譜老莊又于鍾山問善寺舍譜索塵尾來主初取松枝以屬譏曰可代塵尾即后之故事

耳

隋二劉生

大劉名焯河間之人小劉名炫信都人

結盟為友好李不倦衣食不繼澹如也

著五經義疏諸儒論古今滯義前貧不通者大劉生皆明之時人伏其精博小劉亦西之故稱二劉

陳徐僕射

陵

文變舊體多有新意九錫尤美為一代文宗初使於

齊齊人留之致書楊僕射惜曰晨看旅雁心起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楊越朝干愁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何必足趙魏之黃雀加函并之白骨遂使東平拱樹常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僕射賢而得還

隋國子一房博士

聯遠

文帝嘗問天子有女樂否朝臣不對暉

遠乃進曰竊窳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

帝悅梁王丹陽份侍宴高祖問曰朕為有為無卷曰陛下應万物為有体至理為無上称善

梁祚吳吳禪少時高祖問讀何書荅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在養民高祖称善詔尚公主

梁蕭侍中子頭侍高祖曰我為通使衆吏可廢對曰仲尼贊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今日時為名對

周朝大將軍果有勇略破稽胡、禪其勁捷號為着翅人太祖曰着翅之名寧滅飛將

周蔡少保祐與齊轉戰齊人有厚衣長刀者直進待其十步一發殪之後有獸被明光甲折向無敵齊人謂之鐵虎

隋有此衛交將軍鉄初在陳以饒勇聞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

以為盜被俘獻投為官少配執御傘每罷朝往南徐州行劫明且反訝陳帝知而不罪入隋妻有軍功及征遼謂醫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惟性多頗瓜蒂歎鼻瘞黃不差死兒女子手中遂死於遼東

北齊將軍彭樂從神武帝與周文帝戰於沙苑入深被刺腸出不及截去復戰

隋折衝郎將沈光士初仕陳入隋驍捷絕倫禪定寺幡竿高十丈適懸繩斷非人力所及光口啣繩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十數步現者驚駭征遼東上衝梯十五丈城上戰擊之而墜未及地得過重紐接而復上者數回帝召下大悅即為折衝都尉

梁左率侃有客失火燒十餘艘並金室聞之初不掛心客懼走追而慰之

北齊蘭陵王長恭朝退而出僕從盡散惟有一人與之獨還無責問梁昭明太子統性愛山水游圃泛舟番禺侯軌數請奏女樂久而不答徐而詠左太冲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不止梁徐僕射勉嘗夜集有客未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閉門學易程夫子坐焚香范史君蓋燒香士大夫之清致也此不可與奢侈者例論嘗攷沉香之所產非一真蠟鳥上占城次之而真蠟之中又有三品綠洋為上比之三泊佛羅安為下矣大槩生結者為上熟脫者次之堅黑者為上黃者次之固當攷之氣味然沉之

以考為表代新派

梁材目在香歲一話
陳已見五
香身考

形亦多異形如犀角者犀角沉也形如燕口者燕口也如附子者附子沉也如梭者梭沉也又不可專取其體與形似也試之亦有方石之入水而微有声者有先沉而後有浮者有先浮而後沉者有似沉浮而弄水者又當先其氣類而後論其沉浮也余嘗斷以一說龍涎不必合烏里真里博蓬萊鷓鴣攪速不必用但以大黑漆辨沉置之烈火上而以為梘加沉片之上待其沸則置片腦于為梘之汁中其妙足矣蓋此外多淫麗不則之香不若此清而雅也余又謂香有富貴四和不若臺閣四和不若山林四和蓋荔枝殼其蕙浮乾栢葉茅山黃連之類各有自然之香也漫及之

自元豐以孟子為鄒國公廟在兗州之鄒縣政和五年春乃詔以樂正子克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加封爵焉樂正子克鄒國侯

公孫丑壽元伯萬章博具伯告子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太伯陳
臻遂美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
水伯彭更雷澤伯公孫子平陰伯臧丘蒙頃城伯高子泗水伯桃
應膠水伯盆成括美陽伯季孫豐陽伯子叔子陽伯自渡江以
後邨魯隔絕而孟子無廟身配從祀學者罕知之後有機緣
卒而行之幸、君有君國卿有卿列郎有郎曹夫稱人曰君曰卿曰
郎者皆所以貴之也曰平原曰高子漢碑曰府君東坡曰何止容君
數百人周用顛故事指王茂弘之流也王子猷愛竹自為此君尊
尚之無可疑至於卿則有不同曰荀卿曰虞鄉杜少陵指花將而
卿之曰人道花卿絕世無似乎溢美及鄭善果語宋璟云中
丞奈何卿五郎乃知卿亦可重而亦可輕也然宋璟復鄭之語曰

尔非張家奴何郎之有嘗攷武承嗣論二張呼為五郎六郎安
祿山畏林甫呼為十郎王繇畏王鉞呼為七郎宦者不敢名李輔
國呼為五郎是承嗣輩奴事于人而稱之明矣似呼郎亦不足為
美若然則少陵詩中送蘇四郎荅鄭十七郎例似奴于人而郎稱
之論之不可也余謂孫郎周郎何郎潘郎沈郎等皆一世文人少年
勲業才名貴重人美以郎不敢第行稱者斯足喜矣不然劉中山
何自稱曰前度劉郎者必非敢與張林王李輩伍也或自君卿郎之
外獨以行稱如高二十五孟六歐陽九蘇二之稱今人若此必蒙其唾罵
矣吳下風俗尚侈細民女必教之以樂藝以待設宴者之呼使令莫
逆奉承惟恭蓋覬利瞻家一切不顧名為私妓實與公妓無異也長
大鬻為妾狼戾則籍之重動以干計習俗薄惡莫此為甚鄰郡

亦有未若吳之繁也天台陳閨道作吳民女一詩殊異風教吳民嗜
錢如嗜飴天屬之愛亦可移養女日夜望長成。未必為民妻百
金求師教歌舞使望將身贖門戶一家飽煖不自憐傍人視之方
垂涎朱門列屋爭妍麗百計逢迎主人意常時踈棄自怨啼一
旦承恩多妙忌古人惟有蕩子婦夜。狐眠酒如雨令人耳為貴人
妾得意失意花上月蕩子不歸寧空房主人喜怒多不常吁使
潤道為吳守二年則曰染將一新矣

酒有箬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葡萄西涼也竹葉
豫北也士窟春榮陽也不練春富平也燒春劍南也素落陝右
也烏孫國有青田酒名田青壺三伏取蓮葉卷酒就蓮柄吸之謂
之筒酒人以黃柑醞酒曰洞庭春色此古人名酒也至我國朝京師

造酒惟內酒坊酒法庫上皇帝始置上醞局其外諸右殿親王
府與王弟勳戚之家例許醞造間賜以美名惠恭右殿曰儀德寧
德右殿曰坤儀德隆殿日月波淵聖右殿曰坤珍宣仁高右宅
曰香泉欽聖向右宅曰天醇欽成朱右宅曰瑤綠昭懷刘右宅
曰玉腴明達刘右宅曰瑤池燕邸曰迎暉越邸曰瓊醕曰玉液蔡
邸曰春泉郟邸曰瓊醖景邸曰雲醞濟邸曰浮春曰嘉成蕭邸
曰蘭旨昌王宮曰瑞露潞王宮曰親賢李遵勗曰金波王師約曰
瑤源李瑋曰交醞王洸曰碧香張敦礼曰靈液曰醴醪曹詩曰成曹
晟曰保平潘正夫曰慶源曹湜曰介壽蔡京曰君臣慶會鄭醕紳
曰清醕蔡絛曰祿華童貫曰慶功又官府所造開封曰瑤泉洛口
曰金泉下至市肆如太平豐樂亦賜名曰眉壽取用不同而俱得

古人名酒之意 險詐

公孫弘在相位夫開館閣以延賢所謂館目則各有別曰欽賢曰翹材曰接士欽賢以待德任毗贊之賢翹材以處九卿二千石之列若接士則一介之善一方之藝皆得居之其好賢樂士之意亦燦然可現矣及高賀以故人見乃止食之以脫粟糲之外尽恪勤夙夜在公礼無違者躡升尔秩庸尔朕恩又紅霞帔馮十一娘張真奴刘翠奴刘十娘轉典字詞紅霞帔鮑倬兒紫霞帔王安奴轉掌字又典紀邢廿二字轉司又掌闈刘宣添轉典字紅霞帔王八兒轉掌字夫以官禁百執事之人固有定分有定職不可躡進所以轉迂資品皆有誥詞以示寵褒亦是國体然馮十一邢廿二王八兒倬兒之名殊覓不雅有忝王言曷不以柔惠懿美

等或一字或二字名之豈不得体必也止名乎此之謂也

唐人詩中用事平反與今人不同嘗言之于前矣今以未言者再言之唐彦謙春雨詩云燈檠昏魚目薰炒咽麝膻齊檠字平声今作去声用王建贈李翱僕射旗幟四面下營親手詔頻來老將憂每日城南空挑戟不知生縛入唐州朝挑字平声今作上声用贈田侍中歸鎮詩曰將士請衣忘去貧緣窓紅炒酒收新請作平声用刘夢得贈日本僧知藏詩曰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字為平声李山甫赴本別所知云黃祖不憐鸚鵡客誌公偏賞麒麟兒以麒字為去声杜荀鶴經買島墓詩云謫官自麻衣術怨至死時以怨為寃以去声為平声夫元微之春遊篇歎終心嬾慢轉恣意闌散以散為山以去為平声夫本朝李平

叔和韻云望雲猶岳時懷日覺雲散亦散為平声也今世人稱諸
樂工謂之散樂指散為上声余謂不然唐梨園樂部所放散
之樂工也此時家給摠放散如此則散乃去声矣

品茶要錄一卷全

宋廣儒 字道文
建安人

說者嘗惟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蓋前此茶事未甚異灵芽
真笋往；委翳消腐而人不知惜自固初以未士大夫沐浴膏澤
詠歌升平之日久矣夫体勢洒落神觀冲談惟茲茗飲為可喜
園林亦相與摘英夸異制捲鬻薪而趨時之好故殊絕之品始
得自出於榛莽之間而其名遂冠天下借使陸羽復起閱其金餅
味其雲腴當爽然自失矣因念草木之材一有負 ~~靈~~ 儒絕特者
未嘗不遇時而後丹况于人乎然士大夫間珍藏精試之具非會

雅好未嘗輒出其為好事者又嘗論其未制之出入器用之宜
否較試之湯火啣于編素傳翫于時徂未有補于賞鑒之明耳
蓋園民射利膏油其面色品味易辨而難評予因閱收之暇為
厚未造之得失較說之低昂次為十說以中其病題曰品茶要錄云

一采造過時

茶事起于驚蟄前其采芽如鷹爪初造曰試焙又曰一次其次
曰二次之茶以次一次矣故市茶芽者惟回出於三次前者為最
佳尤喜薄寒氣候陰不至凍 芽叢特尤畏霜有造于一火二次皆過
霜而三次霜審則三次之茶已勝矣

時不至于暄則殺芽含春約勤而滋長有漸采工亦優為矣凡
試時泛色鮮白隱博霧者得于佳作而然也有造于積雨者其
色昏或氣候暴暄茶芽蒸發采工汗手薰漬揀擇不給則製

造雖多皆為常品矣試時色非鮮白水脚微紅者過時之病也

二白合益葉

茶之精絕者曰蘭曰亞蘭其次揀芽茶開品雖最上園戶或止一株蓋天材間有特異非能皆然也且物之變勢無窮而人之耳目有尺故造開品之家有昔優而今劣前負而後勝者雖人工有至有不至亦造化推移不可得而擅也其造二次曰蘭三次曰亞蘭不過十數磅而已揀芽則不然編園隴中擇其英精者耳其或貪多務得入滋色澤往往以白合益葉間之試時色雖鮮白其味澁淡者問白合益葉之病也一腐瓜之芽有兩小葉抱而生者色白者益葉也造動芽常剔取腐瓜白合也折條葉之抱生而瓜而白合不用况益葉乎

三入雜

物固不可以容偽况飲食之物尤不可也故茶有入他草者建人號為入雜錄列入柿葉常品入梓櫬葉二葉易致又滋色澤園民欺售直而為之也試時無粟紋其香盡面浮散隱如微毛或星如纖絮者入雜之病也善奉品者側盡視之所入之多寡可知矣嚮上下品有之也雖錄列亦或勾使

四蒸不熟

穀芽初采不過盈箱而已趣時爭新之勢然也既采而蒸既蒸而研蒸有不熟之病有過熟之病蒸不熟雖自精芽所損已多試時色清易沉味為桃仁之氣者不蒸熟之病也唯正熟者味其香

五過熟

茶芽方蒸以氣為候視之不可以不謹也試時色黃而粟紋大者

過熟之病也然雖過熟愈于不熟香之味勝也故君謨論色則以青白勝黃白余論味則以黃白勝青白

六焦釜

茶蒸不可以逾久；而過熟又久則湯乾而焦釜之氣上茶工有之新湯以益之故致薰損茶黃試時色多昏黃氣焦味惡者焦釜之病 建人號熱鍋起

七壓黃

茶以蒸者為黃；細則已入捲模制之矣蓋清翠鮮明則香色如之故采佳品者常於半晚間衝蒙雲霧或以罐及新泉懸胸間得必投其中蓋欲鮮也其或日氣烘燥茶芽暴長工力不及其采芽已陳而不及蒸；而不及研；或出宿而後製試時色不鮮

明薄如壞卵氣者壓黃久之謂也

八漬膏

茶餅光黃又如蔭潤者榨不乾也榨欲去其膏；及則有如乾竹葉之貌唯喜飾首向者故榨不欲乾以利易售試時色雖鮮白其味帶苦者漬膏之病也

九傷焙

夫茶本以芽葉之物就之捲模既出捲上簞焙之用火務令通熟即以灰覆之虛其中以熱火氣然茶民不喜用炭炭號為冷火以茶餅新溫欲速乾以見售故用火常帶烟煙焰既多稍失看候以故薰損茶餅試時其色昏紅氣味帶焦者傷焙之病也

十辨壑源沙溪

壑源沙溪其地相背而中隔一嶺其勢無數里之遠然茶產頓殊
有能出力移栽之不為土氣所化竊嘗憐茶之為草一物其
勢必由得地而後異豈水絡地脉偏鍾粹于壑源豈御焙占此大
岡巍隴神物伏護得其余陰耶何其芳甘精至而獨擅天下也
覘乎春雷一驚筠籠纒起售者已擔簷挈案于其門或先期而
散留金錢或茶纒入筮而爭酌所直故壑源之茶常不足容所求
其有傑擘之園民陰取沙溪茶黃雜就家捲而製之人徒趣其名
視其矩模之相若不能原其實者蓋有之矣凡壑源之茶售早
則沙溪之茶售以五其直大率倣此沙溪之園民亦勇以為利或
雜以松黃飾其首而凡向理法薄体輕而色黃試時雖鮮白不能
久泛香薄而味短者沙溪之品也凡向理實后体堅而色紫試時
泛盞疑久香滑而味長者壑源之品也

後論

余嘗論茶之精絕者其白合未開其細如麥蓋得青陽之輕清者也
又其山多帶砂石而號嘉品者皆在山南蓋得朝陽之和者也余嘗
事聞秉畧景之明淨適軒亭之蕭洒一取佳品嘗試既而神水
生於華池愈其而親其有助於然建安之茶散入下者不為也而
得建安之精品不為多蓋有得之者不能辨也矣或不善於
烹試善烹試矣或非其時尤不善也况非其賓乎然未有主賢
而賓愚者也夫惟知此然後及茶之事昔日陸羽號為知茶然
羽之所知者皆今之所謂草茶何哉如鴻漸所論蒸芽并茶
畏流其膏蓋草茶味短而淡故嘗恐去膏建茶力厚而其性欲

去膏故又論福建而為未詳往、得知其味極佳由是現之鴻漸
未嘗到建安也

宣和北苑貢茶錄 一卷全

宋熊蕃 字叔茂
建陽人

陸羽茶經裴效茶述皆不第建品說者但謂二子未嘗至閩而
不知物之發也固自有時蓋昔者山川尚闕靈芽未露至於唐
末然後北苑出焉之最是時偽蜀薛臣毛文錫作芽譜亦第言
建有紫荀而臘面乃產於福五代之季建屬南唐歲率諸縣民采
茶北苑初造研膏繼造蠟面既又製其佳者號曰京餼聖朝開
寶末下高唐太平興國初特置龍鳳摸遣使即北苑造團茶
以別庶飲龍鳳茶蓋始於此又一種茶叢生石崖茶葉尤茂
至道初有詔造之別號石乳又一種號的乳又一種號白乳蓋

自龍鳳與京石的白四種詔出而蠟面降為下矣蓋龍鳳等茶
皆太宗廟所創至咸平初丁晉公漕闕始載之於茶錄慶曆中
蔡君模將漕創小龍團以進被旨仍歲貢之自小團出而龍鳳遂
為次矣元豐間有旨造密雲龍其品又加於小團之上紹聖間改
為祥雲瑞龍至大觀初今上親製茶論二十篇以白茶者為常
茶不同偶然生焉非人力可致於是白茶遂為第一既又製三色
細芽及試新鑄貢新鑄自三色新芽出而瑞雲祥龍顧居下矣
凡葉芽數品最上曰小芽如雀舌鷹爪以其勁直纖銳故號芽
葉次曰中芽乃以芽帶一葉者號一鎗次曰中芽乃一芽帶
兩葉者號一鎗兩旗其帶三葉四葉皆漸老矣芽茶早春極
少景德中建守周絳為補茶經言芽茶只作早茶馳奉萬

秉嘗之可矣如一鎗一旗可謂奇茶也故一鎗一旗號棟芽最為
 挺特先正舒王送入官閩中詩云新茗齋中試一旗謂棟芽也
 或者乃謂茶芽未展為鎗已展為旗指舒王此書為誤蓋不
 知有所謂棟茶也夫棟茶猶奇如此而况芽茶以供天子之新嘗
 者乎芽茶絕矣至於水芽則擴古未之間也宣和庚子歲漕
 臣鄭公可簡始創為銀線水芽蓋將以棟杰芽丹剔去祇取
 其心一綫用珍器貯清泉清之光明瑩潔若銀線然以制方寸
 新鑄有小龍蛇蜿蜒其上號龍團勝雪又廢石的白三郭鼎造
 花鏤二十餘色初貢茶皆入龍腦至是慮奪真味始不用焉
 蓋茶之妙至勝雪極矣故今為首冠然猶在白茶之次者以白
 茶上所好也異時郡人黃儒撰品茶要錄極補當時灵芽之

富謂使陸羽教子見之必爽然自失熊蕃謂使黃君而閱今日則
 前乎此者未足託焉然龍焙初具貢數殊少累增至于元符以片
 計者一萬八千視初已加數倍而猶未盛今則為四万七千一百片有
 奇矣此數見范達所著親焙
美成茶錄達官茶也自白茶勝雪以次厥名突繁今列于
 左使好事者得以觀焉

- 貢新鏤 大觀二年造 試新鏤 政和二年造 白茶 政和二年 龍團勝雪 宣和二年
- 御苑御芽 大觀二年 萬壽龍芽 大觀二年 上林第一 宣和二年
- 乙夜供清 宣和二年 烈平雅現 宣和二年 龍鳳英華 宣和二年
- 玉除清賞 宣和二年 啓沃成思 宣和三年 雪英 宣和三年
- 雲葉 宣和三年 蜀炭 宣和三年 金錢 宣和三年
- 玉葉 宣和三年 寸金 宣和三年 無比壽 大觀四年

萬春銀葉 宣和二年

宜年宝玉 宣和二年

玉清慶雲 宣和二年

無疆壽龍 宣和二年

玉葉長春 宣和四年

瑞雲祥龍 紹聖二年

長壽王圭 政和二年

丹國岩鏤

香口培鏤

上品揀芽 紹興二年

新收揀芽

太平嘉瑞 政和二年

龍苑報春 宣和四年

南山應瑞 宣和四年

丹國岩揀芽

丹國岩小龍

丹國岩小鳳 已上號四色

揀芽

小龍

小鳳

大龍

大鳳 已上號籠也

又有瓊林餽料浴雪呈祥整源供季貴龍推先價倍南
 金晦谷先春壽岩却勝岩平乳石清可白鑿風韻甚高
 凡十色皆宣和二年所製曰越五歲皆去
 右歲分十餘網味白茶與勝雪白茶與整前丹後決日乃成龍騎

疾馳不出中春已至京師号為頭網玉芽以下即先后以次發連貢
 足時屢過半笑歐陽公忠公詩曰連安六千五百里京師三月嘗
 新茶孟夏時如此以今較昔又為最早因念草木之微有環音卓
 異之名亦必逢時而后出而况為士者哉昌黎先生感二鳥之象承
 擢而自悼其不如今蕃于是茶也敢效昌黎之感始務自整而整
 其守以待時而已

貢新鏤 竹園方一寸三分 試新鏤 竹園 同上

龍團勝雪 竹園良模

同上

白茶

銀團 銀模

徑一寸五分

御苑玉芽 銀團銀模 徑一寸五分

萬壽龍芽 銀團銀模 同上

上林第一 方一寸五分

乙夜清供 竹園 同上

承平雅玩 同上

龍鳳英華 同上

玉降清賞

同上

啓沃承恩

竹

同上

雪英

橫長一寸五分雲葉

同上

蜀葵

徑一寸五分

金錢

銀

同上

玉華

銀

橫長一寸五分寸金

竹

方一寸二分

無比壽芽

銀 同上

萬春銀葉

銀

西夫徑二寸二分

宜年寶玉

銀

直長三寸

玉清慶雲

銀

方一寸八分

無疆壽龍

銀 直長一寸

長壽玉圭

銀

直長三寸

瑞雲祥龍

銀

徑一寸五分

玉葉長春

竹

直長一寸六分

吳昌若鏽

竹

方一寸二分

香口焙鏽

竹

同上

上品揀芽

銀

徑二寸五分

新收揀芽

銀

同上

太平嘉瑞

銀

徑二寸五分

龍苑報春

銀

徑一寸七分

南山應瑞

銀

方一寸八分

吳昌若揀芽

銀 徑三寸

小龍

小鳳

銀

同上

大龍

大鳳

銀

同上

先人作茶錄賞貢品極盛之時凡有四千餘色紹興戊寅歲克攝
 事北苑閱近所貢皆仍曰其先后之序亦同惟路龍團勝雪于白
 茶之上及無吳昌若小龍小鳳蓋建炎南渡有旨罷貢三之一而省
 之也先人但著其名號克今更寫其形制庶覽之無遺恨焉先是
 士子春漕司丹葺茶政越三十載乃復舊額且用政和故事補種茶
 二萬株政和同漕種三十株此年益虔貢賦遂有創增之目仍政京缺為大
 龍團由是大龍多于大鳳之數凡此皆也事或者猶之知也三月初
 吉男克北苑寓舍書

比苑貢茶最盛然士輩所錄止于慶曆以上自元豐之蚤雲龍紹
 聖之瑞雪龍相繼提出制精于舊而未有好事者記焉但見于詩人
 句中及大觀以來增創新鑄亦猶用揀芽蓋水芽至宣和始有顧
 龍團勝雪與白茶角立歲充首貢復自御苑玉芽以下厥名實繁
 先子覩見時事悉能記之成編具存今閣中漕臺所刊茶錄未備
 此書庶幾補其闕云淳熙九年冬十二月四日朝散郎行秘書郎兼
 國史編修官學士院權直熊克謹記

比苑別錄一弓全

建安之東三十里有山曰鳳凰其下直比苑旁聯諸焙廢土赤壤
 厥菴惟上太平興國中初為御焙歲擅龍鳳以羞貢篚蓋表
 珍異慶曆中漕臺益重其事品數曰增制度日精厥今奉自北

苑上者獨冠天下非人間所得也方春蟲震蟄千矢雷動一時之
 撼誠為趨觀故建人謂至建安而不詣比苑與不至者同僕因攝事
 遂得研究其始末姑據其大槩條為十餘類目曰比苑別錄云

御園

九窠十二隴麥窠	壞園	龍游窠	小苦竹	苦竹里
鷄教窠	苦竹	鷓鼠窠	教練隴	鳳凰山
大小焊	橫坑	徠遊隴	張坑	帶園
中歷	東際	西際	官平	石碎窠
虎膝窠	樓隴	蕉窠	新園	天樓基
曾坑	黃際	馬鞍山	林園	和尚園
吳彥山	羅漢山	水桑窠	銅場	師如園
				靈滋
				上官坑
				黃淡窠
				院坑

苑馬園

高入番

大窠頭

小山

右四十六所廣袤三十里餘自官平而上為內園官坑而下為下外園方春靈芽芽折先民焙十餘日如九窠十二隴龍將窠小苦竹張抗西際入為禁園之先也

開焙

籜蟄節萬物始萌每歲常以前三日開焙過閏則反之以其氣候少遲故也

采茶

采茶之法須是侵晨不可見日侵晨則夜露未晞茶芽肥潤見日則為陽氣所薄使芽之膏腴內耗至受水而不鮮明故每日常以五更過鼓集群夫以鳳凰山山有打鼓亭監采官人給一牌入山至晨刻復

鳴鑼以聚之恐其踰時貪多務得也大抵采茶亦須習熟暮夫之際必擇土著及諳曉之人非特識茶發早晚所在而于采摘各知其指要蓋以指而不以甲則多過而易損以甲而不以指則速斷而采後曰故采夫欲其習熟改為是耳采夫日役二百二十二人

揀茶

茶有小芽有中芽有紫芽有白合有烏蕈此不可不辨小芽者其小如鷹爪初造龍團勝雪白茶以其芽先次蒸熟置之水盆中別取其精英僅如針小謂之小芽是小芽中之最精者也中芽古謂之一鎗二旗也紫芽葉之紫者是也白合有小芽有兩葉抱而生者是也烏蕈茶之蕈頭是也凡茶以水芽為上小芽次之中芽又次之紫芽白合烏蕈皆在所不取使其擇焉而精則芽之色味無不佳方一雜

之以所不取則首面不均色濁而味重也

蒸茶

芽茶再四洗滌取令潔淨然後入蒸甑候湯沸蒸之然蒸有過熟之患有不熟之患過熟則色黃而味淡不熟則色青易沉而有草木之氣唯在得中為當也

榨茶

茶既熟謂之茶黃須淋洗數過數其方上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水芽則以高榨壓之以其芽嫩故也先是包以布帛束以竹皮然後入大榨壓之至中夜取揀勻復如前入榨謂之翻榨徹曉奮擊必至于乾淨而後已蓋連茶味遠而力厚非江茶之比江茶畏洗其膏連茶堆恐其膏之不尽膏不尽則色味重濁矣

研茶

研茶之具以柯為杵以瓦為盆分團酌水亦皆有數上而勝雪白茶以十六水下而揀芽之水六小龍鳳四大龍鳳二其餘皆十二高自十二承而上日研一團自六水下日研三團至七團之每水研之必至于水乾茶熟而後已水不乾則茶不熟茶不熟則首面不勻煎試易沉故研夫尤貴于強有手力者也嘗謂天下之理未有不相須而成者有比苑之芽而後有龍井之水其深而不以大尺則清而且其昼夜酌之而不竭凡茶自比苑上者皆資焉亦猶錦之于蜀以膠之于阿井評不信然

造茶

造茶舊分四局匠者起好勝之心彼此相誇不無能弊遂併而為

二馬故茶堂有東局西局之名茶鑄有東作西作之號凡茶之初出
研盆盪之欲其勻操之欲其膩然後入圈製鑄隨宜遇黃有方故
鑄有花鑄有大龍有小龍品色不同其名亦異隨網繫之于貢茶云

遇黃

茶之遇黃初入烈火焙之次過沸湯盪之凡如是三而後宿一太至翌日
遂過烟焙焉烟焙之火不欲烈；則向炮而色黑又不欲烟；則香入
而味佳但取其溫；而已凡火之數多寡皆視其鑄之厚薄鑄之
厚者有十火至于十五火鑄之薄者六八九火至於十火；數既足然
后過湯出色；之后當置之密室急以扇；之則色澤自然光瑩矣

網次

細色第一網

龍焙貢新
水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二十鎊 創添二十鎊

細色第二網

龍焙試新

水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鎊 創添五十鎊

細色第三網

龍團細雪

水芽 十二水 十二宿火 正貢三十鎊 續添三十鎊
創添五十鎊

白茶

水芽 十六水 七宿火 正貢三十鎊 續添五十鎊
創添二十鎊

御苑玉芽

小芽 十二水 八宿火 正貢一百銖

萬壽龍芽 小芽 十二水 八宿火 正貢一百片

上林第一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銖

乙夜清供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片

承平雅玩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銖

龍鳳英華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銖

玉除清賞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銖

啓沃承恩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銖

雪英

小芽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雲葉

小芽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蜀葵

小芽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金錢

玉葉

小芽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寸金

小芽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小芽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細色第四網

龍團勝雪 已見前 正貢一百五十鎊

無比壽芽 小芽 十二水 十五宿火

正貢五十鎊 創添五十

萬春銀葉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四十片 創添六

宜年寶玉 小芽 十二水 十二宿火

正貢四十片 創添六

玉清慶雲 小芽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四十片 創添五

無疆壽龍 小芽 十二水 十五宿火

正貢四十片 創添六

玉春長葉 小芽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瑞雲祥龍 小芽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一百八片

長壽玉圭 小芽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二百片

興國岩鏽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二百七十鎊

香口焙鏽 中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片

上品辣芽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片

新收揀芽 中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六百片

細色第五網

太平嘉瑞 小芽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三百片

龍苑報春 小芽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六片 創添六

南山應瑞

小芽

十二水

十五宿火

正貢六十片

創添
六十片

興國岩揀茶

中芽

十二水

十五宿火

正貢五百十一片

興國岩小龍

中芽

十二水

十五宿火

正貢七百五片

興國岩小鳳

中芽

十二水

十五宿火

正貢七百五片

先春二色

太平嘉瑞

已見前

正貢三百片

長壽玉圭

已見前

正貢二百片

續入額四色

御苑玉芽

已見前

正貢一百片

萬壽龍芽

已見前

正貢一百片

無比壽芽

已見前

正貢一百片

瑞雲祥龍

已見前

正貢一百片

麓色第一網

正貢

不入腦子止揀品芽小龍一千二百片 六水十宿火

入腦子小龍七百片 四水十五宿火

增添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上龍一千二百片

入腦子小龍七百片

慶寧府附茶

小龍茶八百四十片

麓色第二網

正貢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六百四十片

入腦子小龍六百七十二片

入腦子小鳳六百七十二片

入腦子大龍一千八百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八百片

增添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一千二百片

入腦子小龍七百片

建寧府附發

大龍茶四百片

大鳳茶四百片

麓色第三綱

正貢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六百四十片

入腦子小龍六百七十二片

入腦子小鳳六百七十二片

入腦子大龍一千八百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八百片

增添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一千二百片

入腦子小龍七百片

建寧府附發

大龍茶八百片

大鳳茶八百片

麓色第四綱

正貢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六百片

入腦子小龍三百三十六片

入腦子小鳳三百三十六片

入腦子大龍一千二百四十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二百四十片

建寧府附發

大龍茶四百片

大鳳茶四百片

麓色第五綱

正貢

入腦子大龍一千三百六十八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三百六十八片

京銚改造大龍一千六百片

建寧府附發

大龍茶八百片

大鳳茶八百片

麓色第六綱

正貢

入腦子大龍一千三百六十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三百六十片

京銚改造大龍一千六百片

建寧府附發

大龍茶八百片

大鳳茶八百片

京錠改造大龍一千二百片

麓色第七網

正貢

入腦子大龍一千二百四十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二百四十片

京錠改造大龍二千三百五十二片

建寧府附發

大龍茶二百四十片

大鳳茶二百四十片

京錠改造大龍四百八十片

細色五網

貢新為最上後開焙十日入貢龍團為最精而建人有直四萬錢之語夫茶之入貢團以箬葉內以黃斗盛以花箱護以重篋花箱內外又有黃羅幕之可謂十襲之珍矣

麓色七網

揀芽以四十餅為角小龍鳳以二十餅為角大龍鳳以八十餅為角團以箬葉束以紅綾包以紅紙絨以白綾惟揀芽俱以黃馬

開蕃

草亦至夜益盛故欲導生長之氣以添雨露之澤每歲六月之

虛其本培其土去滋蔓之草過鬱之木悉用除之政所以導生
長之氣而添雨露之澤也此之謂蓄唯桐木則留焉桐木之性與茶
相宜而又茶至冬則畏空桐木望秋而先落茶至夏而畏日桐木至春
而漸茂理亦然也

外培

石門

乳吉

香口

右三焙常後北苑五七日興工每日採茶蒸榨以其黃悉送北苑
併造

說郭卷第六十

說郭卷第六十一

清異錄 六卷

宋陶穀號金臺否人

天文

龍潤

李煜在國時自作祈雨文曰上幸龍潤之祥

跋扈將軍

隋煬帝泛舟忽陰風頗緊歎曰此風可謂

雨無雲而降無

奇水

龍而作唐人號為奇水

天公絮，雲者山川之氣今秦隴村民稱為

赤珠真人

周季年東漢國大雪盛唱曰生怕赤真人都來一夜春後大宋受命

吼天氏

呂園貧秋深大風隣人朱錄事富而輕俊疊小紙擲園前云呂園

洛師人也身寒而德備一曰

作藥獨示威於園

碧琉璃 王衍伶官王家樂侍燕小池水澄天見家樂應制云一段

艷陽天 偽閣中書更常添天字迷之露頭更一日真是

碧翁： 晉帝出不善詩時為俳諧語詠天詩曰高平上監

地蓋 王彪天賦云溥為地蓋浩作星衢

滑骨丹 開元時高大素隱嵩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晚雲中秋午月冬

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凡夜階急雨各制一銘晚雲云作萬

苗先生一喚冬日云金鑼騰空映蒼白醉春雪云消除疫癘名

清風云醒骨真人六月惠然

冷飛白 老伶官黃世明言常遠事莊宗大雪內宴鏡新磨進詞號

天公賦 北岳清傳與一客同入湖南客曰凡雪仙人亦重之觀

花翻 俗以開花風為花翻潤花雨為花沐浴至花老風雨斷送蓋

花刑耳

敬為世先生

雷之聲也千里鐘電之形也

千里灯

道士王致一曰我平生不曾使一文油錢在家則為扇子燈出

路則為

意其日月也

迷空虫障

世宗時水部郎朝考鄉使高叢見有一書曰博學記偷抄之得三

百餘事今抄天部七事霧威屑霜教水雲木子電氣母虹屑

金星秋明大光天河

地理

黃金母

汾晉村野間語由欲作千箱至問取

意謂多稼厚畜

由耕耘所致

空青府

契丹東丹王突買巧石數舉目為

國光石

趙光逢奴往淮陽偶得一石四邊玲瓏光逢大愛之名曰

隱士泥

秣陵孟娘山玉正白色曰白澆土周護始調塗其四牆因呼

寇仙

桑維翰壽辰帝啟德獻太湖石一塊上有鐫字金飾曰

琉璃交

劉東叔賦臘月雨云且雨且凍山徑滑是誰作此

四時節

桂林之間具四時之氣近禱者惠之說焉

廣凌東南一都

會凡百煩類京師魏

輕清秀麗東南為甲富柔華美餘杭又為甲百事敏多度

地上天宮也

青銅海

作老圃紀生一鉏芘三十日病篤呼子孫成曰此三十畝地便是

也

七絲水

武夷山有石如直壁巖隱一泉分七路山僧願堅名為

小蓬萊

遠命侯苑中鑿池廣一頃池心疊石象三山貌

麥家地裏

臆雪熟麥春雪殺麥田翁以此占豐儉為

十辛

積麥以辛為良下子不得過三辛杖後不得過三辛上場入倉

亦用辛日

君道

蕭閻

劉錕潛立奢麗自恣在宮中自稱

侯窓監

南漢劉晟殿側置宮人望明窓以候候宮人謂之

仁妙善機

周杜良作太宗畫像贊云

道新德大

人君孰能用才者莫如唐太宗然瀛州十八人許敬宗乃得

與蓋如

耳取之既多其中不容無濫

掃國真人隋裴寂待選京都一日郊飲遇老人畫地上沙書曰

又曰玉環天子又曰兵丹上聖告寂三百年中最難者此三人
耳寤醉以及醒已失老人矣後人紬繹其名掃國者太宗之刻
平僭亂也玉環太真妃小字玄宗以妃而召亂主環天子是玄
宗明矣憲宗始以兵定方鎮之強終以丹燥滅身兵丹之
說與憲宗之謂米

避賢招難 昭宗丁不可為之時遭無所立之地人戲上尊號曰

存三奉五 蓋帝嘗曰朕東西所至禍難隨之願避賢者路存三奉五謂

三王帝后君及柳昭儀五謂金忠行瑜克用茂貞韓

勣荀兪 開元中後宮繁聚侍御寢者難於取捨為

以定之集宮嬪用骰子擲最勝者一人乃得專夜宮璫秘號
駁天子為控角媒人

天啓元年 王曦紹僭號跳梁闖越淫刑不道黃峻曰今非永隆恐是

孟蜀陳危大軍吊伐偽景遣皇太子玄誥平

章事王紹遠統兵捍禦玄誥乳臭子昭遠橫斷材太祖

咲曰孟景都無股肱爪牙其亡不晚矣

此亦明供奉 武帝宣內供奉賜坐食甘露醴密搗山藥油煮既退侵

夜宮嬪離次上獨快琉璃燈籠觀書久之歸寢殿王才

人問官家今日以何消遣上曰綠羅供奉已去皂羅供奉宮

人特髻不束與紫明供奉燈相守熟讀尚書無逸篇數

遍朕非不能取熱鬧快活正要與絃管尊墨斲是時階破

容易郎君 晋少主志於富貴纒進姓名郎問裁錢拜官賜取出於

談笑幸臣秘號

大体奴

劉錕昏縱角出得波斯女年破瓜黑循而慧艷善淫曲
及其妙張嬖之賜魏媚循迨方士求建陽法久乃得多益
辨好觀人交還惡少年配以離宮人皆妖俊美健者就後
圍褫衣便露而偶錕扶媚循巡行覽玩魏曰 又擇
新採異與媚循對鳥獸見之熟亦作合

官志

風力相同

越公楊素專恣既名包藏可畏四方寒心不敢直指故以

藥之力一作力

潤家錢

南漢地狹力弱事例從早州縣時會條屬不設席而分饋魏

魏

分身將

梁將葛從州忠義驍勇每臨陣東西南北馬忽如神晉人

稱為

白雷

宋紹乃唐酷吏俊臣之裔孫天稟驚恣以決罰為樂嘗寧命
陽生靈困於藥手創造鐵繩千條或有間不承則急縛
之仍以其半提手往、委頓每回枯木之厥則百囚俱斷轟
響震動一邑時呼

百和參軍

袁象先判衢州時幕客謝平子瘠於焚香至忘形廢事

同僚蘓叔作戲札一筒其忘也而投之云曰相在郎守護州

謝平子

王播拜諸道監鈇轉運使秘書丞許少連賀啟

云

玉華軒

偏唐徐履亨建陽茶局弟復沿海陵監改監檢烹煉之

亭榜曰金鹵展聞之潔厥培舍命曰

志榜

張律寧華亭治政凜然凡有府使賦外之需直榜邑門民感其誠指為

小亭美

時我為青陽丞潔已動民肉味不給因市豆腐數箇邑人呼豆腐為

抱水公事

象州立山縣丞晁民自中原避兵南來因仕朝朝食料衣服皆市於隣邑一吏專主之既曰物多家末皆置諸獄當其後者曰天官也

牛皮細
鐵錘

蘇州錄事參軍薛明龜廉勤明察胥吏呼為

言難緩也

軟纒繡

本朝以親王尹開封謂之判南衙羽儀散從繁如圖畫上京師人嘆曰好一條軟繡天街近世士大夫騎吏華繁者亦號羊里橋

人間第一黃

偽唐賊臣褚仁觀竊祿州魏刺史惡政不可談舉有智民請叻儒為二詩皆隱語凡寫數千幅詣金陵粘貼事乃上

聞詩曰多求囊白昧蒼兼取

隱金銀字

補探

何敬洙帥武昌時引倉彭湘傑習知善味就中脯腊尤殊敬洙檄掌公厨郡中號為

裹頭水

宋城主簿祝天貺勵已如冰玉百姓呼為天貺曰去後和魏來厨頗得天貺餘味加以儒而文民間語曰去了却得一箇着脚琉璃

却得一箇着脚琉璃

名字副車

鄧州別駕令狐上選政貪性殊百姓呼

人事

開候

侯元基馬氏時為湖湘寧退居長沙門嘗有客宴會無

匡日人目為

九龍燭

在黃裳當憲宗初載深謀密議春禮敦優生日例外別賜

十擬

呷大夫

常述常聿修仕偽蜀為太子左贊善大夫兩人皆滑稽業

修伺述酒瓮將竭叩門求飲未通大道已見壘恥濡筆書壁

曰酒客乾喉去唯存

九福

天下有九福京師錢福眼福病福屏帷福吳越口福洛陽花福

蜀藥福秦儻鞍馬福燕趙衣裳福

蠶桑卷面

四方指南海為月作坊以言凡俗尚淫故也今京師蠶色

戶將及方戶針至于男子拳膝自賃遐送恬然遂成

又不止月作坊也

手民

木匠總號運斤之號又曰

手貨

昇社

廣順三年以崇守礼子崇為皇子拜守礼太子少保致仕皇子

即位是為世宗守礼居西洛與王濤王彦起韓令坤之父結交

嬉游裘馬衣冠僭通逾制常時人為一日具設樂集妓輪環

無已謂之昇社洛下多妓守礼日點十名以片紙書姓字押字

大如掌使人持呼之被遣者請府尹出紙呈示日後旁食字

妓見紙畫時爭則買笑子號曰

劉頭卷主
撒的門生

魏仁浦長百僚提焚單隱岩至列郎又附它相仁浦不悅一

日浮屠仁浦末乞山資扁飯而隱岩至以束素贈別顧仁

浦曰
今音折唯師且剋之隱岩面不顧

仁唯、而退

女及弟 齊魯燕趙之種蠶收繭誌主委者簪通花銀愛謝祠廟村野

指為

錢耕商 僦屋出錢號曰癡故僦賃取直者京師人指為

不勤尊 宜武劉訓錢民也鑄鉄為美子其子薄游妓求釵奩劉子

辭之妓曰郎君家庫裏許多有銅教做 可惜爛了凡流拋

散能使幾何劉子云我爺喚美子作長生鉄况於錢乎被日

燒香禱祝天地三炷要為生兒絹生孫金銀千百億化身

豈止 而已為父者聞此可以少戒

既字 廣席多賓必差人慣習精俊者克 使拳職律衆

金搭漆 溫韜火無類奉人幾死市魁將送官謝過魁前拜逾數百魁釋

之韜每念之以為恥既責達拘金簿為搭漆帶之曰耶耐此膝

鄭世尊 或曰不肖子傾產破業所病不瘳其終柰何司馬安仁曰為鄭

世尊而已又問何謂曰鄭子以李姓故行乞安邑歲為餒鬼佛

世尊欲與一切衆生結勝因緣遂於舍衛次第而已合二義以

名之非不肖子尚誰當乎

三債三悅 桑維翰草萊時語友人曰吾有富貴未還三債是以知之

上債錢貸中債妓女下債書籍既而鉄硯功成一日酒後謂

親家曰吾始望不及此當以數語劝子一盃其人滿酌而引公

云吾有三悅而持之一曰錢二曰妓三曰不敢遺天下書公徐云

吾術露太甚自罰一觥

女行

胭脂虎 朱氏女沉憐狡妬嫁為陸慎言妻慎言宰尉時政不在已

吏民語曰

冠子姦

俗罵婦人為冠子姦謂性若姦蛇有傷無補

補闕

吳儂李大指畏服小君萬一不遵號令則叱令正坐為縮脛

燈檠

警中安燈盞燃火將屏氣定体如枯木土偶人諱目之曰怒然

燈

黑心符

一妻不能御一家從可知以之卿諸侯一國從可知以之相天子天下後可知蓋夫、婦、而天下正、家而天下定矣惟女子小人惟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有怨論語之教也虬鷄之晨惟家之索書之訓也無攸遂在中饋易之戒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祭祀詩之勸也威公縱文姜表軀而戕亡魯高祖畏呂氏召亂而戕亡漢文帝牽制於獨孤故廢長不立致

大業之傾高宗或於武媚故政失威權皆大因之僭万乘尚逆况庶人乎又况講再醮倫繼室既無結髮之情常有笑筐之志安得福祥免禍幸矣閔家以笮繫示薄許氏以鉄杵表酷其事歷、可見為丈夫者脫火次安入巧言房簣之間夜以繼日纏愛紐情牽不可按妻計日行夫勢日削如鉗礙口噤不得声如絡冒頭癡不得動如枷被人束縛囚繫不得自由而以寒熱飢飽在彼不在我出入起居在彼不在我使為不信惟命使為不義惟命使為不忠惟命使為不慈惟命使躬行夷狄犬豕之所不為惟命呼其殺人則恨頭落之遲呼令自殺則忍力來之晚極口罵辱為逆以咲嬉尽力決捷為連稱罪过教以犯身拜謝之役以事健步辨之紙吾痔諾而趨日嘗吾便跪而

進上不知有親知有吾妻而已下不肖有幼者吾妻而已人方以
為古不聞今不見彼尚且流汗潰踵吐血愈胸悵懼惶戰栗
振悼惟恐其妻語之屬而色之壯也其劫伊何有家則妻擅其
家有國則妻擅其國有天下則妻指麾其天下令一縣則小君
狀簾守一州則夫人並坐論道經邦奮庸熙載則于飛對內
殿連理入都堂粉黛判賞罰扁繡執生殺矣世雖晚澆猶有
是非俗雖澆猶分善惡有臣如此君必寬之有朋友如此朋友
必絕之有閭里如此隣必去之有民如此官必刑之有子如此父
毋必號泣而擯之有同氣如此兄弟必紛紜而捨之有父如此
此有祖如此有伯叔如此如子孫姪必色變心移東西南北而避之
婦人遂放口為雲霧發喉為雷霆振手為電轉身為風

誣春為秋改白為黑指吳作越號女為男無力齟齬喜不自
勝喜在其間失在其間愚以度日坐以待斃或十年或六七年
或二三年齒髮且衰壽命且終財貨歸彼卷而懷之則
聽秦合晉之事萌而謀媾通聘之迹見矣昏丈夫君已不用
友以不齒鄉已不錄兄弟不親子孫不集人非高於泰山鬼責
深於滄海其家墟矣老方悲其墓臭矣死尤辱妻而絕焉
有格言也就夫言之乃並棍於堯連盤野言就子孫言之
乃通心鑽徹骨雖就朋友親俗言之乃一輪四墻屋甚者至於
殺夫因子禍絲刀錐寃看市曹祭祀絕而門庭無然世人
恬為之悟且畏者曾無也吾年六十日見耳聞不可算數
今訓汝等有妻同所不氣當待之如賓客防之如盜賊以

德易色修已率下妻既正子孫敢不正乎万一不幸中道
或無嗣孤單則直歸老弟姪以必與之孰敢不尽若更重婚
續娶定見敗身殞家至時親友不欲言子孫不敢諫無已或
已候難信難處其知吾熟語而欲言之龜鑑在前無復疑
立石中寢永成來裔猶越吾心祖先明神共賜誅強百世
術之真方金之良藥也右萊州長史于義方黑心符一卷
錄以傳後黑心者絕婦之名也陶氏子孫其戒之哉扈載畏
內特甚未仕時欲出則謁假于君細君令滴水於地指曰未
乾須前歸若去遠時燃香印指至某所以為還家之驗因
筮聚才三行酒數色欲逃遁朋友默曉譯曰扈君恐砌水

隱形香印遍界耳是當留也吾徒之撰新句一聽勸清酒一盞
衆以為善乃俱起一人捧醜吟曰解高香三令能遵別云出崑
香三尺滯防水九章別云命孽迤迤水時帝決定香載連沃
六七巨觥吐唾淋漓既上馬群諫曰若夫人淫遲但道被水
香功盍留位

君子

髯佛 滑州賈寧性仁恕賑饑救患者推愛慕之以寧多髯遂皆
以呼之

老鴨陳

巴陵陳氏累世孝謹鄉里以呼之謂烏鴨能返哺也

返生錢

宣城儒士林修已深方脉治病不求報謝人致餽再三哀懇

則省百餘一特人名為

奉火香垆

蒲中趙節博瞻剛直鄉人敬之嘗作垆火詩云近冬奉火為奉火透春擁垆成否垆用否隨時有輕重進身君子合知無

天梳日帽

唐隱君子田汝岩一日冬晴就湯泉沐髮凡于朝暉之下通所親者曰至言向年豈不自愛而炒，若是耶汝岩笑曰否岐下梁搗以市隱為樂有府從事來見將為言於岐帥而官之搗怒府從事徐曰先生之量未易量也人之貧者富人之病者安之人之賤者貴之人視先王且貧賤且病乞窮叟耳而皆有其所樂而今而後敢以 目先生

棣友

范陽竇禹鈞生五子儀弄友愛天至儀曰吾與汝等為兄弟之拘牽真也

悔經

閩士刘乙常乘醉與人爭妓女既醒漸悔籍書集凡因酒致夫賈禍者編以自警題曰 自後不飲至於終身

集道美七
百二十碗

周維簡隱洪州西山嘗曰得米三四石、

足了一

羊之費

虛釘玲瓏
石鎖羊

游士藻為晉王記室予過其居知昨夜命客問食品曰第一虛裝玲瓏石鎖羊予曰好改裝作釘字便是一句詩士游會取夜來石目對面塗注云 吾平生以順人情為佛事獨為學士可乎 方磨

出腹使兵

莊宗時伶官朱國巖天資乖狠衆皆畏懼以其閹人為

荆楚賈者與閩商爭宿解荆賈曰尔一弄人橫

面姓言通身劍戟天生肉網腰內包出閩商應之曰汝輩

使兵亦自不淺蓋謂剝字從刀也

蔡臺大使
寫陰三郎

桂州衙內都知兵馬使蔣剛善迎合上官剝兵刻民誑妄詐欺
運以致數剛序行第三時號

龔精

螺川人何畫薄有文藝而屈意於五侯鯖尤善酒人以

誚之

釋族

的乳三
神仙

大祖陳橋特太后方殿僧於寺慢不測寺主僧誓以身敵
上受禪賜云

司殿大師

僧家米粥飯先鳴樵維那掌之聚林目淨樵為

維

那為壘樵都督

鉢盂精

行脚僧驚舉子炒舉子不忿僧曰麻衣鬼着汝何時會修舉

舉子揚鞭曰

且會會取養命圖

掃地和尚

王達僭立後有一僧帶持大帚不論官府人家寺觀過即汎
掃人以掃地和尚目之達末年於諸處寫六字云 水行

仙伯秦州後王衍秦川之禍方悟水行先即衍字

双樵布

梓潼双灯寺僧書二頌曰撞來好个寄生囊 云 跌坐而化

寒灰道者

愈郢隱天童山寺大寒於厨司取匙大一器亦納直於使者

寺中呼為

使為主

舍利頭

僧奉能素苦禿瘡上加棚頂禪人皆呼為

泥鰌壳

比丘無染游廬山春雨露滑忽仆石上由是洞見本原
士大夫稱為

研金屋
縷金水

晋天福三年賜僧法城跋遮那 袈裟 王言云劫法城卿

佛國棟梁僧壇領袖今遺內官

一枚至可領取

無無老
沙門受美任持池陽村刹示人語曰方論千經不如無念無營
時群娼婦瑩娘多次女而富情真妓中女中麟鳳進士湯振
祖以無念無營有情有色制一懸云門前草滿無、老林底
花多有、娘

猪羊三昧

宛胸僧行修食必火炙人戲之云修院至鷄鳴正受

紫織方

獲嘉禿士貫徹儂春如貴要子弟旋織小疊勝綾羅

染椹服號

麩忠蒸雪會

道中行化餘杭一錢不遺壽供灵隱僧衆月設一齋延僧

廣備蒸作人喜曰末日赴道忠者蒸雪會忠之化人惟曰買
麵故稱為麵忠

舟航化

玄惟曰買麵故道為宗

佛無為虛空化

湯餅藏由
蒸飽噴席

無念善行此丘也食量無數人楚大韶運僧既旋集大韶長

子以長紙書

榜無念坐處念不動声色如法飲食

而退

楚使

相國寺星辰院比丘澄暉以艷唱為妻每醉點胸曰二四阿羅
烟粉釋迦又沒頭髮娘子有房室如來快恬風流光前絕後
忽一少年墮門謁暉置酒茶會暉難之凌晨但見阮牌
用紙縵書曰勅賜雙飛之寺

儀紅倚翠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為不速之客僧奉

大師

酒令謳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醞藉氣相愛之煜乘醉大

書石壁曰淺斟低唱儀紅倚翠大師死央寺主持凡流教

法久之僧擁妓近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為誰也煜嘗默諭徐鉉言於所親為

佛傘

僧旂佛傘 龍吳寺檀越拾楮蓋云僧旂交舞叮嚀起於風鈴高擊焜耀生乎日鏡其造語脫落尋常軌轍而不書誰人製撰撲云

云隻鞵 習者雲行至蛾眉山而隱蓄常穿二補一歲而製帛文雜望之茸然自呼為獅子鞵

五百斤 鐵丞胡 汴州封禪寺有鉄香炉大三石都人目之香井炉边鑽一木櫃竅其項遊者香畢以白水真人投櫃竅寺門收此以為一歲麥本它院釋戲封禪方袍曰貴刹不愁

齋粥世尊面前有

肉香炉 肉灯臺

齊趙人好以身為供養且謂兩臂為肉灯臺頂心肉為香炉

饕餮山

近世事仙道者不務寡欲多求黃白術貪婪無厭宜謂之

花餅道人

五朝泉州有貧士行乞得錢都買花麻餅食之群小兒呼為

長生錄

華阴士人子別莊在老鴉谷因叔利與寡友飲夜醉乘月出莊

信步行十餘里至一宮殿中皆仙妝婦人玉宇宝台上安玉押大標

金字曰

二人觀一金翠双鬢女笈書讀之二人失声忽然

不見身在乱石橋木間

大飛丸

吳毅卿臨邛人以多疾有禱于紫城山紫極院置壇設醮科

儀畢假寢奔房夢天人之自剪刀脗來授一竹簡題曰 鍊

心法用盪解仙人一物注曰世間白蝙蝠是其製合之節甚詳仍

戒以絕嗜慾方可服

氤氳大師

朱起家居陽翟年翁弱冠姿韻爽逸伯氏虞部有女妓冠之艷
秀明慧起甚留意寵猶穉繫心緣贈各別種、礙隔起一至不移
精神恍惚忽有密友詣都輩起送至郊外獨回途次逢青巾短
袍撐節杖藜蓋者熟視起曰即君幸值貧道否則危矣起駭
異下馬揖之青巾曰君有急直言吾能濟起再拜以罷事訴
青巾咲曰世人阴阳之契有纏縷司總統其長官號 諸風
緣真教當合者須鴛鴦牒下乃成雖仇儷之心婢妾之微買
咲之畧偷期之秘仙凡交會華戒配接率由是道焉我即為子
囑之臨去蓋中取一扇授起曰是坤陰扇子凡訪竈以扇自蔽
人皆不見自此七日外可合、一十五年而絕起歸如戒往本無

阻後十五年罷疫病而殂青巾蓋仙也

殮和閣

太上明堂玄真上經清奔体粮存日月在口中趙威伯受法於

范光丘林行抱日月之道内景注載上清紫虛吞日月氣法蜀

天師杜光庭所作

奉行上事

草木

香祖

蘭雖吐一花室中亦馥郁襲人弥旬不散故江南人以蘭為

昌九

宜春太守虞果群齋植菖蒲五楹次子夢髯翁自號 言

頤賜保赤

纓絡藤

終南山出

軟碧可愛葉甚小有子累、然纏固其上真

似

科名草

杜荀鶴舍前椿樹生芝草明年及第以漆彩飾之榮安凡

案間號

種迷 南漢貴璫趙純節性喜芭蕉凡軒宮館宇咸種之時稱純節為

草第 青城山叟謝調芭蕉歌畧云草中一種無輪比鑽眉高莽均皇帝尊

扇子仙 南海城中蘇氏園為勝第一廣主嘗與辛姬季蟾妃行微至此憇酌綠蕉林廣主命筆書蕉葉曰 蘇氏於廣主草宴

之所起扇子亭

緣天 懷索居零陵卷東郊植芭蕉帶數畝取葉代紙而書號其詩曰 卷種紙廠後道州刺史追作錄天銘

警列候 唐保大二年國主幸欽香亭賞新蘭詔苑令取沍溪美人

土為 灌壠培之具

蕭寒驟 假節侯 盧之為物大類此君但霜雪侵陵既素為黃耳故好事君子號為子號為

護僧君子 常保衡呼夷門冬鹿蔥為 金灯玉簪為錄莊嚴

一元水公 危松穢屢為不才之草有門生离合為四字 實不稱

綠衣先生 名危松蓋白日青天可以下視百草矣 王孝立草葦園亭置壇種花急欲苔

蘇小助野意而經年不生顧弟子曰恐耐這綠物見喜為世花入藥根參果蘇筋備紉織土生而具三材亦草中之白眉綠差參 芭蕉本名茄子場帝綠飾為昆侖紫人間但名而已

千金菜 云

木竹附

王履錦池賦云瑤氏方澄宅龜魚蕩漾高佛宿緣烟以參差

節氏

三堂家人古柱礎有文曰虛中子生成記生節氏化龍之後也
陽士字云与笙管蕭令受鬣支离叟堅丈同志莫送
又後云子嵩封井鏡侯餘皆漫滅不存疑是昔人種竹記竊
鬣是松文是栢嵩是笋

圓通君子

比丘海光住芦山石虎庵夜夢人長身清瘦而班衣言捨
身為庵中供養具俄窓外竹生一笋花紫籜如夢者之衣
既成竹六尺餘無節黃綠莹淨江州太守聞之意將奪賜
竹一夕自倒太守尋罪去光乃用為拄杖目曰真兄光末都

下子因見之光云夢者自称
之首令黑而漆之

予遂小篆此四字于杖

丁香吹

荆南判官刘或棄官遊秦隴閩粵叢中收大竹子餘每有客到
斫取小許煎飲其芳香如鷄舌香湯人堅叩其名曰謂之 非
園中所產也

平頭笋

海南島中一類笋極腹厚而甚島人號

天親行

秦淮言双行自是一種有成林者因出三拄杖皆兩歧後問浙人云
此是 有時出一番双筍故倒皆分歧亦非罕、有之

不平生

崔鳳墮跣失志落南天親觀頰幽雅常陪交生夏月招凉於
古槐下戲曰予不登九品此槐不得為手版想亦助不平也是
後明後呼槐為

錦心民
繡腹郎

懿宗時求老槐於城地頭谷李殊亦不下百年矣樹腰

刻小字曰

一日

云殊之祖愛甚故刻記同光中秦

龍野人得相樹解截為版或留物置密室中時芬芳之氣猶

類沉水初得而焚之亦不香蓋性不宜火云此耳

木仙

張薦明隱山林有古杉十餘株謂人曰予人中之仙此木中

之仙也

文章樹

張曲江里第之側有古栢嘗因往夙發其一根解為罌具花

紋甚奇人又以公之手筆冠世目之曰

三我亭

同州郃陽縣劉清兄弟不異居宅傍榆樹生桑西廡梧桐

生谷枝明年墳中白楊生檜並鬱茂相若鄉人號榆為三我祖

梧桐為義父白楊為義孫分先後也縣令出官錢為

修

漏春和尚

新栽柳樹必用泥固濟其末顛類比丘頂相元伯玉宅前種

柳初春吐芽伯玉曰且得

一合無恙蓋取子天漏泄

春光有柳條之句

通天筍

衡州人家竹林中生四五筍微稍並無節目觀者

神之名

鮪鱗竹

江湖間有一種野竹其葉糾結如鱗狀山民曰此

也

禪藪樹

金鄉路上老榆往來者就樹下易草履例以其旧

懸而去行人指為

香殊便

釋知足嘗曰吾身炉也吾心火也五成十善香也

安用沉檀焚乳作夢中戲人強之但摘窓前栢子焚
利口香指為

佛影說

新羅論釋迦島有筍

中國雜大無此一種

边幼節

余為筍劾傳体變墓誌云

字脆中音林瑯

珩之裔也以易死建節建隆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立

石

花

小南強

南漢地狹力貧不自揣度有欺四方傲中國之志每

見北人勝誇嶺南之強世宗遣使人願管接者遺未利
文其名曰 及本國主刘鋹百縛的臣到闕見洛陽
牡丹大駭歎有緝紳謂曰此名大北勝

晴香

廬山瑞香花始緣一比丘晝夜寢盤石上夢中聞花香

烈酷不可名既竟尋香求之因名 曰方奇之謂
乃花中祥瑞遂以瑞易晴

独立仙

孟昶時每臘日內官各獻罗体圈金花樹子梁守

真獻忘而愛花綾金花於上曰

錦洞天

李陵主每春盛時梁棟窓壁柱棧階砌並作備筒密

密挿雜花榜曰

黃玉珞

錢俶以弟信鎮湖州使團美卷枝上穿一

枝稍交雜

不知從何而穿也信截幹取珞以獻人謂真仙來游此
以驚世耳

百葉仙人

洛陽大内結芳殿莊宗所建牡丹千餘本其名品六

有在人口者具於後

百葉仙人 淡紅 月宮 皂 小玉嬌 淡黃 雪夫人 白

奴粉香 白 蓬萊相公 紫花黃綠 卯心黃 滌衣紅

紫龍盃 三雲紫 盆子酥 天王紫

出樣黃 太平樓閣 千葉黃 大焰奴 正色

玉鷄苗

東平城南許司馬後園蓄薇大繁致分別地栽插
忽花根下掘得一石如鷄冠狀五色燦然郡人遂呼蓄

薇為鷄苗 古

樓羅曆

劉銀在國春深令婦閉花凌晨開後苑各任採取火
須勒還宮鎖苑門腰記普集角勝負于殿中宦士抱
閱宮人出入皆搜懷袖置 以驗姓名法制甚嚴

時魏花葉禁者獻而安金而銀買燕

鼎文帳

許智老居長沙有木芙蓉二株葩可幽餘一日盛開廣容
盈盞室中王子懷言花不論萬者過之受罰指所攜妓買三美
胡錦酬直智先命僕一厨辟採止一萬三千餘朵于懷襁被
納主人觀而然適

十二香

吳門于永錫專好梅花以十二香詩今今錄其大意

萬選香 枝剪蘇折 進探繁種 水玉香 清水玉色 卷美如雪 二色香 惟覆深置 脂粉同研

自得香 塵懷窺蘇 芳華護世 撲四香 以持雅賢 以覆其比 等香 擇極極集 計勿受負

富貴香 芳華護世 金玉輝映 混沌香 夜室照灯 清中佛象 盜劫香 花樹臨池 至誠竊取

君子香 不假凡韻 芳華運周 一寸香 解蕪懷袖 警同胡瑛 使者香 壽使奏得 海門遠送

翠凡吻

庐山僧舍有射鹿囊花一聚色心子類丁香貌

以

南後主詔取數十根植於移風殿賜名蓬萊紫

楚尾香 胡嶠詩餅裡數枝楚尾春時人固喻其意蔡維翰

曰唐末人文謂芍藥為楚 春者楚尾酒乃最

後之亟芍藥殿春亦得是名

懿宗賞花短歌云生長白久視黃英拜金剛 謂

菊花也

兩天三味 閩景春餘宴後苑飛紅滿室景曰弥陀紅雲雨天曼

陀羅華此景迫似今日現化工之 宜召六宮設

三醮味燕

張翊名世本常安因亂南徙先主擢置上例特拜曰平

昌令卒翊好學多思致普戲造化擬以九品九命亦

隆次第之時服其允當

一品九命 蘭 牡丹 紫凡流 桂香異名

蠟梅 醉醪 二品八命 瓊花 蕙 山石柱 末利

含咲 三品七命 芍藥 蓮 簷蔔 丁香

碧桃 垂絲海棠 千葉梅

四品六命 菊 杏 辛夷 豆冠

後庭 忘憂 櫻桃 林檎 梅

桃花 石榴

五品五命 楊花 月紅 菊花 千葉

六品四命 聚八仙 金沙 宰相 紫薇

凌霄 海棠

七品三命 散水 真珠 粉團 都李

薔薇 米囊 水瓜 山茶 迎春

玫瑰 金灯 木筆 金鳳 夜合

躑躅 金錢 錦帶 石彈 滴露

八品二命 杜鵑 大清 刺桐 木蘭

鷄冠 錦被堆

九品一命 芙蓉 牽牛 木槿 葵

胡葵 鼓子 石竹 金蓮

花九錫 敬為志錄載羅虬撰花九錫然亦須蕭蕙梅蓮輩乃可

披襟若芙蓉躑躅望山仙木野草直惟阿耳尚錫之云乎

重頂帳 障凡 金刀錯 剪折 井泉浸

玉缸貯 雕文臺 畫面

翻曲 美醕賞 新詩詠

五宜 對花焚香有凡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木犀宜龍腦餘

醖宜沉水蘭宜四絕合咲宜麝香宜檀栝熙載有

五色宜說

瀛州玉雨 司空畫菩薩畫謂菊花為

巖山桂 韓恭叟高合岩桂二字為

慈因傳粉 綠水即 陶子乃客於西宅為醑醺開尊無以侑飲請座人各撰小名得

有思致者七是日十一客費麴生八斗夜三鼓而罷家。有醑
醑酒肉如吾十二人之樂後世不可得

賽白 蔓君 四字天花 花聖人

慈恩傳粉綠衣郎 独尖春 沉香

家友

百花枝 枝花腊 醑醑木香事今称宜故賣挿枝香云 此洛社故事也

花腊粉流愛重醑醑盛開時置書冊中冬間取以挿髮
蓋花指耳

香瓊 綬帶 薛罷賞醑醑詩云 聖纓給

花大醫 蘇直善治花瘡者腹之病者安之時人競称
擅李杜 常以九月取丹屑硫黃燥如麴伴細土挑動花根塵卷入
井法

土一寸出土三寸詠既燒煖立春漸有花蕾生如粟粒即搗
去堆留中心一盞氣聚故花肥至開時人如蓮面

蘭花序 一香 蘭無偶称为第一香

各陽紅汁 果 瑞香有 花枝变極矣

瑞聖奴 天宝年内中棋樹結實帝日與貴妃賞御呼

餘甘尉 鄴中桃實特異後唐莊宗日昔人以橘為千頭木奴此不
為 乎

梅檀馮 馮長樂別墅有數種 紫粉分心軟帶之類

冷金丹 未熟來禽採用蠶窠浸十日取出別用蠶窠五斤細丹砂

末二兩撓伴封泥一月出之阴乾名 版後酒時食一两

枚其功勝九轉丹

省事三 此所蓮實狹長少味出藕頗佳然止三孔用漢語轉

譯其名曰

齊父賜兒

建鄴野人種梨者誇其味曰 種枇杷者誇其色曰

青灰蔗 甘蔗盛於吳中亦有精粗昆崙者夾苗蔗 皆可

煉糖枕柳蔗白岩蔗乃次品糖坊中人盜取末煎蔗液

盈益吸之功德煥即此物也

金香大丞相

莊宗小酌新補進橘命諸伶咏之唐朝美詩先成曰

兄弟八人剥皮去滓子若今是汝身大咲賜折御鞞金

盃

赤志扇 予嘗以鴨卵及連枝一拾紅餉德昭遠分地并送一詩云

聖朝初出赤誌扇云

河東飯 晉王常窮追汴師糧運不繼蒸粟以食軍中遂呼粟為

河東飯

鷓冠黍

睢陽多善黍

宜作脯醒醐黍宜生咲或謂黍是

聖花兒

紅雲宴

嶺南荔枝固不逮閩蜀刻張每年設

正荔枝熟時

嶺外多諸問有法深山遠谷而得之者板棍連屬有重數十

根介者味極甘香人多自食未嘗貨於外 名

又魏三家譜

土麝香

嘗因會客食瓜言最惡麝香坐中張延祖曰是大不然

吾家以麝香種瓜為鄉里冠但人不知制伏之術耳求

麝二錢許懷去後旬日以樂末撓麝香見送每種一窠
根下用藥一捻既結食破之麝氣撲鼻次年種其子名之
曰然不用藥麝射止徹香耳

掌扇周

櫻桃素盛睢陽地名

尤繁有一樹收子至三石者

東帝子

方處

有之云帝氏中東眷之孫穆種來得名

天公掌

淇上薯蕷稱取大者號

次者號楮拙羊

日盤

蜀孟杲月旦必素食性善薯左右呼薯蕷為月一盤

罕團

賈人自嶺外还得一枝龍眼已監乾丸

共千枝至割

南猷高保勉因作小瑯玕子立置之名之曰海珠聚

繡木團

龍眼予知但其名

川彈子而已按本草一名荔枝

奴

玉角香

新罗使者每來多帶松子有數弄

重臺寒鄉家

長龍牙子性

最奇使者亦自珍之

鉄脚梨

木瓜性益下部若脚膝筋骨有疾者必用焉故方家編

為

黃金穎

丘鵬南出其蔗啖朝有云

百二子

河南蒲葑有極大者惟土人得啖之其至京師者

紫粉頭而已

御禪者

洛南會昌中瓜圃結五六實長幾尺而極香類鵝綠其上

綴文皓似禪形圃中人連蔓移上檻貢上命之曰

抱膝綠

百子瓜

果中子繁者惟夏瓜冬瓜石榴故嗜果者目瓜為

獨子青 遼東一處有瓜若燒沃別以酒代水實成破為十度每度
中止有一子而長數寸食一顆可作終日糧國人珍之名
為

瓜戔 吳越稱雪上瓜戔氏子弟逃暑者取一瓜各言之子的數
言定剖現負者張宴謂之

鼻選 瓜最盛者無論春趙車檐列市道路濃香故彼人云采
至舌交先以鼻選

閩香玉女 閩中赴科臨川士赴調會京師棋亭各奉御選產閩
士曰我土荔真壓枝天子銜坐真人夫下安有並駕者
撫人不識荔枝之來腊者故盛主楊梅閩士不忿遂
成喧競旁有滑稽子徐為一絕云 含香雪真

大星郎駕大雲草木無情爭底事清明經對亦參軍

暖脚硝

夷門瓜品中

夾鶉其色香味可魁本類也

楔室

崔遠家墅在長安城南苑中楔池產巨藕貴重一時相

傳為楔室又曰玉臂龍

竹香枣

唐末群方負同物產不通東漢有商婦自閩越以橄欖

獻於霸君明日分賜大臣內軍帥却惟慶曰此果類狀吾鄉

加之一時久方得薄味官家何用賜臣所喜者金陵

累綽盤耳

假蜂蔗

一時之果品類幾何惟假蜂蔗二糖曰鹽藥物煎釀爆

糝各隨竹宜郭崇韜家最善予此知味者稱為

夾團

馮瀛王

法美色金香新水浸後生薑甘草丁香蜀椒

縮破白豆蔻鹽花沈檀龍麝皆取末如麴攪俵日乾
然後水尽味透更以香藥鋪糝其功成矣宿醒未解一
枚可以爽然百益一損者棗一益百損者梨醫氏木
棗為百益紅梨為百損矣

賜紫櫻桃 溫度均曰 蒲萄是 黃是鍍金木槿

雲英麩 鄭文宝 予得食酷嗜之文宝贈方藕蓮蓬後

芋頭芋芽茨如百合並擇淨肉爛蒸之凡前吹眼火
時石臼中搗極細入川糖熟密再搗令相得取出作團停
性冷硬淨刀隨意切食糖多為佳蜜須且少過則太稀
疏

晁味 落蘇本名茄子煬帝緣歸為崑命紫瓜但名 西包

蜀国使者來漢傳人未得菜種酢之甚厚因名 今蒿

苣也

翰林羹 右補闕崔從授余 法每用時菜五七種採老壽者

細長刀破之滿瓮審硬軟作計量淺深慎啟閉時捺擦其
待玉潔而芳香則熟矣若欲食先煉雍州酥次下乾蔬
及塩若冬春用熟芹夏秋用生藕六刀破令形与羹同
既熟攪於羹中極清美盧冥在翰林躬為之

胡麻自 然汁 美羹寸截連汁潔器中鍊置 投之更入白塩搗

姜攪均澄淡湯餅此乃餘杭壽禪師法非事佛者加煉
熟葱菲尤佳

百歲羹 俗呼蒸 言至貧亦可具至百歲亦可長享也

子母厥 湖南馬氏有鷄狗坊卒長能種

龍鬚菜 分尾菜出閩中凡百毒患能解之引蔓而生土人斫

菜食 杜願云食不可無非人惡其喉候其僕市還潛取棄之怒罵曰

奴狗、安得去此也

盤盞菜

趙魏間有之哉如拄杖麓但盈尺耳

和事草

慈和羹衆味若藥劑必用甘草也所以文官曰

五鼎芝

北方桑上生白茸名桑鵝富貴有力者咸嗜之呼

南凡蕪

多鬚葉短闊而圓凡一作方

五乳蕪菊

王夷善營度子孫不許仕宦每年止大田

壺城馬

同松可致千緡

菱箭精

江南吳協劉賓王同有殊不相下時方嚴列廳後石於

最長協云可謂介然特立時賓王曰誠如公言但恨黃髮
之年變成 耳協已耳順聞而啣之

鰲還丹

孟貫猷詩於世宗遂聽九品有棄性論序曰紅莧為

破之

題頭茵

保太中村民于爛水上得茵莖一擔狀如蓮蒼葉而色赤黃

因呼

首奴茵妾

江右多務菜粥笋者思之罵曰心子菜蓋

也

金毛末

石髮吳越亦有之然以新羅为上者彼因呼

笑已乎

茵草有一種食之令人乾笑族士人戲呼為

休草

湖湘習俗為毒藥以中人其法取大蛇斃之厚用茅草蓋罽

莖旬則生茵葦發根自蛇骨出候肥盛采之令乾搗末

糝酒食茶湯中過者無不殞身世人號為

麝香草 蒜五代宮呼

三無火 鍾嶸嗜菠蒨菜文其名曰兩蒼菜又以姜蒿芋

蒨菠蒨為

煉鶴三美 醉苗三餅

居士李魏求道雪寶山中畦蔬自供有問山魏曰進何味吞

曰

蓋謂錄得身形似鶴形也

魏時未薄荷搗服為餅

問者語所親曰以清飢道者但暮必以菜解

纏齒羊

袁居道不求聞達馬希範問之運入府希範病酒厭膏

臧居道曰大王今日使得貧家

詢其故則蔬茹也

淨家槌

飽火味無韻以缺葷素俱不相宜且俗呼

藥

迎年燈

咸通後士風尚於正旦黎明佩紫赤囊中盛人參木香如豆樣

時

傾出嚼吞之至日出乃止

師子木

潛山產善木以子纏結醜怪有獸之形因號

三清麥

按渭給真君外訣枸杞號為

其苗為換骨菜

鍊骨湯

潛山老黃冠年一百一歲扈長官好修攝賂黃冠撰竊藥

而來乃吳茱萸艾葉川椒杜仲乾瓜木鱉肉丸上松花

扈信之名曰

此僊家謂之水灸者

錦歎

擯榔含章甚美絕象白錦性體堅剛耐於剖余治為書軸因

名曰

認削而已

醫之於人功次天地其間濫謬盜名取賞無功有害藥乎

藥譜

必為清本良於醫藥數百品各以角帖所題名字詭異

余大駭究其源底言天成中進士候寧極戲造藥譜一卷
卷尾出新意改立別名因時多難不傳於世余以礼求假錄一
通用娛間暇

假君子 牽牛

昌明童子 川頭烏

淡伯 厚朴

木椒 胡椒

鹹毒仙 頑子

貴志 陳皮

遠秀卿 沉香

化米先生 神曲

九日三官 吳茱萸

酸叟 硫黃

三閻小玉 白芷

中黃郎士 麻黃

時美中 蔞夢

導河椽 木猪苓

嗽神 五味子

削空中尉 三稜

曲方氏 防風

白大壽 苦木
苦木作吳

聖眉同氣 白扁豆

吞丸使者 椒

洞庭奴棣 椒虎

黃英古 極香

緣劍真人 昌蒲

魏去日 何魏

禹孫澤瀉

橐籥尊師 仙菱牌

風稜御史 史君子

雪如來 白朮

風味團頭 縮砂

救肺候

骨鯁君后 草薢

苦督郵 黃芩

調膳參軍 酸枣仁

黑師命 茯苓

知微老 白微

太清尊者 朴硝

既濟公 赤麻

冷翠金剛 石南葉

晚孩嬰兒 桃仁

澁翁詞 蘇勒

抱灵居士 香附子

隨阳給事 中其蓬

斜皮大士 草龍膽

野犬 白頭翁

建阳八座 蛇床子

玄房仲長統 皂莢

藜生藥王 覆盆子

仁棗 川練子

石仲寧 滑石

命門録事 安息香

隐士座 都李仁

水狀元 紫蘇

飛風道者 牙硝

畢荷何尚 畢澄茄

脾家瑞氣 肉豆蔻

甜而瑋于 寧吃僧

剔骨香 青皮

疾宮劈 羊皮

黑龍衣 鱉甲

綾帶米 麥藥

汝田髓 黃稻

草冬 巴豆

絞面还丹 人

不死麴 長卷

陸續丸 蔓刺子

滴膽芝 黃連

破閃銜逢 義木

川元壽 川芎元
一作毛

玉虛飯 九腦

小帝青 青藍

半夏精 天南星

無声虎 大王

棠煙九助 烏梅

琥珀孫 松脂

火泉 竹煙

地白皮 姜根

新罗白玉 白附子

玉綠皮 杜仲一坐
王孫友

九女春 鹿茸

硝眉根 苦參

百辣雲 生姜

夜金 雄黃

小昌明 草頭烏

百子堂 草果

賊參 濟荒危

比目沉香 烏藥

天豆破 故帛

瘦香嬌 丁黃香

血櫃 牡丹皮

百藥綿 黃耆

英華庫 益智

丹春霖雨 巴戟

安神墜林 麥門冬

麝香男 甘松

賢曹翹護 胡姜巴

千眼油 逐人

黃香影子 捲子

出樣珊瑚 木通

支解香 丁皮

水磨橄欖 今鈴子

蛭龍古血 裡角
浸藥

通天拄杖 牛膝

百杖墮 石斛

鄴芝 天麻

水喉尉 壽眉

壽祖威 灵仙

迎春卷雪 桑皮

六亭劑 五味子

中央粉 蒲黃

洗瘴丹 實即

無名印 地榆

清涼種 香薷

赤天佩 姜黃

飛天盞 旋覆花

金山力士 自然銅

草東狀 大腹皮

玲瓏霍去病 虛奇

水銀腊 輕粉

顯明犯 阿膠

瘡帚 可首烏

海腊脂 麒麟竭

續命筒 乾漆

羽化魁 玉加皮

鬼木串 槐角

黑然星 夜明珠

無憂扇 枇杷葉

度厄錢 連翹

聖龍鬆 瞿麥

翻胃木 常山

陽主山 桑葉

醒心杖 遠志

玉皇瓜 馬兜鈴

偷窰珊瑚 甘草

德兒 杏仁

混沌頭 寄木

末聖嘉脯 薑

紅心石 赤石脂

藥木 五靈脂

靜凡尾 刺不

正坐丹 附子

迦陽子 鬼絲子

山屠 黃蘗

錦繡根 芍藥

草魚因 薏苡

茅君宝篋 蒼朮

附陀 桂

鍊形松子 栢子仁

蘆頭豹子 柴胡

丑寶 牛黃

肚裏屏風 艾

九碗菜 澤瀉

女三天 當歸

大通綠 木香

旱水晶 砒礪

還元大品 地黃

兩平草 羌活

死水晶 僵蚕

一寸樓臺 蜂房

三尸錄 枸杞

無情手 珊瑚

拔萃園 麝香

綠鬚姜 細辛

笑厭回 金菊花

走根梅 乾姜

八月珠 茴香

銀根德 星山藥

埋光烏巢 良姜

檢聖軍 姜黃

鼓軍頭 大戟

吉祥杵 桔梗

金丹蛇 麝香

線子檀 丁香

良醫 七首 亭歷

產家使 雷 秦尾

滴金卵 延胡索

鬼丹 芍藥

宜川樣子 白豆蔻

九龍丹 貝母

西天蔓 前胡

巖臣 菴柏

五福商 白飯

保生 藜蘆本

猊如 狗脊

蒜腦竊 百合

俗身弩 元花

帝膏 蘇合香

玉灵片 石膏

黃庭泉

長生之藥惟積津液及納灌丹田為上仙家以津液為種

壽泉祖黃庭也

草師婆

福德綿吉祥草

皆謂艾也

大灵藥

華山陳搏有七靈藥

服一粒四十九日不亂筋力如故顏色

反嬰

肝天

藥有五天决明為時

此藥花為肺天神翅為脾天遠志

為心天從容為腎天

草秉壽

耆老婦人好熨貼以瓦片為龍神煖肚名為早海砂凡陰

寒瘧痛用之

扁鵲珍

椒又名

蜀產者上葉屬木故青皮本大故赤花應故黃

膜垂全故白符水故黑五行全足草中大丹服解家重之

却老霜

九鍊松枝為之辟穀長生

日向天腹
福壽壽車

太清草木方云服雲母者成

錒鍾乳者

登

草劍刁美

高麗博學記云酥名大刀圭醍醐名小刀圭酪名水

刁圭乳酪名

大輪珠

凡病膏肓之際藥難効此鍼灸之所以用也鍼長於宣

壅滯灸長於導氣血古人謂之延年大艾曰

今

人有病必灸赤艾瘳也

大灵庫

昌黎公愈晚年頗親脂粉故事服食用玩黃末撓粥

飯笑鷄男不使六十月息烹

公間日進一隻為始

亦見功終致絕命

大道丸

食草方黑豆一升去皮尖重一兩甘草如之茯苓吳木縮
破仁減半挫了末用水五升同豆熬煮大須文武緊慢得
中直至水尺揀去藥取豆搗如泥作鷄頭大實用蓋籠
瓶密封黃巢亂江淮人竄入山林多餓死八公山有剝帝
利種有禪製此藥名
嚼一丸則恣食苗菜可為
終日飽雖異草殊木素所不食誠亦無毒甘餅與進飯
糧一同獲濟者衆

回頭青

香附子湖湘人謂之

言就地刈者轉首已青用之法砂

盆中熟擦去毛作細末水浸浸一日去水取膏細網捏
餅微火焙乾末而復進如此五七遍入藥宛然有沉水香
味單服尤精

禽

美本

郝翰陳留別墅畜鷄數百外理了權伯勸諭翰畜一鷄
日殺小虫無數况損命莫知紀極豈不寒心翰曰汝要我破
除 雖親而矣疎也

揮羽佳人 豪少年尚蓄鷄号半天嬌人以其盛感過於媚女艷妹
呼為

白鷗脯 陳喬張似子秋晚並遊玄武湖時群鷗遊泛似子曰軸內
本瀟湘喬子俄頃吏卒云此白色水禽可作脯不食議云
張似子半莖鳳毛陳喬男一堆牛屎喬子從是得陳一
堆之名

字常服
胸臍

膺胸臍不可常得野雀久食積功固精絞緊蓋也

婆娑兒、鄭遨居隱有高士問曰何以悅耳目對曰不注目於
郎側耳於鼓吹長謂玩鷗而听蛙也

黑鳳凰、
禮部郎康凝畏妻甚有去妻常求病烏鴉為藥而積
雪未消難以網捕妻大怒欲加捶楚凝畏懼泥出郊用
粒食引置之僅獲一枚同省劉尚賢戲之曰聖人以鳳凰
來儀為瑞君獲此免禍可謂
矣

吃地奴
世呼鴉為
謂其行步盤珊耳

減脚鴉、
御史符昭遠曰鴨頗類乎鴉但足短耳宜謂之

軒郎、
韓中書溥野雅雅作鶴賦有曰春彼
治茲松府

書空匠
乾祐中冷金亭賞菊分韵賦秋雁族子秘書丞敬光就

詩曰天掃閑雲秋淨時
者最相耳云

福德長
韓軫家藏三又雁首有贊云伺察非常為

灌陽公
宣城開元寺殿上有鵲營巢沙門梵報撰灌陽公開府
九亭仙記一鵲多在殿閣鳴尾及人家室獸為窠故或有呼

者

青喜
李正己被囚執夢云青芒噪郎報喜也是旦果有群雀
啁啾色皆青倉至今李族居滿青者呼雀為

鳳隱
常嗣立宅後林麓邃密有黃鵠一双潛於崖側每常
氏有吉慶事則先期盤翔時人謔曰人君德感鳳凰呈
瑞世未嘗無鳳凰非可出之時而自隱耳今出鵠常氏家
候祥報吉否則與鳳隱同焉者也

半瑞
吳興羅捕者得一寫紫色俊鷲可喜山民米神佐以

謂錢俛初即位此是珍祥獻之必推賞典即重價賞要者携之將獻焉無故而殞滑稽者多以半瑞之言朝神佐

肉奇生

章貢小蒙川蘓氏山林多鳩賓客滿坐可悉厭厭一網數千百啁嗟可具故其黨戲之曰此君家也

九苞奴

動植廣疏云雉一名

謂其有文無德真鳳凰之

奴隸于頓董天休俱為鄜州從事頓文辨天休木訥而衣冠甚偉曰有吏人獲錦雉來獻頓咲曰此物毛利繁錯但鳴不中律呂而已天休覺其謬已徐曰君以言語求之禪亦可取其如閑禪師坐上敲拄杖示衆而望道遠矣頓嚙之因之日益多商訟於有司至於

相罵辱譏誚之詩悉著在史牘石發誦之可清懽竟日目為鳳凰案

長生網

鷄之為物唯聞同類之聲則至氣其性必求鷄之善鳴者誘致則無不獲自號引鷄為

換味

鷄捕之者多論經而獲故雌雄群子同被鼎俎世人文其名為

瑤海食

隋宦者刘繼詮得芙蓉鷗二十四隻以獻毛色如芙蓉帝甚喜置北海中曰鷗字三品鳥且封

宮嬪

畧之呼海令人瑤一作比

人曰鳥

南唐王建封木讖文羨族子有勤植疏俾吏錄之其載鷄事以傳馮訛謬分一字為三變而人曰鳥矣建

封信之每人日開造必首建此味。

痴伯子

葛從周方養一皂鷹甚鷲忽突籠飛去從周惜責掌事者討捕良急從周方食僕報柯樹上鷹見樓間望之乃一鴟也怒罵曰不解事奴此

得萬箇何所

用從尋黑漫天來黑漫天所失鷹名也

嘯十三

厭勝章言梟乃天毒所產見聞者必羅殃禍急向梟連唾十三口然後淨坐存北斗一時詩可獲焉

偽漢豕州刺史龍驤武人極諱己名又父名碯子名邛

亦諱之群人呼梟曰 鵠曰不奈何鵠曰秋風諱

部屬相私告云若使若祖諸飯吾輩亦當稱鵠家粥

耶

納繪場
小樹尉

取魚用鸕鷀快捷為甚當塗茨塘石阜民莊舍在焉

畜鸕鷀於家纜小舟在岸日遣一丁取魚供家邑尉過

而見之謂阜民也小舟即 鸕鷀乃 耳復曰

江湖漁郎用鸕鷀者名烏頭網

錦地鷓

關中造蓋花綾類鸕鷀斑點試家珍之因展蜀昼鸕鷀

于書館江南黃夷甫見之曰鸕鷀亦數種此 也

觀自傳

耶律德光入京師暮日聞杜鵑聲問李崧曰此是何物

崧曰杜鵑唐杜甫詩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洛陽無

杜鵑雲安有杜鵑京洛亦有之德光曰許大也界一箇

飛禽任地揀選要生處便生不生種也無佛經中所謂

也。

湘明兒

太府少卿潘崇有少女名妙玉詠杜鵑云般毛羽

一後

周武帝置宮於瀘州釀毒藥為酒年以供進而所聞品

下一名一作夜酒役後者皆取大辟捨罪而死驅策之官長

歲須續命金以毒氣量煑官更被者多使徒卒怯呼

鴟為一拂鳥

蝮蛇為霹靂蝮蜂為小婿峭

九萬一作閻羅

明崇儼厭勝書丹鬼車九首妖怪之魁九所遭觸滅身

破家故一名其掌之者曰天血使者然物可以類勝羽

毛中九十種鬼車切畏之且用烹製召巫為祭及禳厭

之法焉

相如錦

相如文君用鵝鸚來當酒長沙隱士王宣與名娼董和仙

名為麗娘服塗鵝鸚狀號相如錦久而都下亦效之

獸

白汝龍

馮翊產羊膏嫩弟一言飲食者馮翊

為首

珍郎

天后好食冷修羊賜張昌宗冷修羊手札曰

殺

身以奉國

留仙

華清宮一鹿千年精俊不棄人呼曰

玉署三牲

道家流書言麀鹿鹿是

神仙所享故奉道者

不忌莫薦天真

糟糠氏

偽唐陳喬蒸胞曰此

一目殊華而凡味不淺也

金龜使者

王景頌金錢氏名馬允得五足各有位号曰

曰千將軍致遠侯渥注郎驪園公

灵寿子

武帝為穎王時邸園蕃禽獸之可人者以備十玩繪十

玩蜀于今傳播

九臯處士鶴

玄素先生白鷗

長鳴都尉鷄

灵壽子龜

惶公奴猴

守門使犬

長耳公駝

鼠將狗

茸容鹿

辨奇鸚鵡

麝香駒

魏王繼岌奉命伐蜀王衍苑馬數百皆逸足也繼岌猶

此選之得之二十許匹格價不可言

麝香駒

錦耳聰

路十二

超目駝

偏界玉

陷水駒

長命驢

孩兒駝

籠鬃白

八百奇

掠地雲

錦地龍

雪面娘

月影三

玉尾駒

撒沙驢

天花駱

旋風白

穿地嬌

六尺金

御蟬奴

後唐瓊花宮主白非角養二猫雌雄各一有雪白口御花

朵而鳴者惟白尾而已公主呼為

崑崙姐已

尾君子

郭林隱居大山畜一胡孫謹恪不踰矩規呼為

黃奴

某陽廖習之家生一黃犬識人喜怒願指習之尊作歌

云吾家黃奴類黃耳

綠耳梯

江南後主同氣宜春王後譙常春日與妃侍游宮中後

園妃侍觀桃花爛開意欲折而條高小黃門取採梯

獻時後譙正乘駝馬擊毬乃引輕至花底痛採芳菲顧謂

嬪妾曰吾之

如何

菊莫

豪州杜吉祥僧剎有僧誦華嚴大典忽一紫兔自至馴

伏不去隨僧坐起聽經坐禪惟食菊花生飲清泉僧

呼

白雪姬

予在輦轂至大街見揭小榜者曰虞太傅宅內失去猫兒

色白小名

鈍公子

文成長興中以牛者耕之本殺禁甚嚴有盜屠私販不

敢顯名宛稱曰格餌一作亦猶李甘家號其子為金輪觀

楊虞卿家號魚水花羊陸象先家號象為 李筠

家號犀為獨笏牛損石虎時號虎為黃猛朱全忠時

號猪為大聖銅俱以避諱故也

肉胡麻

吉祥座杜重威馬也

景延廣馬也

肉灶燒丹

開運中術士曹益道來謁自陳能

借廳修養詢

其說肉灶者末生朱砂飼羊羔脂乃供厨借听者素女容

成閉陽米陰之道

回足仙人

魯人東野賓王過吳至盱眙村店使僕夫采米拾薪俱未
來而馬脫鞍解絡飽於芳秀矣賓王嘆曰綠耳公為

我是兩脚餓鬼

黃毛菩薩子陽崔莊舍右左有田老者不為欺心事出言鯁直諱名

撞倒牆尤不喜殺牛見村舍懸列牛頭脚告妻子曰天下人所

吃皆從此

身生勞苦臨了殺倒却有天在

峻青宅

李道殷華山道士樓谷飲有奇術能攝鬼伏神畜一黑猿
兒呼為臂童道殷於庵側古松上以茅草枝稍營一巢為

臂童寢息之所名曰

蟲

塗金折
枝靖煨

後唐宮人或網獲蜻蜒愛其翠薄遂以描金筆塗翅
作小折枝花子金線籠貯養京後上元賣花者取象為
之售於游女

花賊

溫庭筠嘗得一句云密官金翼使偏於知識無人可屬久之
自聯其下曰 玉腰奴子以為道及逢蝶

篆然君

臨川李善亭之子十歲能即席賦詩親友嘗以貧家壁試之
畧不攝思吟曰枿氣從何得燈花鑿處分拖涎來藻飾

惟有

拖涎指蝸牛也

山汝亭
部落

浮屠氏弥陀經云極樂世界有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
陵頻迦故今日為西方部落至於呼蛩 不知何謂

青林樂音

唐世京城游子夏月採蟬貨之可以賣 婦妾小兒

爭買以籠懸窓戶間亦有驗其声長短為勝負者謂
之仙蟲社

尔雅虫

小符折字為戲得及緒餘余过其家正見莊賓來至持小虫
出曰此虫雅哉予曰子將折虫為二出雅字以張本若作
無疑也適中其謀轉咲而已

魚

江南紫微郎熙載酷好鰻鱖庖人私語曰韞中書

二

王字鯉
裙欄大夫

鯉魚多是龍化額上有書王字者名 此龍通神

晉祠小池畜老鰲犬如食盤不知何人題闌柱曰
烏木開國何元美後失鰲所在

王福公

唐故宮池中有一六目龜或出曝背人見其甲上有刻字微如彷彿如曰卜君灵古老傳是宗王美人書所養福猶腹也借音是也

二三友來訪買得蟬蝦具屢語及唐士人逆風至長鬚國娶蝦女事坐客謝秉仲曰蝦女婿豈不好白角杉裏箇水晶人滿筵無不大咲

偽德昌宮使刘承勳嗜蟬但取圓殼而已親友中有言古重二螯承勳曰十萬白八敵一箇不得謂蟬有八足

故云

笑百出

盧絳後弟純以蟬肉為一品膏嘗曰四方之味當許倉黃伯為第一後因食二螯夾傷其舌血流盈襟絳自是戲純呼

蟬為

軟厨雪冠 郭谷白鱸味極佳烹治罕有得法者周朝寺之楊承祿造脫骨獨為魁冠禁中時亦宣索承祿進之丈其名曰

水族加恩簿

吳越功德判官毛勝多雅戲以地產魚蝦海物四方所有無因造 品叙精奇有錢氏子得之余借冠私家一夕全錄

水族浙地之產為加恩簿者晉陵毛勝公敵所出也鬚鱗殼甲種類差殊薦醴登饗皆可於口陳言爛說不足尽其妙故各揚乃德各叙所材然後總材德形容之美假以官封之令者盖滄海龍君之命天龍擅於海君制万族號令其間寧有不可執勝生居水國饜烹群鮮嘗以天饒居士自名則

觀此簿者宜不責而咲也

玉桂仙殊乃江瑤之文名

今啓爾獨步王

江殊昂鳳仙次女瓊瑤緝体天賦巨美特稱絕嘉宜以流

碧群為灵淵国建号玉桂仙君稱海珍元年流一作漾

章丘大都督

一澹海显蓋章李
三淡然子孟群萊

二白中隱蓋車驚
四李遐蓋蠟魁

今章丘大都督忠美侯滄浪显隱浪色奇入甌稱最杜

口郎中將白中隱負乃厚德韻其雅姿殊形中尉兼灵井

尹淡然子休雖詭異用矣芳鮮玉德公季遐純絮内念爽

妖外濟显奇灵淵国上相無比玉中隱可舍珍大元帥封

甘上柱国兼脆尹淡然子可大味大將軍遠勝王季遐可清

綽内相頡美郡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奕國公

一南寇乃戰截
三解蓋中乃蟹

二甲藏用乃贈許
四解微子乃勃楚

越

今多黃尉權行天一令名南羅截然居海天付巨材宜授黃越監
遠珍侯復以尔專盤處士甲藏用素稱識副衆許
蟹師宜授

圓珍巨美功臣復以尔其黃州甲杖

大使咸宜伯解蓋中足材腴妙螯德克盈宜授中常
侍兼美公復以尔解微子矜質肖祖滋味專凡咀嚼謾
陳當寘下列宜授尔郎黃少相

其鬆左右承中扁乃

蛤蟻蝶仲

今合州刺史仲高重負双宅閉藏不發既命之為舍津
令陞之為懿誠君美矣粉身切大償之實難宜授紫
暈將軍

誠其圓內史



清臆留學士綱文名灵蛇先生

今灵說先生外無排脅之辭內無鯁喉之亂宜授紅鑄祭酒

橙蓋錄事鯨名紅文生異清臣

今惟尔清臣銷醒引具鱗鼠之卿宜授橙蓋錄事招賢使者

珍曹必用郎中鯨名時充

今時克鑄材本美妙位元高宜授諸衙劾

死軍使持節雅州諸軍事

骨鯁卿鯨名白圭夫子

今惟尔白圭夫子兒則清耀材極美俊宜授

一辭古公奄名其鼎

今其曰拆究詳尔調鼎之材燕舌湖津宜封

擢甲尚書名甲折翁

今甲折翁彈於中巧負檐於外礼也介胄自防不間寒暑智也步武懦緩不踰規繩仁也故前以

其迹顯其能宜授金九丞相九肋君

典醬大夫名長尾先生

今長尾先生惟吳越人以謂用先生治將曾垂夏宜授

仙衣使者

新美舍人石首名元鎮

今元鎮區區枕石子孫德甚富焉宜授

懷竒今使石決明又名朱子房

今和美長朱子房酒方沉酣臭薰一塵批筋少進神明類
還至於七孔賦形治自為最宜授

其盤校尉 烏賊名其盤

今 吐墨自衛白事有声宜授 墨將軍

通幽博士 龜名元介鄉

今元介鄉尔卜灼之効吉凶燦然所主大笑宜授

周軀合用功臣借服 公乃水母

今惟尔借服公授体不全兩相籍賴宜授 左右

衛駕海將軍

墨花使者 李藏珍即真珠
班布郎得此瑞

今李藏珍照乘走盤厥價不貲班布裁品不在金銀珠

玉之下藏珍宜授圓輝隱士班布宜授

梵響參軍 半坊曰房叔化梵蝶曰居突通
研光螺曰既用孔氏先曰羅幻文光

今房叔化粉廁九孔累護丹器窟突通振声遠聞可知
佛樂既用光運体施功物皆猾營羅幻文類乎具孫點綴
鞍勒繁然可觀小有文未并化可豪山太守藥藏監同
清宮可通次郎 揖玉捨舍人周光可檢校大輝

光克宜光掌書記幻文可烏衣丞

濟饌都護 田青是螺螭甲潔是蛙江伯美
是縫錢也江小尉是江勝

今惟尔甲青微藏淺味無所取裁世或烹調以為怪品甲
潔蒼柳癭疹矮腴跳梁江伯夷宗帝皓好鯨則別色名

叱江小尉魚上得雋亦號其微青宜授具體部潔宜授

卜行水尉今伯夷宜授宗珍押尉南海書事也

江小尉宜授追風使試消波太守

銀絲有饜德節

錦袍氏鯁也李木鯁也鮮于美也楚鮮白也縮項仙人端也食寇候尋黃也章木福鮮也晉江總也俗員居士崇也

今尔以錦袍氏骨肉踈紫体具文章宜授蘇場御史仙

盤荐变使以尔李木三十六鱗大烹久尚宜授跨山君

子世美公以尔鮮于美研膾腊妙見称社陵宜授輕

薄使

以尔楚鮮隱釜沉糟價傾准甸宜授傾

桂別駕而以縮項仙人鬼腹星鄰道亨襄漢宜授棗州頭

折刺史以尔食寵侯支節斑瀾標致高喪宜授添厨大

監以而草衣福曲直靡常鮮刺宜美宜授宜蟠椽以尔

晉純肖象而白可侻煎和宜授長白候同盤司著局

平章事以尔侻員居士腥麓無狀見恥俗人宜授竦身公

子以尔唐少

連地塘下格代匱兒庖宜授保福軍

節度使

春荣小供奉

河肥名黃篇可

今黃薦可尔澤嫩可貴然天於經治敗傷厥毒故世以醇庇

隱士為尔之目特受三德尉兼

輔庖生腹名新餐氏

今新餐氏尔瘵飢無術清醉有材恭新妖乱臨盤四餐

物以人玗百代寧洗而之得氏累有由矣宜特補

表坚郎規

名蓋頑

今蓋頑生於泥沙薄有可采宜授表堅郎

肢體

髭聖

唐文皇虬鬚壯觀人號

玉板刀

小雪乍晴開明窓深炉之會時簷際串脯正乾濕得宜
取以侑觴衆賓用小刀削食獨立久之左右咬嚼捷如
虎兇一坐諱云丘主簿口中自有也

十樣佛

世有十樣佛皆秃首者也一僧二尼三老翁四小兒五優伶
六角紙七泗魚漢入八打狐人九秃瘡十酒秃

百斤度

晉祖時寺宦者廖習之體質魁梧食量寬博食物勇
健有若豺虎晉祖嘗云卿腹中不是脾胃乃耳

夢宅

張崇師居廬遇生日設造生大齋僧道獻功德疏祈祝

之詞往。上北彭李有草衣叟聞之咲曰分身夢宅會
歸爰滅葦囊汗穢煩惱所生何足多恚或言於崇、
以壽日免決押令出界

黑京

臨沂路村人依大樹賣瓜有行者四五人解后一處因互
問鄉里或云汴京咸京洛京鄴京黠面武士未對坐末
儒生厲声曰君莫是黑京面否衆俱不曉

針史

天下多口不饒人薄德無顧籍措大打頭優伶次之
自唐末無賴男子以剗刺相高或鋪鞞川苟一本或竊
白樂天羅隱詩百首至有以平生所歷郡縣飲酒蒲博
之事所交婦人姓名齒行第坊巷形兒之詳一一標表者
時人號為

作用

齒牙春色
為
姜師德位貴而性通豁尤善捧腹大笑人謂姜德笑

口歡手怒

知魯公慷慨厚德每滑稽則哄堂大笑時博士楊末

符能草聖有省郎開魯公笑声戲謂楊曰丞相

矣末符曰予忝事筆墨方揮掃之際亦謂大傅手怒

耶

長沙獄掾任福祖擁騶吏出行有賣藥道人行吟曰

呵

亦呵哀亦呵

不似荷葉參君子人與箇拜

頃木大作廳上假閣夕福祖審思豈非異人急遣訪求已
出城矣

混沌譌

華山真人陳搏隱於嵎陽馮翊羽士冠朝一嘗奉真人得
聘之崖畧後還鄉惟睡而已群南列岳範往謁其徒以
睡告岳範坐寢外齣軒之声雄美可听退而告人曰寇先
生睡中有樂乃華胥調雙門曲也或曰未審譜記何如岳範
以濃墨塗紙滿幅題曰

云即此是也

小太平

郭尚賢常云服餌導引之餘有二事乃養生大要梳
頭浴脚是也每夜尚賢先髮後脚方寢自曰梳頭浴脚長
生事臨睡之時

輕薄運筆

王行簡江西人口吻甚惡當世之事莫不品藻一經品題
終身不可逃醜識者憎之號行簡舌為

守中論

揚玠靖恭諸楊也還政天子娑娑田里自以多言數

窮不如守中著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浮屠者流謂若將妄語誑衆生自
拔舌塵沙劫今世假裝桃杏義修樓閣者雖士夫尚不能免
况屠沽乎予不敢詆訾輒借菩薩名加兩字稱曰

屋室

竹節洞

洛下公卿第宅基布而郭從義為寇巧匠蔡奇獻樣
起通貫明窈人以為神工然從義亦不甚以為佳終性
他所

不思意堂

懿代崇佛法館宇踰制佛骨至起

將奉遺休

工半帝升遐

簷葛館

杜岐公別墅建

室形亦六出雷用之屬俱象之

按本草梔子一名木丹一名越桃然正是西域簷葛

會龍橋、蜀相許冝相王衍終秦川冝至洛以尚書致政葺園館

引水為溪駕巨竹為橋號

謂竹可以化龍也

秋声館

余銜命渡淮入廣陵界繼舟野次縱步至一村園有碧芦

數畝中隱小室榜曰

時甚愛之不知誰家之別墅斯

人亦雅士也

覽驥亭

周初樞密王峻會朝臣予亦預吏引坐

深不喻其

名呼吏問之曰大尉殿日悉閱厩馬于此為娛玩焉

嶂

孟蜀高祖晚年作以屏屏七十張闋百紐而闋之用為寢

所

含薰閣

長安富室王元宝起高樓以銀錢三綾屏凡代萬落密

置香槽香自苑樓中出號

白在窓

韓熙載家過縱姬侍第側建橫窓絡以絲絕為觀覘之地初惟市物後或調戲贈與所欲如意時人因為

拽平家

王驥家壽春出郊隔小山坡以木棧通之其門人逐目為

鳳凰京

一壓韻難得京字因讀陳張正見闕下行燈霄詩謾記之華耀荔枝燭光絢

金迷紙醉

雍醫孟斧昭宗時常以方藥入侍唐末竄居蜀中以其熟於宮禁故治居宅法度奇雅有小室窓牖煥明器皆金飾紙瑩白金米奪目所親見之歸語人曰以室暫憇令人

小魯軒

宜春城中有堆阜郡人謂之表臺地屬李政有文聲馳衆築室於表臺取登東山而小魯之義榜為

策勳亭

吳門王希默簡淡無他好惟以對鏡為娛整飾眉髻終日無倦以杜甫有勳業頻看鏡之句作

部金堂

宣城何子華有古棖曰林面棖建

霜降子熟開

尊潔饌與眾共之

五窟

善說者莫儒生若也老樞幼學時同舍生劉垂尤有口材曾號虛空錦說他特得志事余嘗記一說曰有錢當作五窟天香窟尺種梅株秦香窟周懸麝脐越香窟植岩桂蜀香窟栽川楝楚香窟畦蘭鬼况於生乎其人仕而貪財不副心而卒

假天

貧者以室不露明上安油瓦以竊微光又或四鄰局塞則半空駕板壘架箱宮分寢兒女故有 假地之稱

高明堂

陳群罷司農少鄉有女兒於姑蘓適上元夜觀燈車馬喧騁目奪神醉歡曰涉冰霜泛煙水乍見此

遂覓神明頓還舊觀

野春亭

武陵儒生苗彤事園池以接賓客有

者雜植山

花五色錯列

長慶赤

穆宗喜華嚴所建殿閣以紙膏膠水調彩飾墻名雪花泥又一等縹蒲彩丹砂末謂之

歲甲似

廣府劉襲偕大師晚年亦事奢靡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錢礎石各置炉燃香故有氣無形上謂左

右曰隋煬帝車輪折至燒沉水却成麗爭以我二十四箇

縱不及堯舜禹湯不失作風流天子

蝶庵

李愚告人曰予夙夜在公不曾爛游華胥因意欲於洛陽買水竹作 謝事居其間庵未下手銘已畢工庵中當

以莊周為開山第一相搏配食然忙者難為注籍供職

醉漚亭

王震為天福國子博士好觀雨中漚練綢出沒每雨就回階狹擁處寓目而心醉為張麟瑞戲之曰公宜以此亭名

衣服

廣順時僕閱大廟雜物其間有

事部

珠珞金角
天幘頭

順景

王鳳曆之教別製幘頭都如唐巾但裹雙腳為仙藤

耳其徒號為

聖道遙 同光既即位猶襲故態身預俳優尚衣進御巾裹多

品日新今伶人有所頂尚有合其遺製者曰

安樂巾珠龍便巾清涼宝山交龍太守六合舍人二儀幘

頭烏程樣玲瓏高常侍小朝天玄虛令漆相公自在鳳

冠三十日華輕到市九葉雲黑三郎慶雲仙聖天宜

卿凡二十品

李家寬 清泰燕服凡兩品幘頭 者漆地加金線稜盤四

脚差細

安豐頂 南漢僭制小國乃作平頂帽自冠之由是風俗一變皆
以為尚

化巾 桑維翰服蟬翼紗大夫帽庶表四方名為

韓熙載在江南造輕紗帽匠者謂為

羅隱帽輕巧簡便省料人竊效學傳為

唐制立冬日進 其法用羅帛十餘層錦莢絡之

欵帽 道士所頂者素笄冠或帶星朝上錦曰籠綃嘗跨馬都

市問曰暑熱何不去 曰試視之乃老黃冠卸其上矣

籠蓋簪 吳越孫妃嘗以一物施龍興寺形如朽木筋僧不以為珍偶

出示船上胡人曰此日本國 也增價至萬二千緡易

去

蒸黃透 明宗天資恭儉嘗因苦寒 左右進蒸黃透絡

子不肯服索托羅氍毹衣之

遵王履

宣宗性儒雅令有司劾孔子履進制衣名魯風鞋穿相
諸王劾之而微殺其式別呼

脫玉條

武帝緣金丹蹀躞中境躁亂內侍童膺福希旨進
用錦作虛帶實以冰條裸腹繫之心腑俱涼一時
銷鑿復別更替

佛光袴

潞王從珂時出馳獵後者皆輕零衫佛光袴者以雜
色橫合為袴

小襟雲

士人暑天不欲露髻射頂矮冠清泰間都下屋鋪賣一
冠子銀為之五原平雲作三層安置計止是梁朝物
匠者遂依劾之造

十指倉

曹翰事世宗為樞密承旨惟貪侈常着錦襪金線

絲鞋鞭朝士有托無名子嘲之者詩曰不作錦衣裳裁為
十指倉千金包汗脚慚愧絡絲娘

雨仙

張崇師序在鎮不法酷於聚斂後者數千人出過雨雪每頂
蓮花帽琥珀衫所費油絹不知紀極市人稱曰

小大青

臨川上饒之民以新製絨作醒骨紗用純絲蕉骨相兼
撚織夏月衣之輕涼適躰陳鳳閣喬始以為外衫號太
清氈又為回棧肉衫子呼

掃嬌

同光年上因暇日晚霽登輿平閣見霞山可人命染院作
霞樣紋作十摺裙分賜宮嬪是後民間尚之號為衫
裙號

氈裝

男子出家學佛始衣罽毼墨連裙黥衫謂之

關君帶
疊原衫

諺曰

肥人也竟瘦岩之闌單破裂狀疊絜補

衲蓋掩之多

鳳尾袍

者相國桑維翰時末世緼衣也謂其縑縷穿結

類乎鳳尾故名

芭蕉袴

余在翰苑以袖衣漸故遣吏市新者回云馬行袖作鋪目

錄入朝避雨衫

一副三貫

團頭履

晉朝賤者承人之力供八執之職猥象天眷一日大暑方

下直還私室裸袒揮拂未頃更中使從召左右急聚裹頭

巾余嘆曰阿僧祇劫中欠此

天使於禁休嚴紫

地還之也

粧飾

指分薄

顯德中岐下幘客入朝因言其家有舊書名

載

古今粧飾殊制

開元御愛眉五代宮中盛

小山眉五岳眉月稜眉分稍眉

涵烟眉

燕脂暈

僖昭時都下娼家兢事妝唇婦女以此分研否其點注之

工名山差繁其畧有

石榴嬌大紅春小紅春嫩美

香半邊嬌萬金紅聖檀心露珠兒內家圓天家巧洛兒殷淡

紅心腥·暈小珠龍格格一作唐媚花奴樣子范陽鳳池院屋

童子年未十二穠艷明俊頗通賓遊創作新眉輕織不

類時俗人以其物弟子謂之淺紅殊

洛陽少年崔瑜瑯嘗為娼女王閨子造緣象牙五色梳

費錢近二十萬

桃花收

江南晚李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制各別宮嬪綉金于面皆以淡收以此花餅施於額上時號

膠煤夾相

瑩姐平康妓也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盛眉作一樣唐斯立戲之也西蜀有十眉畫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畫更假以歲年當率同志為修眉吏矣有紐宅春而不喜瑩者榜之為

陳設

瑞英簾

人家畜一簾紫赤色人在簾間自外望之繞身有光云得於天寶之亂蓋宮禁物也有貴識之曰此

尊重纈帳

頭德中劇行尊重纈淡墨体花深紅黃陳好緣飾貨

耳

琴劇作纈帳一具

六合被
起文扶

莊宗命蜀匠織十幅無縫錦為被賜名

水席

頭德中書堂設

色如蒲萄而柔薄類綿不識其

何物為之

楊花枕

盧文紀有玉枕骨故凡枕之堅實者悉不可用親舊問作

水精金
厭屏凡

成德節度王鏐求長生不死日坐邃宇

吏民

莫不竊笑

開磨天
同單

季文饒家藏會昌折賜大同葦其体白竹也閭磨平

右宮枕

青玉為之冬溫夏清醉者破醒夢者游仙云是

密了無罅隙

左宮王夫人以授杜光庭、
宮二寶

進之蜀主與皇明帳為幃

皇明帳

色淺紅恐是緞紋之類於皺紋中有十洲三島象
施之大小床皆稱此可為恠耳

玉夢溪屏

京城北醫者孫氏有木類小石屏石色赤綠上有玉白如象
頭坐僧頗類真宋人相沿號

孫家

道遠度

胡床施轉閨以交足寄便修以容座轉縮須臾重不數
斤相傳皇明行幸頻多從臣或待詔野垣扈駕登山
不能跋立欬息則無以寄身遂創意如此當時稱

青紗連
二碗

舒雅作

滿貯餘醪木犀瑞香散並此甚益血

鼻根五代五十年間易姓告代似翻鍛上餅然官益雖小

人乘君子之器富貴出於非意視國家安危如秦越不相
謀故將相大臣得以竊燕安當時貴勢以造具更相尚陸
珍水異畢集於前至於方丈之按不勝傍列二按翼之珠花
玉菓蔬荀鮓醃糖品香劑參差數百謂之

節目前

陸龜蒙談諧有一竹榭床常用偃憩時天已寒侍童忘施毯
禪龜蒙已坐急起呼曰此

湏臾與此衣服不然

他寒我也寒

保大霸王同氣曰宜春王從譙材性夙成製器多不具毫
擬下邳侯華華作休夏清侯傳云侯姓千氏諱秀字聳
之渭川人也曾大父仲森碧虛郎大父挺凌雲處士父太清
方隱於函閭轍以卓立鄉自名衣綠綬佩玉珠秦聞之執拜

銀綠大夫秀始在胚胎已有祖父相生而標持面目凜然食
曰鳳鷄而文虎乳而斑斑秀之謂也不日聞昂霄聳壑恣
態猗、遠勝其父父之材堅可用時秦王病暑席溫為下常
侍不稱旨有言秀甚忠能碎身為王得之必如意王亟召
使者駕追鋒車旁午於道既至引對王大悅詔柄臣令開
剖諭秀以革故鼎新之義然後剖折其材剝削其麋編
度令又教其方真績密於是夙采德能一變有司奏上殿
王宣旨朕識卿之晚賜姓名於平堂封夏清侯真食解谷
三百方堂以賜姓改字少覃自此槐殿虛殿玉窓深遂堂
專奉起居往、屏練妃嬪以身籍堂向之瑞雷汗雨億不
復見如趨熱海登廣寒宮王病良愈謂左右曰堂每近

吾則回体生夙神志增爽雖古清鄉何以尚茲寵過益隆
偃曹侍羽果枝頭使沉水卷足功良添憑皆出其下營殿
日沐浴万殊水醮醮百德香辟谷安居詠籟兮之詩以自
娛感子猷此君之稱嫵牧之丈夫之詞回視作甲者勞於魏
武為官者小於漢高白虎殿之虛名童子寺之寡援未
嘗不傷其類而長大息也不懈於位前後五年秋居田園
夏植軒閣功日以大燕何秦王向寒病不可以夙席溫丹
幸無拜羅大周為斗圍監蒙厚中為邊幅將軍同日臥起
堂絕不占踪跡卷而不舒潦倒塵埃中每大雪排空日色
如燄則憶悲今淚數行下乃止上表乞骸骨得請以便就
第終王世不用予副節棄國有罪除其封人以凝秋叟呼

之既不契風雲但以時隱現於士庶家亦得人之懽心後世尚循堂棄流落徧於四方惟西北地寒故轍亦不至云

器具

十二時盤

唐內庫一盤色正黃圍三尺四周有物象逐時物象變更且如辰時花草間皆戲龍轉已則為蛇矣因號

流傳及梁宋猶在

魚骨托鏡
柳子立世

劉錕偽宮中有

魚英蓋魚腦骨骨

治之

仙臺秘府
中小白日

郭後義營洛弟發池得一罽受五升餘体如綠玉形正方其中可用杵物傍有篆文曰

按杜陽

雜記仙臺秘府乃武帝脩合藥餌之所

通神盞

文宗屬宦監專橫動即掣肘頗以酣飲為娛嬪御之小戶者厭惡患之爭賂內執事則造黃金盞以金蓮荷菱菱為映束盤其實中空盞滿則可潛引入盤中人初不知也遂有

了事盤之號

五位餅

自通光至開運盛行以銀銅為之高三尺圍八九寸上下直如筒樣安嵌蓋其口有微窟處可以傾酒春日郊行家家用之

銀棧水瓜
胡樣桶

改文昌以木瓜益腳膝

濯足

九曲盃

以螺為盃亦無甚奇惟竅穴極彎曲則可以藏酒號九曲螺

山海碗

耀州陶匠創造一弄平底深盃狀簡古號

抵鵲盃

房州刺史元自誠物也類珉而色淺黃因夏月用浸桃李雖無堅雪而水與果俱冰齒始異之盛冬貯水竟不凍

古景盤

郭江州有巧思多創物見遺 銅為之花唇平底深四寸許底上出細筒殆數十每用時滿添清水擇繁花挿筒中可留十餘日不衰

燕羽觴

江南中書省宰相飲器有 似長盃而狹長兩邊作羽形塗以佳漆云者有宰相因惡五色耗明凡器用類政令黑

石三山

吳越孫揔監佑傾霸用午市得綠石一塊天質嵯峨如山命匠治為博山香炉峯尖上作一竅出煙一穗親朋勸之

呼

夜階

溺曰房中弱水見於道書溺器曰 見於唐人文集

錢中游岐

余家有魚英酒錢中怡園林美女象又嘗以沉香木精斂王散騎常侍黃霖曰陶林翰甌秉薰香 非好事而何

水晶不落

白樂天送春詩云銀花不落從春勸不落酒器也馮玉家有水晶不落一隻

王太古

李煜偽長秋周氏君柔儀殿有三香官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五字金鳳口罌 容華辨鼎凡數十種金玉為之

平公

博學記云度量衡有虞所不敢廢舜典同一度量衡孔安

國淫謂丈尺斛斗斤兩今又其名曰

光明室

出行如居家一物不可闕、則不便於我畢集為帷荷者
羅其害余取小薄鏡拾蒼糊紙左右掩為鏡室白牌題曰

云

烏相金奴

江南烈祖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膈灌以烏相子油但呼

案上捧燭鐵人高尺五云是楊氏馬廐中物一日黃

昏忽頂燭喚小黃門撥过我來左右竊相謂曰

正

好作對

一百九

何和尚市語以念珠為

八難

有膏梁子弟上莊墅望獲稻天寒野過頂附火並賓引
往山坡舍守捨拾枝燃之乃屈竹折成類比丘圓茨綠

依窗燈不出兩目淚洒如啼數然走出叫曰入墮淚菴擁

勝如契十五大棒

近元世

自然行於世間續之制遂絕予曾與所親言當取江湖大火

上汗出候色交白磨堂破之闊半寸長七寸厚三分兩 膠

圓面目在外細線為繩三道編聽使卷舒快利每片書

字一行密則倍不欲人見者如囊封宜號

終以身

末至南但成謾語

右亭使

明皇因對寧王問卿近日甚神威力何如王奏臣憑托

陛下聖神庶或可取上喜時將

來二宮人以玉界

局進遂與王對手

方便囊

唐季王侯競作

重錦為之每出行雜置衣巾

菟鍤香藥詞冊

金頭黃
銅小品

野之為物至微者也問諸女流醫工則詳言利病如吾
儒之用筆也東陽匠氏諸熟粗好四方所推 醫云
用以故刺

龍酥方大
小魏山

吳越外戚孫承祐奢僭異帝用龍煎酥製小樣驪山水
屋室人畜林木橋道藏悉備具園方大詩

金剛炭

有司以進御炉圍徑欲反益口自唐末五代皆然方燒
造時制式以受炭稍以少者必退之小燬一炉可以終日

珠龍丸
五較
小摩尼
數珠

劉鋹自結

獻闕下頗甚勤勞

漢隱帝之祠手中猶存

凡百八枚蓋合浦珠也

郭允明劫去

仙音燭

同昌公主薨帝傷悼不已以仙音燭賜安國寺成美造冥
福其狀如高層露臺室為之花鳥皆玲瓏臺上安燭既
燃點則玲瓏皆動下當清妙燭盡響絕莫測其理

淨巾

商山館中窓額上有八句詩云

掃浮塵涼友招

清風是帚與扇明矣

金泥五層傘 晋少主北遷至孟津界遺下所張紫羅傘五層疊如塔

仍泥金作盤花

薛醜刀

圃里人善栽植常持厚春利刀交洗繁穠人

遂名此為樣

碧金鈔

有刀蕭者携一鏡色碧体莹背有字曰

大中元

年十一月銅坊長老白九峯造余以俸糧五石換之置

于文瑞堂呼為銅此君

光音

光叔之會昌微忌之帝因引照殿令宮嬪離合鏡子

馭更以 奏帝曰鏡子封王邪帝不憚而罷距宣

宗即位止三四羊

驕龍杖

天師杜光庭

紅如猩肉重若玉石是非勝竹所

為相傳是仙人番勝

流星輦

蜀王行荒於游幸乃作平底水車設二十四輪牽以駿

馬其去如飛謂之

乃先生

石守信掌庫奴蕭云夜開庫私取錢幣皇覺失鑽

所在之不敢明言但去不見又手鉄龍有同類戲曰何不

問巧先生末之意以鑽口尚啣鑰焉

眉匠

篋誠鑽縷物也然丈夫整鬢婦人作眉捨此無以代之奈

名之曰鬚質師

主風神

余游少室經壇院大暑疲滿其徒以扇來進題曰

亦可愛者

黑金社

廬山白鹿洞游士輾輻毋冬寒暖金市烏薪為禦冬備

號

星子炭

宣宗命方士作丹餌之病中熱不敢衣綿擁炉冬月冷坐

殿中宮人以金盆置熨炭火少許進御止煖手而已禁闥

因呼熨火為

黑太陽

清出自常郇公家用精炭搗治作末研米煎粥搜

和得相類辨圓鉄範滿內炭末運鉄面鍊實擊五七十下

出範陰乾範巨細若盞口厚如兩餅饑寒炉中熾十數枚
烘燃徹夜晉人歎曰豈此類耶

盧州大正

室既密爐既深火正燃本其識若香友非運七治灰則淺
深緩急將何托哉七之為功審矣命之曰

芥眉大士

合浦有書生張奉世貧苦飄泊詣登有位之門獵取酒食
一日酒半士友各言其能或私相謂曰張君亦有藝也彼
日夕差使芥眉大士功力如神聞者莫不大嘖蓋謂運
筋敏速盤無音味也

木齒丹

脩養家謂梳為
梳無數目愈多愈神
法用奴婢細膩者執梳理髮

高家候

江南周則少賤以造雨傘為業其後成連研閩後主戲

問之言臣急於米鹽日造二傘貨之惟霍雨連月則道大
亨後生理微溫至於遭遇聖明遂捨舊業後主曰非我用
卿而富貴乃
提携而起家也明年當封特以為

實謂之耳

漆力士

王丞相傳還政閒居四方書牘各報皆手筆然不過百字勤
於紙劄封疊造赤漆小版書其上檣吏以杷蒙傳云雖一時間
可發數十公自為本牋後加如類拒安抽面以啓閉字濕
則能護之故又有漆力士漆雕閔之名公薨無效輦者惜
哉

先濟叟

同光年高麗行人至副使朴崇叟文雅如中朝賢士既行吏
掃除其館舍得餘燭半挺其末紅印篆文曰

叟蓋

以命燭也

鐵事 杜

夜中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有智者批杉條染硫黃置之待用上與火遇得燄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貨者易名

二儀刀 上饒高溪鐵精而工細余中表以剪刀二柄遺贈過物如

凡一上而有鑿字曰

博徒隱語以散子為

又曰象為六隻成

副文用

凡月團藏 徐鉉兄弟工翰染崇飾善具嘗出一墨曰月團此價值三萬蜀多文婦亦風土所致元微之素薛濤名因奉使見焉

微之矜持筆硯請走筆作四友贊其畧曰磨潤腹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之文館以休微之驚服傳記上載菖蒲花發五雲高之句而遺此故錄之壁交余家世室一硯陰有字云似是唐物

定名筆 唐世舉子將入場繕利者爭賣健毫圓鋒筆其價十倍號 筆工每賣一枝則錄姓名候其榮捷則詣門求阿堵俗呼謝筆

先君畜白樂天墨迹兩幅皆之右角有方長小黃印之曰 臣彥古等上彥古得非守臣之名乎

五翹堂 范丞相質表曰 造粟曰天閔第一煤究其所來

實遼東物也

靈方池

和魯公有白方硯通明無纖翳自題硯室曰

金陵玉海

武昌鄧度掌書記周彬公余同僚一硯四圍有少金絲如陷

製者處士方薦獻詩曰

北連城

仙翁硯

南昌陳有躬好硯成癖晚得一枚腹有回眼徐鑑名之方

相石者躬以近古不用自號為

蓋取道家四目

老翁之說

小金城

命名者徐闌之硯體純紫而纖腰有綠紋如城之女

墻是以得名

回鑲數硯

宣城裁衣肆用一石廳紫而潤予以為堪為硯材買之

琢為

發光地
菩薩

野雅才韻不在人下以戲押得韓熙載之心一日得海螺甚

奇宜用滑紙以簡敲于熙載云海中有無心班道人往詣

門下名書材造溢逆意可使道人刻之耶謔

熙

載喜愛之發光地于地之一也出華嚴書

睦宗郎君

歐陽通善書修飾文具其家藏遺物尚多皆就刻名號

研室曰紫方館今茲盛研涸曰金小相鎮紙曰套子毫董陸

魁小連城

玉

千鈞史

水室鉄

界尺曰由準是氏芒筆曰

夾槽曰半身龍

王定石

蕭穎士文爽而於梁嘗至李韶家見歛硯頗良既退

語同行者曰君識此硯乎蓋

也同行不喻又問

之曰字札不奇研一穴文碎不優研二穴窓凡狼籍研三

穴同行歛眉顧之

宝帚

偽唐昇春王從譙喜書札用宣城諸首筆為麴軒
士人往呼為

副墨子

蜀人景煥嘗得墨材甚精止造五十團曰以此終吾身
墨印文曰香壁陰家曰

麝香月

韓熙載留心翰墨四方膠煤多不合意迨歛匠朱逢於書館
傍燒黑供用命其所曰化松堂墨又曰玄中子又名
建中元年日本使真人具能末朝善書札有譯者乞得章
草兩幅沙苑楊履昱德中為翰林編排官言譯者乃遠
祖出兩幅示余筆法有晉人標韻紙兩幅一云女兒青微
紺一云 晃白滑如鏡一團

宝相板

開平二年賜宰相張文蔚楊涉薛昭

各二十

龍鱗月硯各一宝相板斑竹筆管也花點勻密紋如兔毫
石紋似之月硯形象之歛產也

字尼

蔡邕非純素不下筆書家老賊占奸大多魏晉人墨迹類
是第一等褚先生可謂自重人不擇紙而書已納敗開史
有用故紙者字之大厄也

三友冤家

少師楊凝式書畫獨步一時求字者紙軸堆疊若垣壁少
師見則浩嘆曰無奈許多債主真 也

治書奴

裁刀治參差之不齊者在筆墨硯紙間蓋似奴隸我也却
然信有大奴工於書且雖曰子精絕標界停道字指穩而之
幅無狀不載而整之未可也表飾面目者緣寫人助之者
四守成之者力如此品等然後為正余為裁刀爭功見

戲之甚都緣無事日月長故耳

退鋒郎

趙元逢薄游襄漢濯足溪上見一方碑上題云秃矢

功成鬢髮傷塚頭封馬鼠鼠不敢負恩光孤貞節立

執蓋事者瘞筆所在

化塔

記余未冠時游龍門山寺欲留時求紙僧以皺紙進余題大

字曰

還之僧慚愕躬揖謀故吞曰紙之粗惡則供

園材化也丐徒取諸園厠積之家匠買別抄遂成此紙二

化也故曰

俗雜用可也載字畫不可也舉以與人

不可之甚也汝秃士不通世故放過三十拄杖亦知感幸

否乎

却陽白

先君子畜然百幅長如一疋絹謂之

問饒人云本

地無此物也

呀先小本

姚顛子姪善造五色牋研紙版乃沉香刻山水等物號為

云

武器

玉柄龍

朔方裨將其父嘗夢人曰吾開陽長史天命以玉柄龍授

君若遇囊笥君翁宜付之汾陽王誕日裨將以父得夢之

日買是劍既藏四年歸汾陽

護國將軍

貞明末帝夜擒刺客自戮之造雲母匣貯所用劍名匣

曰

之館

聖利侯

安祿山得飛劍室劍欲奏上乞封劍為

僚屬以無

此劍止之

室曆中帝造紙箭竹皮弓帝間密貯龍麝末香舞宮嬪
群聚帝躬射之中者濃香觸体了無痛楚宮中名凡流
箭為之語曰凡流箭中的人、願

天威

隋煬帝將征遼將軍裴鉄杖誓以死扞敵帝賜丑御副鎗

名

托化

捨難得十全魏州石屋林多有之楊師厚時賜劍

効節軍皆采於此因典所用多是絕器品聖龍助余君不

過四五等 長腰奴記陽嬌金稍鼻兒是也更有

風水枝聖蚰蜒頗曲弱軍中不取

小巡遊

王建初起軍中隱語代器械之名以犯者為不祥至孟氏

時猶有能道其畧者劇曰奪命龍刀曰

鎗曰肩云斧

曰鉄鏃糜甲曰千斤使弓曰滿尚書弩曰百步王前曰飛

郎鼓曰聖牛兒鈔曰响八旗曰愁眉錦鉄羨梨曰冷尖

上機弩

宣武廳于都充勇悍其弩張一大機則十二小機比自

發用連珠大箭無遠不及晉人極畏此文士戲呼為急就

章

大龍票

梁祖自初起每令左右持大赤旗緩急之際用以揮君

祖自為火

玉髯兒
要品

唐劍其稍短常施於脅下者名腰品隴西人常景珍衣

玉篆袍佩修飾若神人李大白常識之見感寓詩

金翅將軍

葛從周有水壘鉄甲遇戰不利甲必前昏事已还復從

常以候尅其驗若神日以香酒奉之設次於中寢

曰

之位

酒漿

太平君子、穆宗臨芳殿賞櫻桃進西涼州蒲萄酒帝曰飲此頓覺
四体融和真也

天祿大夫

王世克僭號謂群臣曰朕萬機繁擁所以輔朕和氣者

惟酒功耳宜奉

永賴醇德

澳兒酒

裴晉公盛冬嘗以魚兒酒飲客其法用龍腦凝結刻
成水魚兒狀每用沸酒一盞投一魚其中

合春王

唐末馮翊城外酒家門額上書之飛空却回顧謝此

於王子末大書曰酒也字体散逸非世俗書人

謂是呂洞賓題

大公匙

馬懷真蒲中進士也有異術一日召十數客向前一方臺
上有一小銅盤中一黑匙而於是以匙次第置客口中
皆覺有酒一盃許入喉又以盤向人傾之滿口是羊次魚
次鷄之坐皆同懷真偶起人視匙末有文曰

盤底

曰如意盤有戲假之者白但恐要龍兒不肯奉借

甘露經

汝陽王璉家有酒法號甘露酒經四方凡俗諸家材
料莫不備具

王浮染

舊聞李太白好飲

不知其果何物余得吳

婢使釀酒因促其功答曰尚未熟但架梁耳試取一盃舂
至則浮蛆酒脂也乃悟太白所飲蓋此耳

快活湯

當塗一種酒麴皆發散藥見凡即消既不久醉又無腹滯

之患人說曰

士大夫呼君子觴

林慮漿

後唐時高麗遣其廣許侍郎韓申一來申一通書史臨回召

對便殿出新貢

百榷賜之

觥籌獄

荆南節判單天粹宜城人性耽酒日延親朋強以巨盃多致

狼狽然人以其德容善亦喜從之時戲語曰單家酒遂乃

也

雜瑞樣

酒不可雜飲

之雖善酒者亦醉蓋生熟煮鍊之殊官法司

方之異飲家之所深忌免染書生胡适冬至日延客以諸家群遺

之酒為具席半客恐私相告戒适疑而問之一人曰某惧君家百

氏漿次日所畏者

耳

麴菓

河陽釋法常性爽爽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邱熟寢

覺即胡吟曰優游麴世界爛熳枕仙神嘗謂同志云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害無刑罰之避陶、為蕩、為其樂真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蝶都則又膏騰浩渺而不思覺也

丑未觴

余開運中賜丑未觴法用雍酥棧羊筒子髓置醇酒中煖

消而後飲

雍宮集大成

雍都酒海也梁奉常和泉病於其劫拾遺玉露春病於喜皇

甫別駕慶云春病於醜光祿大夫致仕常炳取三家酒撓合吸

澄嘗飲之遂為雍都第一名

雍宮謂耀州青楹

福泉

置之餅中酒也酌於盃注於觴善惡喜怒支矣槁福得失坡

矣倘人性昏志亂膽脹身狂平日不敢為者為之平日不敢

言者言之騰然烟焰事墮牢穢豈聖人貴人乎一言蔽之曰而已

瓶蓋病

嗜飲者無早晚無寒暑樂固醉愁亦如之閑固醉忙亦如之奢核有無醪醴善否一不聞典當抽那借貸賒荷一不卹自必飲必醉不壓資不悔俗號

編揭本草細檢素問只無此一

種藥

茗芽

十六湯

蘇廋仙芽傳第九卷載作湯十六法以為湯者茶之司命若

茗茶而澀湯則與凡木同煎以老嫩言者凡三品自第一法以緩

急言凡三品自第四至第六以苦標者共五品自第七至第十一以薪火論者共五

品自十二至十六

第一得一湯

火續已儲水性不偏雜者也天得一以清湯得一以

可建湯勳

第二嬰兒湯

薪火方交水釜纔熾急取茗旋傾若嬰兒之未

孩欲責以壯夫之事雅矣哉

第三百壽湯

一名曰髮湯人過百息水逾十沸或以話阻或以事廢始取

用之湯也失性矣敢問幡髮蒼顏之大老还可執弓挾矢以

取中乎還可雄登澗步以遂遠乎

第四中湯

亦見夫鼓琴者也聲合中則意妙亦見夫磨墨

者也力合中則失濃聲者緩急則琴亡力有緩急則墨喪

注湯有緩急則茶敗湯欲之中臂任其責

第五斷脉湯

茶以就膏宜以造化成其形若手鷗膺禪惟恐

其深研甯之端若存若亡湯不順通故茶不勻粹是猶人之百脉氣血斷續欲壽奚苟惡斃宜避

第六大壯湯 力士之把針耕夫之握耒所以不能成功者傷於龐也宜一醜之茗多不二錢若盞量合宜下湯不過六分高一快瀉而深積之茶安在哉

第七富貴湯 以金銀為湯器為富貴者具為所以業功建湯業貧賤者有不能遂也湯器之不可捨金銀猶琴之不可捨桐墨之不可捨膠

第八秀瑤湯 石凝結天地秀氣而賦形者也琢以為器秀猶在焉其湯不良未之有也

第九壓一湯 貴壓金銀賤惡銅鐵則毫純有足取焉幽士

送夫器之尤宜豈不為瓶中之壓一乎然不與誇真術臭豪公子道

第十纏口湯 猥人俗輩鍊水之器豈假深擇取熱而已矣是湯也腥苦且海飲之逾時惡氣纏口而不得去

第十一減價湯 無油之瓦滲水而有土氣雜御勝宸絨且將敗德銷聲諺曰茶純用瓦如乘折脚駁登高好事者幸誌之

第十二法律湯 凡木可以煮湯不獨炭也惟沃茶之湯非炭不可在茶家亦有法律水忌停薪忌薰犯律踰法湯中則茶殆矣

第十三百湯 或茶中之麤火或焚餘之虛炭本脉雖進而性且浮惟浮則湯有絲嫩之嫌炭則不然實湯之反

第十四魯人湯 茶本灵草觸之則敗糞火雖熟忠性往來不伴湯
泛茶減耗香味、

第十五殘賊湯一云賊 竹篠樹梢風日乾之燃鼎附瓶頗甚快意
然其性虛薄無中和之氣為茶之殘賊也

第十六大魔湯 調茶在湯之沸區而湯家最惡煙然紫一枝濃
煙蔽室又安有湯邪苟用此湯又安有茶邪所以為大魔

龍破山
子茶

開室中實儀以新茶飲予味極美奩面標云

龍

坡是願渚之別境

聖賜花 吳僧梵川誓願燃頂供食双林傳大士自徃蒙頂結菴種
茶凡三年味方全美得絕住者

持歸供獻

吉祥意此供不踰五斤

湯糝

和凝在朝率同列進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為

綾金耐

有得建州茶膏取作耐重兒入收膠以金綾獻于闕王儀

重兒乳犬

吳僧文了善烹茶了道副南高保勉白子季吳迨置紫虛

菴曰試其藝保勉父子呼為湯神奏授華定水大師上人

目乳妖

清人樹

偽闕甘露堂前兩株茶鬱茂婆娑宮人呼為

母春

初嬪嬙戲摘新芽堂中謂傾筐會、

玉蟬膏

大理徐恪見貽鄉信銀子茶、面印文曰

一種曰清凡

使恪建人也

森栢

湯悅有 頌蓋茶也方飲而森然嚴于齒牙既久四肢

森然、

水豹凌

豹革為囊風神呼吸之具也煮茶吸之可以條滯思將起

清風每引此儀初茶為

新

奇哉

鷄蘇佛

猶子釋年十二歲予讀胡嶠詩因令做法之近晚成篇有云

生凉好喫

回味宜稱橄欖仙然尋亦文詞之有基址者

也

冷回草

符昭遠不喜茶曰此物面目嚴冷了無和美的態可謂

也

晚甘侯

孫樵送茶与焦刑部書曰

十五人遣侍齋閣此徒皆

請雷而摘拜水向和蓋建陽丹山碧水之鄉月澗雲龕

之侶慎勿賤用之

生或蓋

饌茶而幻出物像于湯面者茶匠通神之藝也沙門福全生

於茶海能注湯幻茶成一勺詩並點四甌共一絕句泛乎湯表

小物類唾手辨耳檀越日造門求觀湯戲全自咏曰生成

蓋裏水丹青云

茶百戲

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湯運七別施妙訣使湯紋水脉成

物象者禽獸蟲魚花草之屬纖巧如畫但須臾即就散滅

此茶之變也特人謂之

漏影春

法用綉紙貼蓋糝茶而去紙偽為花身別以

荔因為葉松實鴨脚之類稱物為蓋滯湯點撓

甘草癩宣城何子華邀客酒半出嘉湯嚴峻畫怪鴻漸像子華

因言前世或駿逸者為馬癖泥貫索者為錢癖鮑於子
息者為書兒癖號於廢敗者為左傳癖若此愛者溺
於茗事將何以名其癖揚科仲曰茶至珍蓋未啜乎草
也草中之甘者無出茶且追目陸氏為甘草癖坐客曰允
矣哉

若白婦 皮光業最紀茗事一日中表請嘗新柑終至呼茶甚急
徑進二巨甌題詩曰未見甘心氏先迎苦口師

饜羞

無心炙 段成式馳獵飢甚叩村家主人老姥出彘臠五味不具成
或食之有喻五鼎曰老姥初不加意而珍美如此常令庖人具
此品因呼

蓮花餅餠

郭進家能作蓮花餅餠有十五隔者每隔有一折枝蓮華作
十五色自云周世宗有故宮婢流落因受顧于家婢言宮人
號蓋押班

樓子膾

廣陵法曹宋龜造 其法鯽魚鯉魚子以碧筍或

苗菊為胎骨

臭羹

蜀中有一道賣 人試買之盤中二臭鱗鬣腸胃
皆在鱗上有黑紋如一團月汁如淡水食者旋剔去鱗腸其
味香美或問魚上何故有月道人從盤中傾出皆是荔枝核初
未嘗有魚也不識明年時疫食羹人皆死道人復再見

赤明香

世傳仇士良家脯名也輕薄甘香殷紅浮脆後世

莫反

珍龍牡丹餅

吳越有一種

以魚葉闢成牡丹狀既熟出盤

中微紅如初開牡丹

五福餅

湯悅逢士人於驛舍士人指食其中一物是炉餅各五事細味

之餡料不可撓以問士人笑曰此也

朝川小樣

比丘尼梵王庖製精乃用鮓鱸膾脯益將瓜蘇黃赤雜

色調成景物在坐及二十人則人裝一景合成圖

道遠美

睿宗聞金仙玉真公主飲數日令以九龍食舉裝

賜之

單龍金九酥

常巨源拜尚書令燒尾食其家故家書中尚有食帳合

擇奇異者畧記

單龍金乳酥是餅担用熟滿適尤故氣隔

曼陀樣夾餅公所炸

巨勝奴 酥密寒具

貴妃紅加味紅酥

潔羅門輕高麩范蒸

御黃玉母飯偏鑿外脂蓋飯面裝雜味

七返膏七搗作園花忍退糕子

金鈴炙酥膏外脂取真

光明蝦炙生蝦用可用

通花軟牛腸胎用羊膏髓

生進二十四氣餛飩花餡餡料各異凡十四種

生進鴨花湯餅厨與人內下腸

同心生結脯光結後凡乾

見凡消油浴餅

冷蟾兒至天 玲玲劑

唐安酥開花

金銀夾花平截別辦細碎卷

火燄盞口餛上言花下言体

水晶龍鳳膏棗米蒸方破見花乃進

双拌方破餅餡料花角

王露團酥雕

漢宮棋二錢能印花煮

長生粥進

天花鐸鐸 七練醬

賜排含香梭子 蜜林

甜雪 密燈火例麩

八方寒食餅 用木範

李蒸音香部 麩送家蓮菜仙人九七等

白龍耀 治銀屑

金粟平鏡 魚子

鳳凰胎 雜治魚石

羊皮花絲 長及尺

送巡醬 魚羊体

乳釀魚 完進

丁子香淋贈 脂別剔

葱醋鷄入籠

吳吳連帶鮮 不發缸

西江料 蒸親肩脰

紅羊枝板 蹄上裁一羊得四事

昇平炙 治羊鹿舌料三百數

八仙盤剔 鷲作八付

雪嬰兒 治蛙豆黃粘

仙人腐 乳論鷄

小天酥 鹿鷄參拌

分裝蒸臘 蒸熊在白

邠羹 純兔

清涼臙碎 村狸肉夾脂

筋頭春 炙汚鷄子

煖寒花釀醢 蒸取爛

火煉犢 炙及分叉

五生盤 羊兔熊鹿并細治

格食 羊肉腸纖縛享英各制

過門香 薄治群物入沸油之前

紅羅釘替血

纏花雲夢肉卷鎖

編地餅裝鮫 脂鴨邠

蕃躰間縷宝相千盤 七亦再

湯浴繡丸內摩 治隱尔花

謝訊食經

中畧抄五十三種

北齊武城 王生羊膾

細紅沒忽 羊羹天

急成小饌

飛鳶膾

吐嗟膾

剔縷鷄

爽酒十樣卷生

龍鬚炙

子金碎香餅子

花折鷺糕

修羊宝卷

交加鴨鵲

君子廚

越国公碎金殿

雲頭对炉餅

煎雲折魚羹

虞公新腥鮓紫雲糕

魚羊鮮料

春香泛湯

十二香點臙

象牙錠

滑餅

金裝韭黃炙炙

湯餅浮翠麩

紫龍糕

白消熊

帖乳花白英

加料鹽花魚木

專門膾

拖力羊皮推膾

折筋羹

朱衣飯饅

香翠鶉羹

露將采山子 羊羔

千日醬

加乳腐

金丸玉菜臙鱉

天孫膾

添酥冷白寒具

暗裝籠味

高細浮動 羊

乾坤夾餅

乾炙滿天星

會醬餅

最高巧裝檀樣餅

楊花泛湯糝餅

天真羊膾

魚膾衣加玉特 封

洛羊成美公

藏蟬含春候 二名如上注

新治月華飯

無憂瘡

連珠起肉

煬帝幸江都吳中貢糟蠡糖蠡每進御則旋潔試殼面以金綾龍鳳花雲貼上

消炎餅

僖宗幸蜀乏食有宮人出方巾所包麵半升許會村人獻酒一提匱用酒搜麵博餅以進嬪嬙泣奏曰此

乞強進

半枚

呼它飯

无武在庠陀有公孫豆粥之薦至今西北州縣有瓊粥為

者

本士羹

竇正嚴嘗病或喪表明得良醫愈之勸令頓食羊眼嚴遂終身食之其家名雙暈羹世人有呼

者

道場羹

江南仰山善作

脯麵鍊笋非一物也

清風飯

寶曆元年內出

制度賜銜庖令造進法用水晶飯龍睛

粉龍腦末牛酪漿調事畢入金提缸垂下水池待其冷透供進惟大暑方作

洗乳湯

明宗在藩不妄費嘗召幙屬論事各設

半盞羹麗中

粟所顛者

同何餅

天成中帝令作

法用碎肉與麵搜合如臂刀裁每隻

三寸厚蒸之

轉錢米

貴有力者約飯材椿搗簸体但中心一顆存焉俗謂之

弩方米

單公黎陽程人恥言貧當有所親訪之番食糜慙於正名

但云毀火許

麥穗生 吳門蕭連任至大常博士家習庖饌作卷子生土用肥野包

卷成雲樣然觀美而已別作散廚 滋味殊冠

郵平公
食憲章

段文昌丞相尤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塗號行
珍館家有老婢掌之以修爨之法指授女僕老婢名膳祖四十年
閱百婢獨九者可嗣法文昌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

寒消粉

張弼守鎮江一日會客作酥夾生副戎許鼎蒼梧人不諳此
饌甚嗜之它時在聚忽問前日盛饌有入口寒而消者尚可
得否弼給之曰此名龍髓膏金牛固所貢聞用 奠成
亭可復得衆客莫不絕倒

日陽庫

臈日家宴作臘四方用種、輕細不拘名品治之如大豆加以
湯液滋味蓋時人以為鄴饌遂以老室室兒女輩舉飲食中以

雜味為之者開記於冊季冬既大寒可以停食物家、多方鳩

集羊豕牛鹿兔鵪魚鵝百珍之衆預期十日而辨造至正旦

日方成以品目多者為上用製湯餅盛筵而薦之名 大

祭泰隴盛行

日令星

予偶以農幹至莊豐適殊社莊丁皆戲呈

蓋用猪羊

鷄鴨粉麵蔬菜為羹

辣嬌羊

和魯公嘗以春社遺鄴饌用奩惟一新樣大方碗復以前綫蠟

春羅碗中品物不知其幾種也物十而飯三為禁庭社曰為之

名

剝皮丹

唐末天降奇禍兵革徧海內時多幾儉秦宗權破巢魁於汝
城遂為鄴度滿目荆榛強名曰藩府粒食惟瑜金壁通衢有飯

肆偶開榜諸門曰貨

每服只賣三千服以碗言也彼時之

民與大家奚以異

王夫越

趙宗儒在翰林時聞中使言今日早饌

用消熊棧鹿為

內餽上甚嗜之問其形制蓋人問出夫殿頭也又問消之說曰熊之
豸肥者曰消鹿以倍料精養者曰棧

十遂美

石耳石髮十綿海紫菜鹿角脂菜天花單沙魚海鯨白石

決明暇魁脂用石鷄羊鷄汁及決明蝦草凌瀆自然水澄清與

三汗相和益耐壯嚴多汁為良十品不足听闕忌入別物恐倫類

雜則凡韵去矣

剥皮丹

孫承祐在浙右嘗饗客指其盤筵曰今日坐中南之蠟蟬北之

紅羊東之蝦魚西之果菜無不畢備可謂富有

云矣

富家出遊運致殿具皆用髮櫃家以紫瑤重簷衣兩人昇
之其行列之盛有若雁行旁觀號為

八珍主人

醬

也醋食總管也又是為惡醬為厨司大耗惡醋為

小耗

張主美家

閩閩門外通衢有食肆人呼為水陸產販隨需而供每鄰
專賣一物徧京輻輳偶記其名播告四方事口腹者

元陽蛋元日

油畫明珠上九細匙

六一菜一日

涅槃兜二月十五

手裏行厨上巳

冬陵粥寒食

指天餛飩四月八

知意重午

綠荷包子秋日

辣鷄父二社版

羅帳羅飯七夕

玩月羹中秋

千蘭餅餠中元

米錦重九樣

宜盤冬至

萱草 臘日

法玉料斗臘八

酒骨

孟蜀尚食典一百卷有賜餅羊其法以紅麴煮肉紫卷石
鎖深入酒骨淹透切如紙薄乃建注云 糟也

建康七妙

金陵士大夫淵藪家事鼎鑪有七妙蓋可照面醜醜湯可注硯
餅可映字飯可打察薑濕麪可穿結帶脂可作勸盞寒具
嚼者驚動十里人

釋鑿母天台山居頌湯玉入醜

上勸謂湯餅莹滑糟姜岐秀

為耳

皇逮僧舍傍有糕作坊主人由此入賞為員外蓋显德中也
都人呼花糕員外因取齋目錄箋之

滿天星 集

糝拌爽 粿豆

全糕糜 黃外

糝外有花

花截肚 內有花

大小蛙橋 量子

木密金花毛麩束 獅子也

魏王維皮每薦羹以羊兔猪鹵而參之特盧澄為平章事惟
進粥其品也粟粥乳豆沙粥加糖粥三種並供澄各取少許併合
而食厨官遂有

吳叔冬日招客詩之晚羹沉玉杵寒鮓疊金縷杵謂小截山
蕓綿乃黃雀脂骨

于闐法金蒸羊廣順中尚食取法為之西方捧心學者愈
醜熏燦

以龍腦為佛像者有矣未見着色者也汴都龍興寺惠
柔宝龍腦小兒雕製衣巧妙彩益可人

昭宗嘗賜崔胤香一黃綾角約貳兩御題曰刁圭第一香
酷烈清妙雖焚豆大亦終日猗袍蓋咸通所製賜同昌
公主者江南山谷間有一種奇木曰麝香樹其老根焚之亦清
烈號

後唐龍輝殿安假山水一鋪沉香為山阜蕃薇水蘇合油
為江池荈蔗丁香為林樹薰陸為城郭黃紫檀為屋
宇白檀為人物方圍一丈三尺城門小牌曰灵芳園或云平
蜀得之

用香木布篆文木乾中急覆之是為曲水香

高麗船主王大述送沉水近千片疊為椅旋山象銜岳
七十二峯

中宗朝宗紀常武開為雅會客携名香比識優劣名曰
平篆香清麝中荊南有僧貨 貧富不二價後不
見市香和冬疑其仙香

沉香帶點者名 華山道士蘇志佾偶獲尺許修為

李景保大七年招大臣宗室赴內香燕凡中國外夷所出以
至今和煎飲佩帶粉裏共九十二種江南素所無也

香番禺牙僧徐審與舶主何言羅洽密不忍分判臨岐出如
烏頭尖者三枚贈審曰此鷹嘴香也價不可言當時疫
於中夜焚一顆則奉家無恙後八年禺大疫審焚香闔
門獨免餘者共爭市之呼為吉罗香

有賈至林邑舍一翁姥家日食其飯濃香滿室偶見醜則

沉香所刻也

道士譚紫霄有異術閩王昶奉之為師月給

焚

之者用沉香大半燬則沃以蘇合香油

徐鉉或遇月夜露坐中庭但焚佳香一炷其所親私號夏

昶夏月水調龍腦末塗白扇上用以揮風名

顯德末進士賈顯於九仙山遇靖長宮拜而求道取篋中

所遺沉香香焚之靖曰此香全類斛光下等六尺天所種芳

陀利華

長安宋清常以香劑遺中朝簪紳題識器也曰

焚

之富貴清妙

顯德元年周祖創造供薦之物世宗以外姓繼統凡百務從

崇厚灵前看果雅按為之承以金銀起突疊禁中謂之
林邑占城闍婆交趾以雜出異香劑和而斃之氣韻不凡謂
中三勻曰絕為

長安大興寺善徐瑾男楚琳平生番神香事

供佛之品也峭而迤賓之用也旃旒丸自奉之香也

檀那緊之曰琳和尚字香

南夷香檟到支登及以異品物也同光中有軀上檀香色正
白號雪檀長六尺土人買約僧坊剝竿

僧繼顯住五臺山手執香如意紫檀樓成刻繼元時在潛邸
以金日致每接僧則頂帽具共三衣假比丘乘以禪談名
為海舶米有一沉香翁刻錢若鬼上高尺餘舶首以

上吳越王為

後唐福慶公主下降孟知祥明宗晏駕唐亂莊宗諸兒削髮為苾芻間道走蜀時知祥新稱稱公主賜待猶子勅書用局以沉香晉降真為鉢木香為匙筋錫之帝食展鉢衆僧私相謂曰我輩會集頂相衣服均是金輪王孫但面前

喪葬

葬處土凡謂之凡西品一如平頂炊餅一如例合水桶上作銅鑼形亦有更用一種鞦韆者或刻鏤物象名顯德六年世宗慶陵撥上發引之日百司設祭於道翰林院諸泉大若蓋口余令雕印字文墨之黃白

白曰

它疾惟一臟受病勞瘵則異矣次第傳變五臟百脉俱傷並挽然後奄喪人死則盪出口中病如前人非死不已一傳十十傳百展轉無窮故號

右補闕王正己由十四致仕預製棺題曰永息菴置諸寢室人勸移之憚地曰吾欲日見之常運死想滅除貪愛耳壽七十八無疾而逝

余嘗臨外氏之喪正見漆工之驟暴凶器余因言棺槨甚如法漆工曰止即中隨身富貴只瀛得一座豈可鹵莽天成開運以來俗尚巨槨有停之中寢人立兩邊不相見者凶肆號曰布漆山

蘇司空禹珪薨百官致祭侍御史何撰版文曰漆宮永闕沙

府告成禮畢余問沙府之說曰自隧道至寔棺之穴皆補沙以防陰雨泥滑名沙府唐人常引用之長安人物繁習僧侈喪葬陳搜富象其表以綾銷銀金者曰大脫空褚外而設色者曰小脫空製造過四序行行家事葬訖術士說例用諸書鈇券若人家契帖標四界及主名意謂土者居室之執守者不知爭者誰耶瘞墓前甃石若靴面表之面方長高不登三尺號曰券臺貧無力則每祭祀以籍尊俎謂之士筵席

鬼

釋種令超游南岳將至祝融峯逢赤幘紫衣人同憇道側超問其所之因密語曰我豈人也允奉子入試天命俊鬼三

番旁護之款以振發其聰明其中為名弟及時運未偶者則無所護衛我即其數也隸蓬萊下宮西臺此來南岳開會一人陰德增減耳

神

候白隋人性輕多戲言常唾壁誤中神茶神象人因責之應曰兩脚墮地及眼觀天太平田地安履安然此皆符耳安敢望候白哉

進士不則謁外親於所陽未至十餘里飯於野店旁有紫荊樹村民祠以為神呼曰則烹茶以自一盃置相公前菜馬徑去是夜夢我冠紫衣人來見字陳余則紫圭一方人蔬菜之屬隸屬有天平更掌豐疎判官主儉然皆嗜茶

而奉祝者鮮以是品為供蚤以象厚供歡飲可謂非常之惠
因口占贈詩曰降酒先生夙韵高撓銀公子更清豪碎身
粉骨功成後小碾當御馬脚槽蓋則是日以小鬚分銀匙打
茶故目為撓銀公子、

妖

蓋屋更魁召士人訓子弟嘗於門士人素有蛙牙一日復作左腮揪腫
遂張口臥意似膏騰忽聞有聲發於齧齧若切一語言人馬
喧哄漸次出口外痛頓止至半夜脚開蚤米之聲仍云小都郎四
回 也似訶喝狀頰上蠢然直入口禪指頰齒大痛語具
且告主人歡呼巫用符水士從之痛已腫消竟不知何恠也

說郛卷第六十一



說郛卷第六十二

蘭亭博議十五卷

宋桑世昌

字澤卿
淮海人

蘭亭博議予友蔡君澤卿輯也余挈子故書入山林陰結序
茂林修竹間訪問王謝諸人遺蹟但見壑流岩秀雲霧奧
蔚而已既於屋東得鄰士地數畝蓋藝卉竹治堂觀又有以汪
龍溪所藏修禊圖見遺者乃揭之屋壁間又有舊藏定武石
刻亦設諸几席日與兒輩來游觀圖玩事如與王謝諸人相接
一日澤卿忽携博議見過予驚且嘆曰此正越故事也吾曹不
能為之而澤卿所編其勤且篤而又精贍貫串如此余每謂右
軍召為侍中尚書皆不拜又權右軍仍不就至於男娶女嫁
便有尚子平之意綾書辭問其識度守量似非江左諸儒



所可及矣若使右軍昌於事業當不在司徒叔大傳公之下
而論者僅推其研精筆法盡美盡善而已吁是何其不知
右軍者耶蘭紙一帖辨者多矣自有確論故不復云獨愛吾
澤鄉續燈詩書之系音育大雅之傳凡所考訪一評的直有
括囊流落畧包本藝文編該細素殫極丘墳之意因此序博議
且以策兒曹之弓簡鮮工云開禧元年十二月望日明高文虎
書

本序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之蘭亭修禊事
也云云

李蕪蘭渚輯錄云永和癸丑山陰蘭之渚會合四十二人一時

畢集群賢盛矣哉右軍制衣為詩序筆精墨妙號為第一
後之人誦其辭玩其蹟搨其畫猶足以想望風流於千載
列傳言右軍自為之序晉人謂之臨河序唐人稱蘭亭詩
序或言蘭亭記歐陽公云修禊序秦君謨云曲水序東
坡云蘭亭文山谷云禊飲序通古今雅序俗所稱俱云
蘭至高宗皇帝所御宸翰題曰禊帖於是蘭亭有定名
矣

詩

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 司徒謝安 瑯琊王友

司徒左西屬謝萬 右司馬孫綽 行參軍徐典之

前餘姚令孫統 前永嘉令王彬之 王凝之 王肅之

王徽之

已上十一人各成四言五言一首

散騎常侍郗曇

前參軍王豐之

前上虞令華茂

穎川庾友

鎮軍司馬虞說一作悅

郎功曹魏滂

郡五官五官字一作佐

謝鐸一作鐸

穎川庾嶷

前中軍孫嗣

行參軍曹茂之

徐州西平曹華

滎陽桓偉

王玄之

王蘊之

王換之

已一十五人一篇成

侍郎謝琨

鎮國大將軍掾下迪

行參軍事印丘髦

王猷之

行參軍羊模

參軍孔熾一作熾

參軍劉密

山陰令虞谷

府功一作功

曹芳夷

府主簿后偉一作澤

前長岑令華一作華前餘姚令謝滕

姚一作札滕一作藤

府主簿任疑一作任

任城呂系一作係

任城呂本

彭城曹礼

一作禮晉列傳有李克人天章寺碑則無之

已上十六人詩不成罰酒三巨觥

孫綽後序云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所以淳之則清滄之

則濁耶故振轡於朝市則充訕之心建閣於林野則寥落

之意具仰瞻一作瞻裁唐一作澤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頽深增懷

聊於曖昧之中期乎營拂之道暮春之始禊於南澗之濱高

嶺千尋長湖萬頃乃藉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

具類同榮資生賦陽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矣焉復

竟鵬鷄二物哉。曜灵促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親故相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思諒味。歌之有由。文多不載。大畧如此。所賦詩亦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焉。

乾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弘福寺沙門懷仁集

寫晉王右軍書

按群賢賦詩刻本有二會稽者。內避本朝諱。多代以宅字。又多缺損。殊失本旨。且先後次序。与中山王子高。寫本稍異。其間有兩存者。輒疏其下。若後序與藝文類聚所載詳畧亦多不同。姑以集字本為正。世昌書。

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度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將六居焉。嘗與同志燕集於會稽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晉史。

蘭亭之名著於通典。則曰山陰。漢曰縣。亭。王羲之典水序於此。作唐郡國志曰山陰有逸少蘭亭。元和郡國志曰蘭亭山在越州西南二十四里。十道志曰越州蘭亭。王逸少會越處絕書。蘭亭在山陰。越王種蘭處也。三朝國史曰越州山陰有蘭渚。鑑湖會稽志曰蘭渚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日經云山陰縣西有亭。王右軍所置。曲水賦詩作序於此。水經云湖江東與蘭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吳郡太守謝

勗封蘭亭侯蓋取此為封號也王廙之移亭在水中
晉司空何無忌之臨郡也起亭於山椒極高尽眺亭宇
雖壞基址尚存

睿賞

高宗自皇帝

撓定武古本蘭亭叙因思其人與謝安共登冶城安悠然
遐想有垂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盱
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
妨要恐非當今所宜且羲之挺拔俗匠往之資而登臨放
懷之際不忘憂國之心令人遠想慨然又嘆斯文見於斯世
者摹刻重復不失古人筆意之妙因出其本令精思鈞

別付碑版以後廣奉度彷彿不墜於地也

紹興元年秋八月十四日書

宗室子履紹興初在後別有旨宣取所藏定武本於
時快行數輩在門倉卒封造粘不及乾未幾遂摸
刻禁中高宗親御輪墨此跋是也世昌嘗見其
孫言故其錄之

余自魏晉以來至於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淡
瘦或道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於筆下意間
猶存於取舍至若襖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恣態橫生莫
造其原詳觀點及以至成誦不少至懷也翰林志

至道二年內侍高班裝愈奏於王羲之蘭亭曲水傍置

寺賜額天章又於書堂基上起樓藏三聖御書仁宗皇帝親篆寺額以寵之按初平記越州天章異聞云山陰去城西南二十五里有天章寺王逸少上巳日修禊之蘭亭也山如屏障水似松江其鵝墨池傳云皆當特遺跡也不甚深廣引溪為之源流相注每朝廷恩命將至池墨必見前後不爽其將見池際水上浮一圓結既大如斗渙散滿池雲廚霞卷烟膠粲爛如新屏墨下流水復清徹皇祐中忽三暈發人疑其數謂將無驗未幾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御書皆至又按方勺泊宅編山陰蘭亭有逸少研池寺曰天章以藏真宗皇帝御書故也當時朝廷每有頒降札池水尽黑可以染緇太常沈紳嘗記其事

紹興七年三月臣願浩蒙恩趣召入覲對于建康宮既辭行次近舍皇帝遣中使賜以御書晉王羲之蘭亭修禊序臣下拜捧觀如凌玉霄翹紫青雲章奎畫爛然絢目而不知卷素之在手陛下天縱多能博通衆藝翰墨之妙前無古人顧如此書雖不法義裁之而天質高迈神意自得直出其右非若世人臨仿摹擬拘於筆墨形似之間者也太宗皇帝宸翰之工實出三王於時臣下名善書者莫能望其彷彿方繼承藝祖卒其成功屢征不庭初未遑暇神武既定文德誕敷如字季一事獨擅天下而傳美乎后况於紀綱法度之垂裕者乎今陛下乘中興之運躬舞六師志戡多難期復大業需時偃革則還以人文化成天下室書傳世又將昭萬

世以紹我太宗之懿蓋有待焉臣老矣念終無以仰禪聖志庶哉及見大勳之集也刊諸琬琰切以為志具臣願浩書

唐何延年謂右軍末和中與大原孫承公四十有一人修祓禊揮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道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就中之字有十二許變轉恣異遂無同者如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不及此余謂神助及醒後更書數十百本無如意者恐此言過矣右軍他書豈減禊帖但此帖字數比他書最多若千丈錦卷舒展玩不滿人意軫在心目不可忘非若他尺牘數行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足也

孝宗皇帝

羲之書超詣最妙古今不可比倫用意精微落筆詳緩一點一畫無不皆有法度揮毫縱心不踰於規矩既無太過亦無不及增之則失於有餘損之則失於不足作字有八面交之妙如蛟虬之騰騰鸞鳳之翅舞縈然溢紙飛動眩目亦猶仲尼之道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覽此修禊詩序無一筆羲之法亦非唐賢所臨寫全不成字今復還鄉至可頌也

紹興乙未六月思陵嘗臨禊序賜劉光世其於克仁進之孝宗親洒宸翰於後云光克壽聖太上皇帝以天縱之聖富韓熙之學富之翰墨躬臨王羲之修禊妙入神品刻光世當靖康

之末奉迎濟上先師率諸師敦詩閱札夙蒙恩遇固宜被此寵
章其子克仁標軸來上捧觀再三復書此以賜之乾道改元
季冬臣謹書

御製蘭亭後序

絳闕清都甫遠帝所雲章奎辱忽到人間被寵錫之非常
奄衰殘之有穉竊以隸文變古書法爭新魏氏以還東晉擅
揮毫之妙鍾繇而隆右軍馳獨步之名矧蘭亭修禊之遊非
金谷金塵之俗騁懷寄傲存遐想於胸中感事臨文發奇
姿於筆下斯極當年之美遂為歷代之師矧歲旣出於雲
門傳刻僅留於朔塞疲精莫近絕軌難攀恭惟皇帝陛下
好學性成多能天縱精屬于戈之暇不遺翰墨之娛心摹手

追何勞下法龍盤鳳翥直與抗衡實惟古今之無双豈上帝
王之第一臣少動筆硯晚際凡雲憂帝在於邦家老已捐於
文字誤膺上賜還媿夙心懷寔言歸幸免登林之請批鞍
自失但驚焉昭業之光期傳秘於私門俾翰忠於永世

紀原

蘭亭者晉右軍衛將軍會稽內史琅琊王羲之送少書之評

序也右軍

蟬聯美胃蕭散尤善
名賢雅好山水草隸

以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

宦遊山陰與大原孫統承公孫綽吳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
郡謝安石高平郝墨重熙大原王蘊林仁釋支道道林并送少子
凝微操之等四十一人修禊祓之禮揮毫之制衣序吳樂而書藝蘭
紙鼠鬚筆道媚勁健絕代所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

皆構別体就中之字最多至十許字悉無同者

云交轉悉異遂無同者

時殆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千百終不及之右軍亦自愛重

番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勇宋即右軍第五子微之後俗

號永禪師克嗣良喪精此藝常居永欣寺閣上臨寫所退筆頭

置大麓中麓九三十年所歸真草千文八百餘本禪師年近百歲

乃終其遺書付子辨才俗姓袁氏母司空昂之玄孫博學工

文琴棋書畫皆臻其妙嘗於所寢伏梁上鑿為暗檻以貯

蘭亭瑱重過於師在日皇貞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書訪募

其跡備尺唯蘭亭未獲尋知在辨才處凡三召之思贊優洽

方便善誘確稱往日侍奉先師亦嘗獲見游經喪亂墜失不知

所在竟斯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愛求見蘭亭

勞於夢寢此僧者年又無所用若得一智畧之士以計取之庶幾必

獲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梁元帝之

曾孫全貫魏州莘華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上遂召翼翼

曰若公然遣往義無得理臣請私行又須得三王雜帖三教通上

悉依給翼遂微服至洛潭隨商船至越黃衫寬袖得山問曰檀

越何來翼之名聞壁間畫過辨才所居才適進見乃問曰檀越

何來翼因就前致謁云弟子是北人携鬻舂種歷寺環觀幸遂

一見語意投合迨至室內即共圍棋撫琴投壺握梁問及文史

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旧今後無復窮形也

既下榻後設缸白酒江東云缸白酒北甌頭謂初熟酒也醉樂之既分酌賦詩才探得末字其詩曰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旋投壺頭落莫步日共辨細細夜久孤琴思凡長雁非君有必術誰照不然天翼得招字三解台故良審殿動何勝招猶天機若識初夜所置酒樽傾近北心獲確似調誰於失群君良若業風飄研寄畧同按此詠

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翼旦乃去才云擅越閑郡更來翼繼乃載酒
赴之相與酬唱者數日翼示師梁元帝自畫戰貢圖嗟賞不已
因談及翰墨曰家世習二王楷法自幼馳玩今亦有數帖自隨
才欣然謂曰詰日可携來翼如期而往出帖示之才熟視且曰則是
矣然未佳善也貧道有蘭亭真蹟頗亦殊常翼曰數經玩離
真蹟豈復在手必足響榻者耳才曰先師貞寂之際親手付受
端有源緒那得參差次日乃於梁檻內出以示翼故駿環指類曰
果響榻也紛競不已自是更不復藏并翼諸帖並番几格間才時
年餘八乘日於窓下誦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翼往還既家與
其徒畧無疑問未幾辨才赴灵汜橋南嚴出家齋翼遂移來謂從
曰偶遣弟子在案童子即為開門翼因就取蘭亭及御府所借

帖徑赴永安驛告驛長陵想曰我乃御史奉命來此有墨勅可
報汝都督持都督奉善行聞之馳來拜謁翼因宣示上命具告
所由善行走介召辨才、遂見追不知所措繼遣散直云侍御須
及見才至見御史迴房中蕭生也翼報被命追蘭亭 今得
笑故喚師來取別才聞語哽絕明倒良久始甦翼即馳驛而發
至都奉命太宗大悅以鈔鈔奉得其人賞珠錦綵千段擢拜
翼為員外郎加五品賜銀籠一具綵錦一碼碗一盃實以珠
內廐良馬二無室裝鞍轡弟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
祕私我以其老不忍加刑數月一作復乃賜物三千段殺三
石勒越州支給辨才不以已迴造浮圍極麗至今猶存因
驚悸成疾歲餘乃卒太宗供奉榻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

告諸葛真等數人各捐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常不祿幸玉華宮令凡殿謂高宗曰吾欲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制命也曰吾欲將所得蘭亭去及弓劍不遺同執畢至隨仙駕去入玄宮矣今趙模摹所榻本尚直錢數方也辨才弟子玄素俗姓楊氏猶居永欣寺永禪師之故居親向吾託聊以退食之暇畧統其始末于特歲在甲寅季春之月上巳日撰此以記主上每報晉神六藝之迹愈筆聖編重蘭亭僕開元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任筠_{一作均}州刺史蒙恩許拜掃至都承訪所得委曲緣病不獲詣闕遣男承寫本進其日奉擢門宣勅內出絹三千疋賜承僕蜀天壽命伏枕懷欣殊思私慰

臨沉痾輕減輒題卷末以示後代朝郎行戍方員外郎議上柱國何延之記僕此編且復從太平廣記稍加去取仍不欲弃舊各就其下庶兩存之世昌書

八法

側 勒 弩 趯 策 涼 喙 磔
側 勒 弩 趯 策 涼 喙 磔
側 永 趯 磔
勒 策 涼

蔡文姬傳云八法蔡邕授於神人而傳崔瑗及女文姬傳鍾瑤 傳衛夫人 傳王羲之 傳獻之 傳外生 羊欣 傳王僧虔 傳蕭子雲 傳僧智永

傳虞世南

傳歐陽詢

傳陸東之

傳姪孝遠

傳張旭

傳李湯之

傳徐浩顏

真卿鄔彤常玩崔邈等凡二十三人

臨摹

唐太宗於右軍書特晉睿賞正觀初下詔求詢殆及遺
逸萬機之暇倍加待玩蘭亭樂毅尤聞宝重令榻書湯
普徵善榻賜梁公房玄齡已下八人普徵竊以出故在外傳
之及晏駕本入房宮

右軍蘭亭榻本人間往有之多非精妙天禧中相國僧
元壽有唐勒石本一卷尾有文皇署勅字傍勒僧權
二字隸法既臻鑄刻尤工

參政蘇易簡家有摹本蘭亭墨影鮮濃紙色微紫一作赤

與唐朝石本無相假借蓋名手傳榻也隋僧智永亦臨寫
刻石仍間以章草功用不倫粗粲翳其勢其本亦甚
稀絕唐陸柬之特工臨寫今校理錢延年有東之書蘭
亭用綠麻紙臨成押尾署陸司議書雖外露毛骨而雅
有風氣

刻秦妹善臨寫本右軍蘭亭及西安帖兒奪真蹟秦亦
唐翰林書人也並法書苑

自唐末兵戈之亂儒孝文章掃地而尽宋吳百羊間雖文
碩學之士相繼不絕文章之盛遂追三代獨學字字書之法寂
寞不振未能比隆唐室余心每以為恨今乃復見唐君

之書信乎特不乏人而患聳見之不傳也然若君之筆法宜傳於世久閱於家蓋其潛光晦伏非独其書之閱也集古錄

盱眙南山杜宝臣字器之父為令祖為鄧家世傳此唐刻本蘭亭余與二子五日模視善工十日刻世謂三昧蘭亭出於此也杜畜百本而以此見歸乃好事欲廣其真耳壬午五月西室普齊手裝是歲既得上皇南山洞天一品食甘露降林木竹石歲也宝晉

逸少筆跡如優態墨跡花近世罕見雖古人響榻亦乏善本蓋臨書不在於點畫排比之工而在於得筆意脫或昧此譬如垂絕人身氣都喪形骸尚具奚為也此本得之於許

昌侍其氏家囊藏無慮百年億歲殿日物無疑觀其筆迹乃通潤蒙快分明凜然有生氣若出乎右軍之手決非趙模韓道政等所為非虞永興則褚江南筆也深於書者當自知之昔人論宗文帝書以謂其工夫不及陽欣而天然過之臨書而得天然意必知為名筆昌無白

世人於蘭亭肥瘦有二本互有去取余獨以為飛燕太真俱是國色未可以已所好惡為高下也頃歲盤齋楊公為余言與薛道祖為世姻道祖向在中山得蘭亭石本於公厨宣和中有旨索取薛氏父子通夕摹打意欲取捷覆紙三重并摹之故字畫肥瘦不同始予知肥瘦本末易高下既又聞楊公之說顧猶未敢斷以為一本也淳熙戊申汪季路自江

南後事秩滿過錫山舟中出所藏本謂余曰日本有肥瘦之異當以孰為勝余以所見與所書楊公者告之李路嘆曰摹打有不同耳非有二本也不然豈應無毫髮不相似耶是余之所見未為不然而盤齋之言猶信李墨必淡度本墨必濃路之精鑿為不可及也余因謂李路他日視蘭亭叙肥本墨必濃淡必墨必淡亦致肥瘦之一端也因相與大閱蘭亭自是無遁形矣世人又於端流帶右四字完缺者亦妄致去取而不知摹打之時有先後此尤可鄙壬子首夏東平榮公相遇因道及此榮公俾予識之於其所藏本之後長安喻參記文度所書蘭亭不拘然本合其形似而尺得右軍用筆之意真所謂善本柳下惠者歐陽

公集古錄已載此書恨未之見今始識而姓名下無虛士也錫山尤褒黃伯思云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帛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澗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帛覆古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謂之響榻為臨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又筆談云世之模字者多為筆勢牽率制其旧跡漬橫摹之茫然不問其點畫惟旧跡是循然後尽其妙也余謂二條皆可開掖後學故附錄之

世昌書
審定

外寄所托改作因寄於今所欣改作尚之豈不哀哉改作痛哉良可悲也改作悲夫有感於斯也改作斯文允塗兩字改作六字注四字曾不知是之將至誤作僧也已為陳述

誤作以亦猶今之視昔誤作由舊說此文字有重者皆訪別躰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又嘗見一本此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得不及此本也遠矣子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間請其本今左綿僧意祖模刻於石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軾書東坡

此本以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摹之索梨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凡流氣韻冠映一時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妒莫曾不夢見右軍脚汗氣豈可上言用筆法耶元符三年四月甲辰浩翁題山谷右米姓祕玩天下法書第一唐太宗既獲此書使起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高貞

之流模賜王公貴人見於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有蘓氏故題為褚遂良真撫觀其意改誤數字貞是褚法皆率意落筆所書餘字皆勻填清潤有勁氣秀轉摺毫銳倫及與真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到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為定壬午閏六月文江濟川亭藏寶晉奔鯨紫金群山迅快風暑避九手日裝蘇耆家第三本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拘筆迴筆鋒直至起筆處壞字內折筆摺筆抹筆皆轉側偏而見鋒雙字內近字足字轉字賊毫隨之於斫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者未嘗有也並寶晉

說郛卷第六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郛卷第六十三

金漳蘭譜一卷全

宋趙時庚

序予大父朝議即彥自南康解印還里卜居築菴引泉植竹因以為亭會宴乎其間得郡侯傳上伯成名其亭曰貧筍世界又以其東架數椽自號趙翁書院回峯轉向依山壘石盡植花木叢雜其間繁陰之地環列蘭花掩映左右以為游憇養病之地予時尚少自在其中每好其花之艷之清香之曩目不能釋即詢其名默而識之是以酷愛之心殆幾成癖粵自嘉定改元以後有來數品又高出於向時所植者予嘉而未之改盡得其花之容質無失封培愛養之法而品第之殆今三十年矣然而未嘗與達者道暇日

有朋友過予會詩酒琴棋之後倏然而問之予則曰有是
心哉即縷縷為之詳言友曰吁亦開發後覺之一端也豈汝
一身可得而私有何不示諸人以廣其傳予不得辭因編
制為一卷名曰金漳蘭譜欲以續前人牡丹荔枝譜之意予以
是編紹定癸巳六月良日澹齋趙時庚謹書

叙蘭容質第一

陳夢良色紫每輪十二萼花頭極大為衆花之魁至若
朝暉微照曉露暗濕則灼然騰秀亭然露奇歛眉旁幹
團圓四向婉媚綽約佇立凝思如不勝情

吳蘭色深紫有十五萼幹紫莢紅得所養則岐而生至有
三十萼花頭最大色映人目如翔鸞者翦鳳千態萬狀葉則

高大剛毅勁蘗蒼翠遊人愛之

潘花色深紫有十五萼幹紫圓匝齊整疏密得宜疏不
露幹密不礙枝綽約作態窈窕逞姿真所謂艷中之
艷花中之花也視之愈久愈見精神使人不能捨去花片近
心折色如吳紫艷麗過於衆花葉則差小於吳峭直雄健
衆莫能比其色特深或云仙霞乃潘氏西山於仙霞嶺得
之故人更以為名 趙十四色紫有十五萼初萌甚紅開時
若晚霞燦日色更晶明葉深綠合於沙土則致直肥葉
超出群品亦云趙師傅蓋其名也

何蘭色紫中紅有十四萼花頭倒壓亦不甚綠

品外之奇

金陵邊色深紫有十二萼出於長春陳家色如吳花片則
差小餘亦如之葉亦勁健所可貴者葉自尖處分二邊各
一線許直下至葉中處色映日如金線其家寶之猶未廣也

白蘭甲

濟老色白有十二萼標致不凡如淡粧西子素裳縞衣不染
一塵葉與施花近似更能高一二寸得所養則歧而生亦
號一線紅 甯山有十五萼色碧玉花枝開體膚鬆美顯
昂昂雅特閑麗真蘭中魁之品也每生並蒂花幹最碧葉
綠而瘦薄開生子蒂如苦菜葉相似俗呼為綠衣郎亦
號為碧玉幹

施花色微黃有十五萼合並幹而生計二十五萼或迸於
根美則美矣每根有菱葉朵朵下瞰細葉最綠肥厚花
頭似開不開幹雖高而貴實瘦葉雖勁而貴實柔亦
花中之上品也 李通判色白有十五萼峭特雅淡迎風灑
露如泣如訴人多愛之或類鄭花則減一頭地位葉小施花
翹脊最長真花中之上品惜乎不甚勁直 惠知容色

白有十五萼賦質清癯團簇齊整或向或背嬌柔可知因
花英淡紫片尾疑黃葉雖綠茂細而靚之但亦柔弱
馬大同色碧而綠有十二萼花頭微大開有上向者片
多紅暈葉則高聳蒼然肥厚花幹勁直及其葉之半亦名
五暈絲上品之下 鄭少舉色白有十四萼瑩然孤潔
極為可愛葉則脩長而瘦散亂所謂蓬頭少舉也亦有

數種只是花有多少葉有軟硬之別白花中能生者無出於此其花之次姿質可愛為百花之翹楚者

黃八兄色白有十二萼善於抽榦頗似鄭花惜乎榦弱不能支持葉綠而直 周染花色白有十二萼與鄭花無異

第榦短弱耳 夕陽紅花有八萼花片疑火色則疑紅文

陽返照於物也 觀堂主色白有七萼花聚如旆葉不堪

其高可供婦人晚妝 青浦色白有七萼挺肩露骨甚

類竈而花紫白葉小而直且綠只高尺五六寸 名第色白

有五六萼花似鄭花葉最柔軟如長新葉則舊葉隨換人多不種

弱脚只是獨頭蘭色綠花大如鷹爪一榦一花高二三寸葉瘦

長二三尺入臘方花薰馥可愛而香有餘 魚鮓蘭十二萼

花片澄澈宛如魚鮓承而沉之水中無影可指葉頗致綠此白蘭之奇品也

品蘭高下第二

余嘗謂天下凡幾山川而其支派源委與夫入跡所不致之地其間山拗石罅斜谷幽竇又不知其幾何多邁古之脩竹轟空之危木雲烟覆護溪澗盤旋萬籬蔽道陽輝不燭冷然泉聲磊乎萬狀隨地之異則所產之多人賤之蔑如倏然輕采乎樵牧之手而見駭然識者從而得之則必携持登高岡涉長途欣然不憚其勞中心之所好者何初不能以售販而置之也其他近城百里淺小去處亦有數品可

形

取何必求諸深山窮谷每論及此往往啓識者雖有不韙之
謂毋乃地迤而氣殊葉萎而化靈或不能得培植
之三昧者耶是故花有深紫有淺紫有深紅有淺
紅與夫黃白綠碧魚鮎金錢邊等品是必因其地氣
之所種而然吾心亦隨其本質而產之歎其皇宇儲精有
景星慶雲垂光遇物而流行者也噫萬物之殊亦天地
造化施生之功豈予可得而輕議哉切嘗私合品第而
類之以為花有多寡葉有強弱此固因其所賦而然也苟
惟人力不知多者從而寡之弱者又從而弱之使夫人何以
知其蘭之高下其木誤人者幾希嗚呼蘭不能自異而
人異之耳故必執一定之見而品藻之則有淡然之性在况
人均一心心均一見眼力所至非可誣也故紫花以陳夢良
為甲吳潘為上品中品如則趙十四何蘭大張青浦統
領陳八尉淳監糧下品則許景初石門紅小張青簫
仲和首座林仲孔莊觀成外則金錢邊為紫花奇品
之冠也白花則濟老寧龜山施花李通判惠知容馬大同
為上品所謂鄭少舉伯善黃八兄同染為次下品又
陽紅雲嬌朱花觀堂主青浦名第弱脚王小娘者也
趙花又為品外之奇

天地愛卷第三

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者何蓋歲分四時生六氣合四時
而言之則二十四氣以成其歲功故凡盈穹壤者皆物

也不以草木之微昆虫之細而必欲各遂其性者則在乎人
因以氣候以生全之者也波動植者非其恩乎及草木
者非其仁乎斧斤以時入山林數畧不如涪池又非其
能全之者乎夫春為青帝回馭陽氣風和日暖蟄雷
一震而土脈融暢萬類萌生其氣則有不可得而擒者
是以聖人之仁則順天地以養萬物必欲使萬物得遂
其本性而後已故為臺太高則衝微陽太低則隱風前宜
面南後宜北也蓋欲通南薰而障北吹也地不必曠曠則
有日亦不必狹狹則蔽氣右宜近林左宜近野欲引東日
而被西陽夏遇大熱則陰之冬逢沍寒則曝之下沙
欲疏疏則連雨不能滲上沙欲濡則酷日不能燥至

於挿引葉之架平護根之沙防蚯蚓之傷禁螻蟻之
穴去其秀草除其網絲然助其新篔剪其敗葉則
此愛養之法也其餘一切窠虫族類皆能靈化並可除
之所以封植灌溉之法詳載其後

堅性封植第四

草木之生長亦猶人焉何則人亦天地之物耳閑居暇日
優游逸豫飲膳得其時寒暑得其宜則心安體逸氣
和神爽又有安疴羸之患或請得以蘭言之愛養之念
不替灌溉之功愈久故根與土合性與壤俱然後森鬱
雄健敷暢繁麗具花葉蓋有得於自然而然者合焉
欲分而拆之是裂其根爰易其沙土况或灌溉之失時

愛養之事宜又何異於人之飢飽則燥濕干之邪氣
乘間入其榮衛則不免其所侵損所謂向之寒暑適
宜肥瘦得時者此豈一朝一夕之所能仍舊也故必於寒露
之後五冬以前而分之蓋取萬物得歸根之時而其葉則
蒼根則老故也或者於此時分一盆只吳蘭欲其盆之端
正則不忍繫碎因剔出而根已傷暨三年培植尤至困
踏予今深以為戒欲分其蘭而須用碎其盆務在擊
之亦須緩：解折其交互之根勿使有接斷之失然後
逐窰裝取出積年腐蘆頭只存三年者每窰比作一
盆：底先用沙填之即以三窰裝之互相枕藉使新
窰在外作三方向脚隨其花之好肥瘦沙土從而種
之盆面則以少許瘦沙覆之以新汲水一勺定其根更有收
沙晒之法此乃又分蘭之至要者當預於未分前半月取之篩
去瓦礫之類曝令晒燥或欲適肥則宜淤泥沙可用便糞
夾和攤晒之候乾或復濕如北十度視其極燥更須篩道隨
蓋沙乃久年流聚雜居陰濕之地而蘭之驟尔分拆之失性須
假以陽物助之則来年裝窰自長尔與舊叢此其效也夫苟不
知收晒之宜用積滄之沙或憚披曝必至羸弱而黃葉者有之窰
之不發者有之積有日月不知体察其失愈甚候其已覺方始易
沙滌根加意調護冀其能復不亦後乎抑有果知其能復焉如
其稍可全活有幾何時而獲遂本質耶故深為余惜之因併
為之言曰與其於既損之後而欲復生全之寧若於未分之前

而必欲全生之豈不省力今逐品所宜沙土開列于後

陳夢良以黃淨無泥沙瘦沙種而切忌用肥恐有靡爛之失

吳蘭潘蘭用赤沙泥何蘭青浦統領大張青金鏡邊各用黃
盆鹿色沙和泥更添些少紫沙赤沙泥種為妙陳八尉淳監糧蕭
仲弘許景初何首座林仲孔莊觀成乃下品任意用沙濟老施花
惠知客馬大同鄭少舉黃八兒周染宜溝壑中黑沙泥和真壤
種之

李通判竈山朱蘭鄭伯苦魚鮓用山流聚沙泥種夕陽紅以下
諸品則任意栽種此封植之槩論

灌溉得宜第五

夫蘭自沙土出者各有品類然亦因其土地之宜而生長之故地有肥
瘠或沙黃土赤而瘠有眉山之顛處山之注或近水或附石則各依
而產之要在度其本性何如尔不可不謂其無肥瘦也苟性不能別
白何者當肥何者尚瘦強出已見混而肥之則好膏腴者因得所養之
天花則輕而繁葉則健而健所謂好瘦者不因肥而腐敗吾未之信
也陽生於子亥甲潛萌我則注而灌溉之使蘊諸中者稍獲強壯迨夫
萌矣進沙高未及寸許徒灌之則戢然卓簪豈南薰之時長養萬
物又從而漬潤之則修然而高鬱蔚然而蒼者有情於感遇者也秋八月之
交驕陽方熾根葉失水欲老而黃此時當以濯魚肉水或穢腐水洗
之過是之外合用清物隨宜澆注使之暢茂亦以防秋風肅殺之患故
其葉弱拳三熟抽出至冬而極夫人分蘭之次年不與發花者蓋恐泄
其氣則葉不長尔凡善於養花者切意愛其葉三益耳則不慮其花

之不繁盛也

紫花

陳夢良極難養稍肥隨即腐爛貴用清水澆灌則佳也

蒲蘭雖能愛肥須以茶清沃之莫得其本地土之性 吳花看來亦好肥種亦灌漑之一月一度趙花何花大長小長青蒲統領金錢邊半月一洗其肥則可

陳八尉淳監糧蕭仲和許景初何首座林仲孔莊觀成縱有太過不及之失亦無大害於用肥之時當視沙土燥過晚方始灌漑候晚以清水碗許澆之使肥膩之物得以下漬其根廣新來木叢之窠自無勾蔓逆上散亂盆盤之患更能預以甕缸之屬蓄儲雨水積久色綠者間或進灌之而其葉則勃然挺秀躍然爭茂盈

其室族檻列翠四羅青縱無花開亦見雅潔

白花

濟老施花惠知客馮張同鄭少舉黃八兄周染愛肥任灌漑李通判竈山鄭伯善肥在空之中四之下有米蘭亦如之魚鮑蘭質本莖紫不須過肥徐以穢膩物汁澆之夕陽紅雲嬌青蒲觀堂主名芋弱脚肥瘦任意亦當視其沙土之燥晚則灌注曉則清水灌之儲蓄雨水令其色綠沃之為沙惠知客等蘭用河沙箕去泥塵夾糞蓋泥種底用瓮沙和糞

鄭少舉用糞蓋泥和便驢乾種之上回用紅泥覆之竈山用糞壤泥及河沙內用草鞋屑鋪四圍種之累試甚大凡用輕鬆泥皆可

濟老施花用糞泥用零小便糞澆濕攤驢用草鞋屑圍種又

竈山用園泥下有糞其流濕泥種四圍用草鞋屑然後種之

跋

余嘗安身寂然一榻之中置事物於冗末紛至之外咎度猶長篆香芬馥怡神默坐舉目一視不覺精神自怡之然也種蘭之趣然否乎澹齋爾趙時真敬為一卷以候知音余於脩葺之暇窓前植蘭數盆蓋欲觀其生意也每旦周旋其側撫之太息愛之太勤非徒悅目又且洗心怡神其芽茸之其葉青之猶綠水即挺節獨立可敬可慕迨夫花開凝晴漾露間万態千妍薰風時未四座芬郁豈非入蘭室乎豈非有國香乎親朋過訪遺以蘭譜予按味再三盡得愛之養之之義因其譜想其人又豈非流聲揚馥者乎時已卯歲中和節望日願頌李子李子謹跋

蘭譜與法 一卷

分種法

分種蘭蕙須至九月節氣方可分栽十月時候花已胎孕不可分栽若見雪霜太寒猶不可分栽否必損花

栽花法

花盆先以瓦碗或粗碟覆之於盆底次用膏炭鋪一層了然後却用肥泥薄鋪炭上使栽蘭根在上如根膠泥滿盆面上留一寸地栽時不可以手將泥捏實則根不長其根不舒暢葉則不長花亦不結看乾濕依用候水洗灌

安頓澆灌法

春二三月天無雪霜尺放花盆在露四圍皆得雨澆日晒不妨逢十分大雨恐墜其葉則以小繩束起葉如連雨三五日須移避暑

通風處西月至八月須用疎眼竹籃籠遮護畧見日氣家要通風梅天忽逢急雨須移花盆放背日處若逢大雨過又逢日曬盆內熱水則盪害某亦損根遇花開時若枝上花莖頭多候開次有未開一兩莖頭便可剪去若留開盡則奪了未年花信九月看花乾處用水澆灌若濕則不可澆或用肥水培灌一兩番不妨冬十月十一月正月不澆不妨家怕霜雪須用密籃遮護安頓朝陽有日照處在南窗簷下但是向陽處兩日番旋轉花盆西面俱要輪轉日曬均勻開花時則四畔皆有花若晒一箇二處有花

澆水法

用河水陂塘水或積留雨水家好其次用溪澗水切不可用井水凍了花澆水須於四畔澆切不可從上澆下恐壞其葉四月若有梅雨不必

澆若無雨時則澆五月至八月須是早起五更日未出時澆一番至晚黃昏澆一番又要看花乾濕若濕則不必澆如十分濕恐爛壞根

種花肥泥法

栽蘭用泥不管四時遇上有大燒處取水流下火燒浮泥尋厥菜草燒灰和火燒泥用或拾舊草鞋放在小甕中浸日久拌黃泥燒過成灰却用大甕澆過放在一壁儘教兩打日曬二三箇月收起頓放閑處栽花時取用

瑞香花種時用前項肥泥如栽蘭花一般安排盆內種只要女泥鬆不可用實泥如用栽花時不可用實料泥打鬆以十分為率八分用肥泥二分和沙泥拌之

去除穢虱法

肥水洗花必幾虱在菜底恐壞菜必損花如此物研大蒜
如水以白筆蘸之水拂洗菜上乾淨去除幾虱

雜法

遇盆內泥乾則用茶清澆灌不拘時月須用河水或溜下雨水
切不可用井水四月有花至八月內交過九月節氣便可分花蘭
之壯者有二十箇花頭弱者只有五六箇花頭恐泥瘦分種時
將元盆內泥取出再加肥泥和勻入盆栽種

氣鱗水亦肥須是得氣浸味過日久反清用

尋常盆內泥乾併實則用竹篾批剔泥鬆松休要撥根動了
菜紫紅色則是被霜打了須移於南窓簷下背霜雪處安頓
仍舊自青盆有竅孔不要着泥地安頓恐地濕蚯蚓鑽入盆內



則損壞花又休要放盆在馬蟻窠處恐又入馬蟻則損花苗葉
用茶清洗灌遇有黃葉處連根拔去花盆要放在高架上架上安頓
令風從底入妙又免蚯蚓馬蟻之患九月之分花用手劈開劈不
開時用竹刀劈之休要損動了根分訖如法栽種

說郭卷第六十三
說郭目錄卷六十四

積善錄

續積善錄

景行錄

漫堂隨筆

真率記事

瑣語

灌畦暇語

五國故事

韓魏公遺事

韓魏公事

范文正公遺事

九河公語錄

卷六十五

則損壞花又休要放盆在馬蟻窠處恐又入馬蟻則損花苗葉
用茶清洗灌遇有黃葉處連根拔去花盆要放在高架上架上安頓
令風從底入妙又免蚯蚓馬蟻之患九月之分花用手劈開劈不
開時用竹刀劈之休要損動了根分訖如法栽種

說郭卷第六十三
說郭目卷六十四

積善錄

續積善錄

景行錄

漫堂隨筆

真率記事

瑣語

灌畦暇語

五國故事

韓魏公遺事

韓魏公事

范文正公遺事

九河公語錄

卷六十五



鈔此

羯鼓錄 開顏錄 香譜 觀特錄 臨漢隱居詩話

善語錄 宋異錄 神異錄 續齋諧記

卷六十六

酒譜 竹譜 續竹譜

卷六十七

孫公談譜 平泉山居記 國史異筴

騾國樂頌 詩論

卷六十八

釋常談

卷六十九

善綺文 官箴 翰林志 螢雪業說

續雜助 庚溪詩語

卷七十

菊譜 石湖菊譜 老圃菊譜 牡丹榮辱誌

蔬食譜 菌譜 笋譜 芍藥譜 海棠譜

說郛卷第六十四 南村野史 陶宗儀 纂積善錄十一卷

積善錄宋黃光大字行甫號蓬山 高豐人

心者善之本也究本夫所末始不善不幸富貴利害者由之故不善之心由是而生其間能不失其本者不二焉是以無富貴無貧賤作善者常多無足恆也然予嘗目擊世間積善之士鮮有不終吉者故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噫聖人之言豈欺我哉予少也

賤負笈四方經歷世故屢嘗患難凡所聞見踐履有益於人而可補於
世者未嘗不積于中爰見哀集得百餘事目曰積善錄皆所必言脩
身積德濟物也乃與天下善士共行之願自王公至於庶人咸知積善知
為終古故言詞不飾每事直述其言要在明道理達倫數辨是非
非通世務使賢愚貴賤皆得以洞曉者也或曰子之言可謂達理
若更加潤色則盡善矣子曰不然本朝文章之盛超軼漢唐所不足者
節義區區之見蓋在敬言世諭俗利物濟人何以文為所患其間類逆
耳骨鯁之言與世俗違者甚多未覺有毀譽之私能而公言者我好惡
在彼吾何容心哉若夫增廣善事削去繁冗則有賴於明哲君子
時淳熙戊戌冬南豐黃光大行甫序 為父不能盡父之道則家無
孝之子孫為師不能盡師之道則門無行藝之士為子而不能事父道

則為不孝弟子而不能事師之道則為無知斯四者天下之大經誠不
可遺也苟欲盡夫為父師之道者無他在於端正而已制之以嚴教之
以正罔不盡善呂雖文王為父仲尼為師不過如是也苟欲盡夫事師之
道者無他惟敬與順而已敬之以禮盡其敬命則罔有不令雖曾參
之為子顏淵之為弟子不過如是也蓋夫有天也猶父也其勢雖殊
其事一也為人而不能盡父師之道者逆天者也是人也若無人禍必有天
刑或如彼之頑嚚而不足以至之正不足以教之則嚴正指何諸子對
曰誠有是事也然果有人之道焉庸有治之以嚴正而不率者苟嚴
正而不足以治之則任之可也當觀夫堯舜不化朱象之道豈且凡此徒者
不可盡謂之人也人之教而已韓愈所謂夷狄禽獸皆人者是也予欲
天下為之父子父師弟子者各盡其道故發斯言夫人之為人莫善於能

自守故孟子曰守孰為大守身為之本也蓋言人能守其是能守身其本既能守其本則其末者無所不守小而子女玉帛富貴財祿大而宗廟社稷家國人民皆可守也苟不能自守其身本則貧賤得以移其志釋喪足以動其心如此則非其道非其法者安能保其為如是則雖小者亦不能自守矧能守其大者乎奈何志為士矣不能自守能自守則不失其為富貴顯達為士君子不能自守則不失其為貧賤窮困為愚夫如斯二者斷無疑矣故曰人之為人莫善為能自守人之處世不可不積陰德夫不積陰者未見其有後也故于定國治獄多陰德而知其子孫必興孫叔敖有埋蛇之陰德而母知其必貴信有知乎然陰德亦甚易積不必當貴有力者雖守常之人皆可積也蓋所謂積陰德非廣散金

積陰德

穀多方布施齋設僧道建造寺院然後謂之積陰德凡謂此者乃過人作業福非積陰德也或曰何僧業福予對曰蓋彼所聚之財多不義取之取不義之財而廣布施設齋供故僧之作業福非積陰德者也夫所德積陰德者當常操不善害物之心出入起居種種行方便如此便自積陰德今苟以其小者言之如蠲之赴火蛇之墜水而吾能救之亦是積陰德矧大人有飢寒吾能飽暖之人有疾苦吾能安樂之救人之患難解人之仇讎濟人之貧困本喪人之善不成人之惡不言人之過此此之類皆積陰德也積陰德之事敬常人之方便存心隨力行之不已積陰德亦有子矣殆見天下之報也莫非福壽之增宗門戶之盛太子孫戒念半之榮顯君子可辭者予言不斯力行之可也經曰大夫無故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豕至於王者郊祀然後用犧牲此禮制然也所以別尊

卑之分也然後無壞法弃禮雖庶人而竊食牛牲刑於羊豕乎以
庶人食祀天品物非其吾有罪縱有福如天亦須去矣蓋彼有不食者
二祀天之物不敢食之有功於民不忍食之若夫道釋者流論養牛罪
業之重報應之速予不復舉而陰陽殊途罪福一致予言而喻此等
勸酒事吾儕患乎不知了之安不可戒也予觀世俗會賓客不以責賤
未嘗不強人以酒者勸人以酒故能惡意然當隨人之量以勸之
乃所以盡賓主之歡也予嘗聞

公接伴契丹勸酒 曰勸酒當以量者否矣量如筵後不用戶
等高下彼夷狄也猶且知勸酒以量矧吾儕生乎衣冠之國動
用周旋務在中禮奚可以酒強人而使失禮節亂性情甚至於
吐而後已此殆不知禮實可恥乎實可醜乎好禮之士苟聞予言

廣施惠

當改其過而親其德庶幾無愧克賢主百拜而酒三行之禮也

世間萬物久聚必散自然之禮也夫金穀室貨雖萬乘之貴久聚亦
散然彼所以散者蓋為養下天而散也苟不為此而散必若鹿臺鉅
橋而散其散也由是言之則金穀室貨常人豈能久聚而不散乎
亦豈可久聚而不散乎予始愚常聚金穀室貨自謂可使子孫
世守而不散此真痴漢耳誠可恠笑及夫物之當散也不以水火去則以
盜賊去兵革徵訟去不肖子孫去蓋彼之去也未有不由此數者自古
皆然非止今日是故節通之銅山不能有萬載石崇之金穀何嘗
傳百年金穀室貨不可久聚也如此故積善之家常以其餘音廣施
於親友故舊隣里之不足者小民之貧困患難疾苦者苟能如是而
散之則彼之浸聚於吾子孫者無有紀極矣余非善積陰德者特

為是說以勉世人之悟云君子毋謂不知言也

僧道不可入宅院猶鼠雀不可入倉廩也鼠雀入倉廩木有不食穀粟僧道入宅院木有不為亂行者此事之必然不可隱者也竊見世之士大夫富家常令僧道入宅院與婦人同起坐而不知耻殆其久而分熟則未有不為彼淫污言其間無知之輩至於事露醜出而亦不耻不禁悲夫世間如此等人何異於禽獸乎不忍聞見此等事惟欲賢者智者而今而後知僧道不可入宅院余亦云此輩只堪林見不宜引到畫堂前

為子孫
作馬牛

人之養生雖不可不足若粗有餘則以奉甘旨供祭祀脩伏臘言之外夫復愛用良田萬頃日食三升大厦子間夜眠八尺何必區區勞心故以末歲窮年泊之於貨殖利哉夫如是者乃一守財

虜為子孫作牛馬也或曰為馬牛予對曰夫富者之為利莫非放債取厚利恃勢而致富用使貧之下民終日逐利以償其債中貧之家終身營家業以待其吞併其或家窮力盡則賣妻鬻鬻子身為奴僕而後已此之類無非為兒孫作馬牛也嗚呼不惟死作馬牛而作且生作馬牛彼所以不自知其身為馬牛者亦變其頭角與免鞭策耳苟曰為子孫計則何不積陰德以遺之開義方以教之使子孫自取富貴故曰易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何區區為彼作僕殖貨利哉倘子孫賢必能為我守之其或不肖則我聚而彼散及取笑於識者此理昭然無世無之不必賢智者知其然雖愚不肖者亦知其然余嘗憫人之苟富貴者不悟其身為兒孫作馬牛故特為是說

以傲之 治室家御妻妾之道當以至正與夫仁術大抵婦人女子之情惟多淫邪而少正方喜怒而多恠率御之以嚴則事有不測其情不知其內有怒蓋未有久而不為害者御之以知則動必過禮豈有久而不亂者二者皆非君子所以處家人之道其失均也故余為君子之治室家御妻妾當以正而使嚴行其中當以直而使寬在其中則無太寬之弊然後率之以正教之以義和之以禮撫之以恩勿听其言勿受其制勿徒其役任以可責以之事使以不怨之勞有不可太寬有過不可窮治舉動不為如是則彼之平昔所可逞者皆在吾術中矣雖欲事不測而情不知動達理而內有所怨心無所憚不可得也夫是類者既不可得而為則君子之事室家御妻妾之道如斯而已矣

續積善錄 五卷

元馮高女周字士可穎川人

善根於心

人有此心即有此善者何理是也理根於心猶木之根於土未嘗少離故仁義禮智蘊為而心之体者固無不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發而為心之用者亦無不善理之本然即書所謂道心佛所謂德心孟子所謂良心固未為充滿然知善之根於心則可以保養此心而不為私欲所壞心有所養則應事接物庶乎善之豫行矣天之生人氣以成形而理即賦焉故心五行之秀氣而方寸之間虛靈洞徹然非理不行故秀氣所聚而理一具於中及其應事而接物所具之理又隨感而見是則理氣二者合而為心而得之於天書言上帝降衷孟子言天爵董子言道之出於天皆謂之理之善而本於天學者不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至重而反輕之則人欲肆而天理有所不行者其可乎哉人之善莫大於孝

心本
於天

大妻
重虹
高溷

弟其不善莫大於不孝不弟也蓋有敬他人如敬其親友愛四海之人如愛其兄弟者彼但知此為善而不知善有大於此者故也嗚呼父母生我者也是者先我而生者也此天性之至切而人倫之大者也孝弟有虧則雖有他善亦不足觀矣事親事兄之道孝經論語子而子禮記言之備矣為子弟者宜熟讀講說而行之苟恒卦恒者久也巽下震上震長男巽女男在女上男此嗚訖米老云四方無箇好溷予應曰吳江岳虹亭中所謂第一溷也米曰吳第一溷也

京師李小橋一日與士人相向坐戲云小嬌弥眼裡箇甚麼物嬌曰我眼裡兩隻牛

瑣語一卷

宋司馬先

蔡確鞠相獄朝士被繫者確全獄之卒與同室而處同席而寢

飲食施溷共在一室置大盆於前諸家饋食者羹飯餅餌悉投其中

以拘撓勻而分餉之累不開幸得其開無罪不承

張宜南云

章惇善

迎合

章惇者邵公之疎族舉進士在京師館於邵公之第報族父子妻為父所掩踰垣而出誤踐者街中一樞為姬所訟時包希仁知開封府不復深探其獄續銅而已既而及第在五六人間惇大不如意誚讓考校報有人請觀其父擲地以樂之士論皆忿其不恭熙寧初召誠館我御史言其無行罷之及介甫用事張岫李承之薦惇介甫曰惇無行承之曰承之所薦者才也顧才可用今日耳素行何累焉公試與語自當愛之介甫乃召見淳素口辨又善迎合介甫大喜擢用數年間至兩浙三司使

灌畦暇語一卷

無名氏

淮哇傲語者何老固矜類之云也嘗憶蚤年血氣未定鋪方終運
自許不落人後函德以是于名即其苦辛力盡終忠躡僅能如願
終以指腸不 機穽不能隨於低昂勇勤於外女順于內夫妻之
恒 常道也晏子曰夫和而美妻柔而正世有以色衰而弃妻者夫死肉木
寒而改嫁者失行反之道也偏於愛憎而不睦溺於惰憊而苟從非和
而美也強悍而失於身媚悅而流於淫非柔而正也凡齊家者切宜知此夫
夫婦人倫之首父子之所以親兄弟之所以睦男女上下之所以整齊
家道之所以成莫不繫焉可不謹哉今子弟之失其長人者有三自
少即田心衣服之鮮華飲食之豐且美惟利己之婚隨安逸而不恤人之
親一也不知誦讀經史惟事嬉遊度日稱人廣坐論古人之道則曾
無所知聞世俗之言則欣然而喜既不知耻習以為常二也身既無學且

復惡人故於勝已者則遠而不近於佞已者則悅而相親所言莫非
頗僻三也有此三失父母兄弟所不喜君子長者所不與上官巨人所不
肯薦揚欲立身成名起家以光其祖宗可乎苟能甘澹泊而務問
學近有德而遠下流則所知者聖賢之道所聞者正大之言所交者
正大之所行者向上之事如此豈不足以成名乎哉為子弟者毋寧
十四 不可
以予言為老老 一不可亂人男女二不可負人錢穀三不可占人田
宅四不可奪人玩好五不可妄求人財物六不可貴備人飲食七不可揀擇
便利處自處八不可品藻優劣前輩九不可訾毀長上及他人文字
十不可互相品題自高標致十一不可自滿自矜十二不可酣飲醕酒恣
意遊蕩十三不可勝閑訟十四不可怒氣加人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景行錄之所由作也是錄凡百餘條言近而指遠
守約而施博士大夫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可也予寸懷如春風與天下共故
綉以梓以廣其傳沽名云乎哉掠美云乎哉大德幸且上已前榮祿
大夫江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史弼傳寡言擇友可以無悔
吝可以免憂辱無厭之玉可以為國瑞孝弟之子可以為家室
為政之西女曰公與清成家之道曰儉與勤室貨用之有盡忠孝
享之無窮坐密室如通衢馭存心如六馬可以免過語人之短不曰宜濟
人之憂心不曰人知可無樂務貧則憂色者敗德之基思慮者殘生之
本結怨於人謂之種禍舍善不為謂之事賊以衆賊資已者心
逸而事濟禦衆者心勞而怨聚官富貴在人謂之徇末道德
仁義在已謂之自得倘末者足以驕妻妾自得者多以傲公卿務名

者殺其身多財者殺其後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責人
者不全自怨者不改過自滿者敗自矜者愚自賊者忌寡言則省
謗寡慾則保身木有所養則根本固而枝葉茂棟梁之材成水有
所養則泉源壯而流派長灌溉之利普入有所養則志氣充
識明忠義之士出可不養哉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曲盡其孝以
保富貴之策奉君則曲尽其忠以責人之心責已則寡過恕已
之心恕人則全文以忠孝遺子孫者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
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婦人悍者必淫醜者必妬又如士大夫繆者
愚儉者疑必然之理利則共而不可獨謀則寡而不可衆獨利則敗
衆謀則泄溺愛者受制於妻子患失者屈已於富貴費萬金為一
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餓者幾十百人處躬軀以廣厦孰若比寒

士於一席耶大丈夫見善明改重名節於泰山用心剛故輕死生如鴻毛
自信者人亦信之古天越皆兄弟自疑者人亦疑之身外皆敵國賓
客不來門戶詩書無教子孫愚貪是逐物於外欲是情動於中
榮輕辱淺利重害深禍不可以倖免福不可以再求或問晦庵曰如
何是命先生曰性是也凡性格不可通不近人情者薄命之士也勤
者成之本儉者富之源禍莫大於從己之欲患莫甚於言人之非
大丈夫當容人無為人所容大造宦女不可屢集金石文字不可為
皆禍之端觀朝夕起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養人將以五事
所以養人人勤則剛人懶則柔

漫堂隨事一卷

宋吳升字正仲全栢人全翁挺言錢景述
子之堪云其從兄死後蘇云預目見其兄問汝何因來吾初為幻江王

初其
江

門客為尔入問之出曰果誤也引入至其館曰地獄可畏如世所傳吾無他
善但因大劫母欲讀誦金剛經予求本寫與之得免罪若但未受生耳大
叔母所誦佛名困積他日獲福報無量矣又指一閣極草麗曰族妹某人
寫草麗經致也弟答以某人畫未下筆焉曰終發心閣已成矣俄頃見
呵引一貴人入門稱相公就所下馬視之及吳居厚子王與之抗礼就坐吏
舉案饋滿前王曰相公功過多更可舉一二大者問之吏奉其事相公所建
議耶或他人奉之耶居厚子曰某所為也修奉之答曰如前即見陰晦黑嵐
吹居厚起少時不見曰已墜無問地獄矣

前身
如投

李會富文言公翁彥國再娶陳氏多病腰以下常如水冷彥國官建州陳氏一日
至親戚家遇狂僧王姓曰夫人前生為宰相妻如殺孕婦井中今腰冷報也
陳氏後死以柩歸陵過宋舟夜沉水未日鈎出其柩浸汗中者經宿

王安石
入地獄

沈錫子貽言權乃其妻之舅親推為尚書郎宗寧初卒後蘇言冥
中事甚可哀有一獄題為機正見貴人被械曰髮須似沈蓋權不欲折言
乃王安石介甫也蔡卞妻乃安石女今人間權云不也官見補公言但作些兒功德石乃錫男

真率記事一卷

宋

蔡少
游帖

舊有蔡少游 惠州與胡子文一帖宋記債宅云遠方必無閒空地宅如
都成僦債然帖帖蒼士大夫淵教其父兄必多賈聞僕無居且有輒若
以見貨債者辛前期間之不然使遷客有暴露之憂亦即豪傑之
深耻也輒持事契年以未漸識悔快顧胸中有一所謂不可括摩者
悽愴不得吐則更自懲艾不復敢發迺知昔時所為辛苦以求者
八可恠笑非但無益為身防吁大丈夫亦安往而失其財貧者成於
是決去脫謝纓冕矢故丘之旁有地弥畦毗蛇行趁濕土氣沃衍甘

井在前不病於汲除草以蔣蔬成日宜我夫藉暄於春陽射利不爭資潤於泉脉乾
澆者不忌而又計日以從其事為力可以不遺率歲而計入其為教亦足糊口每氣日好時求壤
悅暢貧杖屨暫出却對比隣之人保相與之善相與談勿竟物頗出咤故態種發或立顏之吏或
粗有知識少年時相頽俸股一笑意雖不論亦似可惜因取而疏之以其緣陳日迺有得哉
以暇語題亂辭光不有其耳目者也寧其視於舜而日以照寄其愁於四舜而聽以達光於
舜一休之化也故舜餐大功于堯無得而名老圃曰堯舜之事不可以不察也無已則有如秦
之世矣乎二世不惟不能視也而寄其目於高冠不才不容哇高指鹿為馬而育不得免二世惟
不能听也而寄其耳於高道起策民胥為仇而積不得聞身死也之下秦視忽諸雖植醞高
庸何能及故曰堯舜之事不可以不及也甯戚欲于齊桓公厥路無從飯牛車下逢桓公夕出
叩角而疾歌為聲之詩 曰南山燦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裋布單衣不掩胷黃帝飲
牛至夜半長夜漫何時是桓公聞而異之命後車以載歸與語悅之擢為上客而預聞國

事其後楊輝以列卿被放因與孫會宗書其中有素聲之詩曰彼南山荒穢不治
種一區豆落而為無人行樂尔須富貴何時是有與輝不於能者聽其語以上聞本
宣帝大怒下也史當以大臣恕非罪及三族老圃曰嘻南山一也其說以風
無一也故其措辭等語尤為深切一則以族豈所遇者不同其抑揚
涉於有情而寡由於疎遠者歟夫人主內貯私意則聰明
不開聰明不開則橫生忌諱則直言不同而朝廷有非
幸矣終忌甚人之當未有棄之矣危中國事億曾
謂李宣其不及齊桓公遠矣

仙人海春居窮蹊山善呪術太山道士種約往未敢其
藝願學焉而無由一日昏變其形為石約不知之乃
坐旁石上仰看面而笑春所化石應之發聲傾山

動潤雲霧為之不墜約知是春驚起再拜以
祈請焉哀其誠個教以三術凡不飲不食乃得嘯
而風生虎也老圃曰天氣出於虛則凝而不散
留於實則漸盡而不發虛之於術則大矣
豈惟笑者則然古之善事其心者寫形錯
陳日接於化而不恒風生於虎其細矣
夫

沈約以佐命勲冠梁朝晚年新進用事忌其
固位取約所為虎慈詩葉間以白武帝
武帝意已不能堪未幾得道士亦章
遂大發怒約以憂死其詩曰野馬不可騎

見然詎宜織芳菲華與蒿豈供糜鹿食老圃曰天子之於言不可以無釋也身
處無疑之地而曰陳形跡之語如有株孽之人為溝於帝約之下此也固宜故曰禍藏於眇
不可以不慎哉

昔蒲潤子善者也詹吳閩而說之從受其術而以釣聞於營國
近吳道文無師張顛法筆而世傳其昼以卓絕老圃曰古之善字者不師其同而師
其所以同同者迹也所以同其心也故與驥善走絕其群矣今馬之能走者豈必隨其餘
善哉願所以戒景追風者有不在是故也彼學文而得釣學書而善昼時轉移之間耳
古之善學者又有為方而不以矩為圓而不以規及其又進於此則注其想動其神千
變萬化其迹旁正結曲而不可以為方其所以為師者炳如丹火是以為善思過
如吮筆而晷之晷者每破以辨竿絨者浮沉詹吳且下為而況下為詹吳
首乎哉曰為行舜趨於張氏之賤儒也

彼東黃仲乘 同事心善生術於老圃老圃曰心善足事生矣足養

夫因虛而運想想成則以虛而為實不可以為常也復且響音
於虛矣昨之所以為實此一聚之烟也從無而有形立則以無而
為有亦不可以為常也復且響音於無矣昨之所謂君者一窖之塵
也故曰心善足事生矣足養且烟之起也止塵之囂也窅定氣除
了復何在予試嘗觀所謂矣乎五木之火皆託傳於木爇燄既
合五者如一木火之然後積而成灰木而成大轉而灰灰之所藏者深
也生之謂性之動者之謂情性本定也而不必有其定者焉是水
中之波也情之有所轉也而不必有其轉者焉為共沙中金者沙中之
金由相以聚則極而為沉其沉也重水中之波由浪而揚則極而為
浮其浮也輕積輕者所以勻虛也積重者所以有也嗚呼吾所聞
於吾師者止是矣心善足事生矣足養予亦嘗擇於吾言者矣

五國故事 三卷

宋

偽吳楊氏

唐淮南節度使中書令終吳王謂另乃建冊為武王帝唐號太祖

先生行客

前細字著此下

渥

不借號謂稱吳仍

謂 階稱大是祖 謂 謂日宣皇帝

傳

傳號謂讓皇帝乃李氏侍之後 為高讓玄知古讓皇帝亦非吳也

偽李唐氏

先生昇

偽謚為高皇帝 廣號為烈祖

嗣主璟

偽謚為明道崇德宣 李皇帝唐號太祖

後生煜

入朝封遠命後封隴西 郡公追封吳王

前蜀王氏

先主建

偽密神武聖人李德明 惠皇帝唐號神太祖

後主衍

降唐明宗 追封順王 公

後蜀孟氏

先主知祥

偽謚文皇帝 唐號高祖

後知昶

降封奉國公 楚王 諡曰公 奉

偽漢彭城氏

先主竄

偽謚天皇帝 唐號高祖

第三主玢

偽謚 瑒帝

第二主順

偽謚文并先聖明 李明帝唐號中宗

後主鉉

入朝封恩侯 唐 追封南越王

偽民閩王氏

忠懿王五審如

不借號朝封閩王 李諡曰 忠懿 追封 追封 追封 追封

王延翰

偽稱閩王不借帝號 年而終無聞偽號

王延鈞

偽稱大閩皇帝 偽于惠帝

王延義

帝偽于惠帝號為朱氏 可或元間偽號

王延政

建州借于太叔皇帝 封光山王 淮人所唐偽

宋屬王延稟

王延術附

朱文進

卓儼明

李彌質

泉州婁伎効張漢思

朱洪進

偽吳先生吳王行客盧州合力舉三百斤微時居常獨處必見黑衣夜其側後既有衆遂令部兵悉矣黑贈一其首號曰黑

宦都渥密長子既襲父位徐溫張顥謀殺之立揚謂為主為卒弟丹陽王溥能位偽審謂為宣帝

溫出鎮潤州以其子知訓知廣陵政事為朱謹所殺即日其事聞於

昇州知誥謀於宋齊正曰請明公即今渡江定其事仍馳聞令公即

溫也時潤州則政事任歸公矣不然令公當以諸子入伐明公無望以知誥

左徒之聞知誥已入遂因而許之知誥既我知訓以後重清儉頓其時俗

溫常入觀泊知誥侍奉弥謹溫謂諸子曰事在歌矣知誥之兄知詢以

徐溫既奉代為金陵節制為政暴急似與知誥爭權知誥遂能給

以揚氏將申輔相之命使知詢入朝至處環衛之列徐氏之祚楊氏之祚

乃以昇州為吳西都揚州為東都言將遷楊氏子江南改白沙

為迎慶鎮俄而逼禪稱楊氏欲入道乃營室于帝山遷溥居之冊曰

受禪老匠知誥謹上冊尊號曰高思玄弘古讓皇帝溥既渡江賦畧

曰烟疑楚岫愁千點萬點吳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端坐總

量及時逼殺方誦佛于樓上使者前趨溥以香爐擲之俄而見害誥

知自以取國難艱乃至勤儉金陵雖都邑但以舊衙署為之加鴟尾

欄檻而已其餘女音樂園花品玩之屬一無增加知誥殂景乃即位

壬子癸丑間有狂人遍罵市人曰時是德三年總殺之又曰不得韓白二人

之無噍類人皆莫測俄而周太祖南郊改元顯德世宗襲位因仍其號

至三年丙辰王師遂入淮南時韓侍衛侍令坤白大師重遇並無我師至

王師既入將屠其城而二公戢兵椎人得述江而南者尤衆悉如狂人之

言周師未南征而淮南市井小兒普唱曰檀耒也又揚州建春門有龜

龜本陀音而俗之謂檀出於水次衆以為應以矣未幾王師入鋒先騎

兵皆唱蕃歌其首句曰檀耒也方明其兆煜景之次子本名從嘉嗣偽位乃更名有辭藻尚奢侈嘗於宮中以銷金羅幕其壁以白玳瑁而押之又次綠鈿隔眼糊以紅羅種梅花於在外又於花間詩盃小木亭子終可容三座煜與愛姬花氏對酌於其中如是數處善音律造念家山及振金鈴曲言者取要而言云家山破金陵曲又逢康市中染津之傍多題曰天水碧守而皇家蕩平之言悉前兆也

偽蜀先生王建許州舞陽人世為餅師初以唐朝之命折黎雅初蜀四州為平永軍節度旋令四川封蜀王及梁太祖受禪乃僭大號長子元曆謀作亂伏誅乃立其少子鄭王衍是為主建在偽位十有二年急於督責雖倉庫充溢而聚歛不已末年嘗於痢疾

疾楚丸劇但坐錦衣而疾中顧左右曰我見百姓無數列於床前訴我曰重賦有子歛以至我死官而死亡已得訴於帝矣建曰我實不與外間如此今如之何未幾而殂衍即偽位荒淫酒色出入莫度常以繪綵數萬段結為綵樓立山上宮殿亭閣一如居常之制衍宴樂其中或踰旬不下又別立二綵亭於山前列鑄銀鑄金之屬取御厨食料烹於其間衍凭綵樓以視之嘗面對綵山之前後穿一渠以通其宮中衍乘醉下綵山即泛小龍舟於渠中使宮人短盃船倒執蠟炬千餘條逆照水面以迎其舳歌樂之聲沸於渠上及抵宮中復酷宴至晚綵樓遇風雨過雲霄所積乃重無所愛惜好帶大帽蓋欲死已而人以為泥首包羞之兆耳初建立行為嗣鑄銅鍾于佛寺其聲洪遠建乃謂其下曰

吾立此鐘為太子故也今其洪遠是必東將未之慶終及八日其
鐘損地龍首擢落建聞之不憚衍八年而亡衍之八年末季
其母后等同幸青城都山上宮隨駕宮人皆衣昼雲霞道
服自裝甘州曲辭親與宮人唱之曰昼羅裙能鮮末襴腰身
柳眉弄臉不勝春態貌更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宮人皆
應聲而和之衍之本意以神仙而在凡塵耳後衍降中原宮妓
多淪落人間始驗如語後朝廷追封為順正公後唐既平蜀
上及以太原節度使孟知祥走馬入蜀以鎮撫之及明宗特
安童誨用事知祥乃絕朝貢守以長興五年遂偕大號初
王氏在蜀建淑宮殿皆絕大祥孟德名字氏于梁俄而終為
孟氏所處知祥偕號總七月而終其昶嗣偽子位昶尚年少
乃與其母后同宮數年餘遂遷新宮而居以其宮宇稍廣乃選
民間女子有殊色者充之以有司引至後花園昶親選狂者分賜諸
王余則縱去而民懼其搜選皆立求媒氏代而嫁之謂驚為婚昶之
母李即後唐積慶公主之後也頗務慈儉而昶亦能敬之及歸王
朝終訖天命遂視李氏近觀王衍禍福之道蓋相方焉蜀之末年
官百競執長搶鞭自馬至地婦人競戴高冠子皆謂之朝天又製新
曲名之万里朝天意謂万里皆朝於已及歸降之後岷嶓川陸至於京師
乃万里朝天之驗矣

偽漢先生名巖後名龍兵

字曰龍俊本無此字巖兵欲自大以龍兵合其字殊不與矣

其先上蔡

人從闕之先遊後遷藩禹國家焉父謙為賀水鎮將既卒以其子
隱嗣隱乃兩巖之兄也先時唐末天下征鎮不受伐而萍王知壽却

石門扈蹕功授廣承相齊公徐彥若復我知柔隱皆迎納朝
論嘉守自為廣師隱卒嚴代其任梁朝命併南平王以中原
多事乃借號改元朝封享其子十有八為主九年八月白虹入其僞三
清殿中頗憂畏有詞臣王宏欲說嚴乃以白虹為白龍見上賦以
和之嚴大悅及改元白龍更名龍共又改為龍共龍衣岩性嚴酷果於
殺戮每視事則垂簾於便殿使有司引罪人於殿下設其非法而屠
膾故有湯鑊跌床之獄又有投湯鑊之後更加日暴沃以鹽醋肌
体腐爛尚能行立久之方死其餘則鉅錘互作血肉交飛腥穢之
氣冤痛之聲充沸度庶而嚴之唇吻必垂涎及頰若嚼膏肉之
氣者久之方復常態有司候其復常乃引罪人而退蓋妖虜
毒龍之類非可待以人倫也嚴暴政之外惟以治宮殿為務

故胎陽諸殿秀華清宮皆極瓊胎陽殿以金為仰陽銀為
地面簷楹椽桶亦皆飾之以銀殿下設水渠浸以貞珠又琢水晶
琥珀為日月列於東西極之上若親書其榜其餘宮室殿宇悉同之
若殂子玠嗣位是為帝昏暴益甚為長夜之飲其弟晟使裝
是夜以角觥進而弑之于長春宮玠卒晟乃襲偽位改元應乾
晚年積忌功臣宗室誅弑相繼每誅親族弟子皆鴆死女有色
遂置嬪之御列晟歲之所為雖夷蠶不足以論理而人倫之內實所
忍聞焉銀晟之長子也襲偽位改元太室委政於內宦龔澄極
及於人盧瓊曼仙又引坐禁笏子效言以陳禍福由是內外淫亂
銀鍾父子奢五方政殿飾一柱凡用銀三千兩又以銀為殿衣間以雲
母無名之費日有千萬末年野草生於宮殿御井石自行百餘

學

步狐鳴鬼哭妖恠日生至於亡國張既為天兵所敗者下乃燔焚
府庫寶貨之外其真珠美者凡四十有六麈焉及至京師銀乃
自結真珠龍鳳鞍馳以獻太祖謂群臣曰聞張所貢悉皆手製
其所善止如此不亡何待而張在南越為封衛王及歸朝封恩赦侯改
彭城郡公又進封衛國公及薨追封南越王閩忠懿王締審知光州
國始人長兄潮次兄圭及審知軍中號為三龍比皆以唐末起兵為
黃巢部伍巢敗乃領其衆入泉中族自泉州後入福州之初碎
石僧為讖曰巖高潮水沒朝退天口出蓋言潮被福州陳岩而
審知終嗣其也延幹審知子也龍象父位踰年而終延幹妻正博陵
崔氏之女姓妬悍而殘忌嘗以練縛姬侍而鞭之練染血赤又置
未嘗手相人一旦盛世暑天無讖雲而雷電掣手搏遂斃於中庭

鱗音

或曰忠懿恭終博陵之鳩故也延鈞者知湏子延幹殂遂襲其位
僭天號稱號國曰大閩改元龍啓即位曰既改元龍啓即位曰龍
自知久之方蘇乃心許僧三年萬緒經三百藏寺而稍安後
於諸寺實所許願文疏中明述其事聞者哂之大閩其應天順人有
如此延鈞即位改名鱗將死有赤虹入其室飲以金盆水吸之俄又
芝生殿門俄而遇殺延稟審知之養子眇一目人亦謂之獨眼龍延鈞
之兄也幹既死稟自泉州率兵而至因立延鈞為主事還泉州將校
謂鈞曰善守之無煩老兄再至鈞憾其言後因詐疾稟復未遂以
兵迎於南臺江甌之舟中取其首至而主頁之曰果煩老兄再至矣因
梟之無諸市稟之子繼倫皆奔淵中祖本名繼鵬偽封福王即鈞
之良子也既為王城使李昭所弒而至祖遂改元通文性狂狷忠懿之

勳曰悉屏去之威武軍亦弃不用威武軍悉認王之親兵也威武怒
 一日潛取延義於私第而立之延義審知之第二十八也延義即位改元
 永隆移書於隣國曰王軍踊躍於門前群臣呼喚於日下延義在
 為長夜之歎自宗室泊宦宰而不多拒命見誅末年為偽客省使朱
 文進所弑王氏遂城忠認嘗問山僧國祚修短僧曰大王騎馬去忠認
 以丙午得閩至開運丙午歲而國亡其言驗矣延政延義弟義即
 位乃請以建州為威武軍延義不可因授延政為建州鎮安軍節
 度延政乃是更威武鎮後復僭號稱大殷皇帝改元天德延義過
 害閩人有迎延政者會為兵所功不能下使其子幾推至入進拒而
 殺之延政終歸於江南封自在王尋改光山王終鄱陽焉延彬歸之
 子忠懿之備也子主死龍襲其父封為泉州多藝而奢縱日服一巾櫛日易

一汗衫能為詩亦好說佛理醉人禪客詢見多偽一所阻宅中声妓
 將北人皆求妓必圖已形而書其歌詩於圖側題曰才如此貌如此
 以是莫其見初主領兵至泉州舍於開化寺始主延彬於寺之堂既生
 而有白雀一栖於堂中迄延中於方之失其所在凡三十年仍歲豐稔
 每發亦無失墜者人因得之昭質侍郎朝延贈延彬雲州節
 度使及卒後塋雲且山迄今閩人捐之雲臺侍中其詩有九者
 曰兩衙前後訟堂清嫩錦披袍擁鼻行雨後綠苔侵屐迹昏深紅
 杏鎮鶯声因携久醞松醪酒自煮新抽竹笋羹也解為詩也為政
 儂家何以謝宣城人多誦之偽朱進之王氏時為客省使既弑其
 君延義乃稱藩於朝廷行福州年號朝廷授文進福州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封閩國王泉州指揮使委從劾殺文進所署刺史文

進發兵攻之為泉州人所敗連重過及殺文進傳首建州以從子縱昌未
守福州為淮兵所阻指揮使李孺贊乃推僧卓儼明為主卓儼明
本神光寺僧主上方達時自權人情不附乃假立之未幾殺也遂自
立孺贊本名達既自乃表朝廷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福建節度使知
閩國事復求討於朝廷不允遂歸江南編入屬籍賜名義以其
預為皇子之列既而名之使入覲復不命遂為江南所攻告隱於
浙兵救之圖解乃親于浙未幾還本任復謀叛為浙兵所執其弟
孺贊亦如焉妻從劾泉挑林人父韓璋初與董思安張漢思
陳洪進等俱為本州偏將及朱文進篡弒王氏以其將黃紹顯
守泉從劾等因殺紹顯而攻王繼勳以應建州文進等兵攻之
不克及江南寇建州從劾首請江南之命累授從劾檢校太尉中

書泉州清源軍節度使鄧國公十數年間頗亦強盛建隆壬
戌發直死衆立張思漢以洪進師為副之初從劾有泉南之挾洪
進為將與張思漢同列從劾死思漢有其郡且請節制於江
南以洪進為節度副使而頗忌洪進一日設筵將害洪進俄而地震思漢懼
感洪進遂起出他日洪進率子弟徑入衙署取其符印而為廢之洪進因請
命於朝廷授海寧節度使太宗即位乃偕朝覲改授徐州節鎮兼使相封
岐國公終贈中書令謚中順

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公公指數事為非其太祖
惑其官襲視朝言群臣有言太祖悟潛祠因襲方酣寢刺殺之
公曰此起可為世法已溺之過惡其溺而殺之彼可罪使其復有辟女將

不勝其殺矣守道服其清議公在相作久旱喜雨時上句言雷動風
行雷作龍之事斷句云須臾慰心滿三農望却歛神公嘗似無人謂在貞
做出相業也公在北門重陽燕諸僧於後園有詩一聯不嫌老圃秋
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為保晚節難事尤着
力所立入宅入作喜塵詩一聯云危石蓋深窟席隨枝老敬手重玉龍
虎人謂公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為詩用意深非詳味莫
見其旨正見此類也劉御藥好收古畫冊求諸公跋尾數冊上有金書
悉上筆跡三冊公卿多題于後劉多門北宣問出冊登謂不得公教數
事為恨題公觀登之術無他惟逼真而已得真之金者絕得其之
云多首上也不得其多非真即下矣時吾說以觀劉氏之登其可術乎
或安陽蠹叟病中題

特公鑿謂相
上使劉宣問

人謂此術不獨可觀登亦可觀人

物也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均以誠往為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
觀其人如何随分数敬之耳為公待人誠則皆誠但有深以淺濟之
豈可以為小人不待以誠耶皆嘆以為不可及公諒小人言君子猶姪
黨之毒物避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為善善處矣公臨事若慮得是創
定脚做更不移成身敗任他如此方可成務又云狐忠每賴神通相
助幸而多有成其自信如此公言王文正公母弟微不得詞日過
冬至祀家廟列百世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心自外見
酒流滿露不可行懼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後其弟忽感悟後為
善終亦不每言公鎮國相在北門頗妬息三軍公曰御軍自有中道
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自不忍公謂小
人不可求遠也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理知其為小人以

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有非毀但自反己是不是也若是在我而罪在彼焉用計其如何公謂大凡使人為善須就其性上做若性中耶無強之中不能從定則愚米陳下執等不請魏公時為師聞之馳入倉門辟卒約十餘人皆持米前訴公曰米及如此餘人皆退後出懷中米一畧曰某亦請此朝廷置此米一斛約入銀內地不售一百金米分錐陳不售猶不失四銀皆邊自汝扇推命盡戮十卒於前公毅然不動一軍股慄公乎曰循之如不能為者臨事制變乃如此

韓魏公事 一卷

宋趙寅

寅自及第初任黃陂簿遭遇韓公目擊施為皆不可及故寅之所書皆據其實庶以信後世紹聖四年七月日朝議郎判南京國子

監護軍賜緋魚袋趙寅治平中原陵服藥一日崇政殿起居忽疾作在殿下肯服藥公揭簾直入措笏腰間抱英宗言琦文集視公方服藥治中四年正月六七日間內外傳宣皇帝已上宣八日公早朝至簾下問起居慈聖伏声泣矣皇帝夜未已上仙公且訖捲簾左右忽遽只以掌扇遮就西序急避與魚日公求林直至福寧見原陵席地徐揭徐面帛淚泣便出下福寧殿言聖體如常公以黃河屢溺渡人以大印一舡復定乃由是皆入安濟蓋溺者失去童在耳公移鎮相臺寅知德州德平縣植公生日用皮筒附詩一首大字書公拍開甚喜時許茂先知在坐當時拆開稱其雅贍云我扶浮雲開屋家重明親捧麗旋宮試行平日難言際德在群生不報中強擬範摸揮綵筆了無形跡似春工混同今有心前後希闕

功名得始終其一云出處云為盡至誠九州四海仰儀形器同琮璧
荆山玉節固風波砥柱銘身立三朝惟一德方扶七廟更千齡特人不用
焚香祝自是昌辰一壽星熙寧三年秋公自并州移鎮定武慮百
姓遮道相送不能行隔夜宿城北廟下百姓知明日隔城不能送其上
戶各留一小弟子宿於廟門五更見一燈籠出廟門子弟驚為起呼是
了本心也分心二人馬頃啜及明百姓節次勸酒無數時郝質作總管
下馬云你百姓輩休煩貽資政若入相天下蒙福若未入相二年
再來不同如此尔等百姓都勸資政一盞酒衆曰然於是郝質執
盃衆百姓齊斛盪野皆拜放声大哭相送十餘里方肯散去後事聞
虜中無不嘆美次公在長安移鎮相基堂河朔之民喜公之去有自定未
武頭戴香盆到澶州節州婦人女子皆為解衣守候於野外老幼
填因塞澶州水上無以獻芹至浮橋以足距橋脚入皆駭其未嘗
見也

范文正公遺事 一卷

公為人作銘文未嘗受遺後作范忠憲墓其子欲以金帛謝拒之及獻
所以嘗嘗書每公悉不收獨扁道德經戒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宜其
竊為宗惜之母為人得也公在杭州子弟有功有是志東洛陽治第樹
園圃以為逸老之間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之外况吾屋也吾今年
踰六年且無幾乃謀樹地治園顧何待而居乎所志在位高而難退志
退而無事也吾固為得而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主人者莫得常遊而
誰獨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捧觴之餘宜以賙宗族若尊
豈言毋以為慮公之子純仁聚王氏婦將歸或以羅為幃者公聞之
不悅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者敢特

至吾家當火於庭

九河公語錄一卷

宋張敞

公曰近世唯以孝文入士故為政者未聞稽古吾自讀書未知教化必有本聖賢必有立學求之于今不倦彷彿而已公曰見事有三難能難見一也而欲行二也當行必果三也公謂敞曰子還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事公未着事前為陽主生也通變由之着事後為陰主刑也刑賞正名不可改也公曰事君者庶不言貧勤不言苦不言已功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

公誨敞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猶水也不流則腐若凡百不用智臨大事之際能寧有智乎民間訛言云有白頭老翁夜後食人男女即縣境至首路無行人公乃知西浦寺丞阮昌齡白近訛言惑衆

汝婦縣中訪市肆其斯人為鄰里事者必大言其事指但證改未明白果得之送土州遂僂於市即日帖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訛之興冷氣之妖則有妖形訛則有聲正訛之術在乎誠斷不在乎厭勝轉運首重節好舉時才之士公勸之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庶慎知耻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莫奉奔競者能由事娟論求人知己若奉之必能務力好利累及奉官不少矣其人既解奔競何可浪奉他公曰為政之道府吏曰治本也庶明白治末也未若識見無私奉古之言治公曰大凡事先題箇明心看過與不及良由明心不定公視事多暇召奕棋手談着伴交勝負公臨局視之曰此着何也奕者曰棋貴洗則制其動又問此着何也曰碁貴捨則得其利公曰棋手有簡易之易之道焉有變通之道焉取捨之道焉吾故得之矣改

若瘡既瘳請詢公曰予於病中會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慎之靜之自愈公誨改曰子異為改其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安民而樂業夫行此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然則民退避必從者公言未及第時至鄭州有一山人氣兒甚古同宿里中與之語皆臺外事不言姓氏自稱神和子而已見質明為別語吾曰異日當會于西州吾稍異之作曰患痘瘡瘡未痊蒙聖恩差入內侍省高班羅質到川鄉撫問治郡不易痘瘡瘡否感君父至恩遂於童具觀設醮乞保殘軀畢服報國是夕吾坐寢中夢昔日神和子謂曰頭上瘡公勿疑不是死病及覺語與道士王文正云曾否得鄭韶處士贈神和子歌素而聞之益異其事乃建大閣上下十四間號曰先遊閣

吾曰神仙既便於西遊士庶不妨於登覽見其歌先在觀內五靈院刻石存焉公在蜀曰執一幅書上題云願十年後開授與希白吳中祥符六年八月一日公薨於陳州哀至蜀為之罷市希白為公設一齋時處陳陵公率群僚行慰奠之禮食訖希白告陵公曰常書赴關日什希白一幅書上題願十年後開今百十年後公許親拆其封乃是平崖公真載隱士帽褙袍縮帶其旁題云依此樣寫與仙遊閣上燕自作云平則遠衆崖不利物平崖之明聊以表德徒勞丹青繪寫凡質欲明此心罪之無數至今川民皆畫此像家俱事焉說郭卷第六十四

說郭卷第六十五

羯鼓錄一卷全

南唐韓卓教文州刺史

羯鼓出外夷樂以戎羯之鼓其音主太簇云龜茲部高昌部疏勒天竺部皆用之次在都曇鼓答臘鼓之下

都曇鼓似帶鼓小即指鼓吞臘也

雞棲鼓之上跡如漆

吾曰神仙既便於西遊士庶不妨於登覽見其歌先在觀內五靈院刻石存
馬公在蜀曰執一幅書上題云願十年後開授與希白吳中祥符六年八月一
日公薨於陳州哀至蜀為之罷市希白為公設一齋時處陳陵公率
群僚行慰奠之禮食訖希白告陵公曰常書赴關日什希白一幅書上題
願十年後開今百十年後公許親拆其封乃是平崖公真載德士帽褙袍
縮帶其旁題云依此樣寫與仙遊閣上燕自作云平則造衆崖不利物
平崖之明聊以表德徒勞丹青繪寫凡質欲明此心罪之無數至今川
民皆畫此像家俱事焉說郭卷第六十四

說郭卷第六十五

羯鼓錄一卷全

南唐韓卓教文州刺史

羯鼓出外夷樂以戎羯之鼓其音主太簇云龜茲部高昌部疏勒天竺部
皆用之次在都曇鼓答臘鼓之下

都曇鼓似帶鼓小
即指鼓吞臘也

雞棲鼓之上跡如漆

桐山琴木為之有小斧床承之擊用兩杖其聲焦殺鳴烈尤匪從曲急
破戟杖連碎之聲又宜高樓晚景明月清風破空透空時異衆樂杖
用黃攄木枸骨花攄木枸骨花攄等木須至乾若無濕氣而後平賦
乾則發越雜音亮取戟鳥健奉捲用鋼鉄常精鍊捲當至勻若不
勻則應候高下搗挾不得節鼓面緩結若琴徽之魁病諸曲調如太
簇曲色俱騰乞娑娑耀日光等九十二曲名玄宗所製其餘蔽羽調
曲皆與胡部同故不載上洞曉音律由之天縱凡是絲管必造其妙若製
作調曲皆與胡部隨意即賦不立章度取適短長應指散音凡
中點拍至於清濁濯變轉律呂呼召君臣事物相制未使雖古之變
臚不能過也尤受鞀鼓五箇云八音之制就不可無也玉笛之說見
天竺故事嘗二月
初誥且中櫛方畢時當宿雨初晴景氣明麗小殿花亭內柳杏將

吐觀而嘆曰對此景物豈得不興他判斷之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
上旋命之臨軒縱擊曲名春光好白制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折上指而笑謂
嬪御曰此事不喚我作天公子嬪侍官皆呼萬物及製秋風高製秋空
迴徵織羅不起則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隨下作隊其不興絕妙入神例
皆如此汝南王寧進王長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玄宗特鍾愛焉自
傳受之入以其聰敏慧妙連音旨每隨將幸頃刻不捨常帶珠絹
幘袖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朶置於帽上宜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
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本色所謂定頭
須唯在不動處上大嘉賜進金器一厨因誇曰真花
妓孟建
小字姿質明廣肥髮光細非人間人必神仙謫降也寧王謙謝時
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在過慮阿爾自是相師上於之親帝
自稱此字夫帝王三相
須有英邁特越之氣不然有深沉化育之後一作若花妓但瑞秀通

脾

遍人悉無此相固不有猜也而有奉之止淹雅宮更得公卿聞令譽耳
 寧王又笑曰若如此臣乃輸之上曰若此一條阿瞞亦輸大奇矣寧王笑之上笑
 曰阿瞞為驍處多大奇亦不過焉挹衆皆歛賀 上性後邁酷不好琴會
 听琴正美未及畢叱琴者曰待詔出去待詔一鄉謂內庭作官曰速召花妓
 將羯鼓未為我解穢黃者綽亦知音上嘗使人召之不時至上怒絡繹
 遣使尋捕綽既至及殿側閣上理鼓固止謂者不令報俄頃上又問侍官
 奴未未綽曰有親後改奏一曲終三數十聲綽即走入上問何處去未綽
 曰有親故遠適送至却外上頌之鼓畢上謂也賴遲我向未時至必搗焉
 失方思之長入供奉已五十餘日暫一日出外不可不放他東西過往綽拜
 謝訖內官有偶語而笑者上詰之具言綽守至咱鼓聲候時以人上問焉
 綽語其方怒及解怒之際皆無少差上奇之從厲聲謂曰我心伴骨下
 事安有官奴聞鼓能料之耶今且為我何如綽走下階面北鞠躬大聲
 奉教故豎金雞上大笑而止床開府雖耿介不群亦深好音樂尤善羯鼓
樂部行王詢云南山起雲始承恩顧興上論鼓事曰青州石木即是魯山花甃
北山起雨者即開府所謂也然水碧上掌下須有負鼓背之聲據此乃是漢震一作第二鼓也三且踪
 用石朱花蕊瓦因腰鼓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此即羯鼓之能也山峯
 取不動雨點取碎急心即上與開府兼喜言兩鼓也而羯鼓偏好以其比
 漢震稍雅細焉開府之家悉傳之東守留都鄭井即祖母開府
 之語全尊言里鄭氏弟有小樓即宋夫人習鼓之所也開府孫流亦工
 之并有音律之季貞元中進樂書三卷德宗覽而喜焉又知是開府
 之孫遂召對坐賜與音樂喜甚數日又召宣徽張樂使觀焉曰有外候
 乖濫率可言之沈曰容臣與樂官參議商確具狀條奏上使宣徽教

沈音衍

族

坊與樂議數日二使奏樂工多言沈曾不解聲律不審節拍燕有贖疾不可議樂上頗異之又召宣徽使對曰臣年老多病耳實失聰建於聲律不並無業上又使作樂曲罷問其得失承稟舒遲眾工多笑之沈顧笑者忽怒作色奏曰曲妙作其間有不可者上驚為問之即指一琵琶主此人大逆我忍無即抵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鬼已遊墟墓不可更合供奉上乃驚為駭令主者偕人祭之旋而琵琶者為固執事告許稱大七前其父自縊不可端由即令按鞠遂伏其罪笙者乃直受恐不食旬日而卒上益加知遇西賜章綬累召對每令察樂工見沈心志惴懼也多負息不敢正視沈懼羅禍辭病而退嗣曹王臯有恐思精於器用為荆南節度使有羈縻士人懷二卷欲求通謁先啓宦府中觀者請之曰豈足止之耶吉曰但啓之尚書當解矣及臯

見捲捧而嘆曰不意今日獲逢至寶指其銅均之狀賓位唯唯或從非之白半曰諸公必未信命取金律自選其極平者遂重二捲作律心以油注之捲中滿而油不浸滿蓋相契無際也白半又曰此必開天中室中供御捲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答曰某先人在黔中得於高力士家東方深伏賓府又潛問客宜償幾何客曰不過三五百緡及遺射帛器四其宜果稱焉廣得中蜀客前双流縣丞李琬者亦能之詞集長安隴居務本里夜聞羯鼓聲頗妙於月下步舞至小定門極卑隘叩門請謁謂鼓工曰君所擊者豈非即婆娑色雞乎一本即婆娑雞至精能而無尾何也上大異之曰君固之音者此事無人知其太常二人也祖父傳此藝尤能此由近張通儒入長安其家事流散父沒河西此曲遂絕今但按旧譜數本尋之景無結尾聲故夜求之琬曰曲下意盡則曲盡又何索

尾馬工曰柰声不尽何琬曰可言矣夫曲則不盡者須以他曲解之可
盡其声也夫即波女色雞當用掘柘杖急變解之工如所教果相諧
声意皆尽工泣而謝之即上言於寺卿奏為主簿後累轉至太常寺
少卿宗正卿宰相杜鴻漸亦能之永泰中為山川副元帥西川節度
使至城都有削枝者在蜀以二段枝獻鴻漸得之示於衆曰此九物也
當衣食下收貯時矣匠曰某於春溝中養者十年及出蜀至荆
州西界望嘉陵驛入溪川矣自屬南未始飾嘉陵江有山有景
致其夜月色又佳乃與從事楊炎杜亞輩登驛樓望江月行觴
燕話曰今日出艰危脫猜迫外則不辱命於朝廷內則免中禍於
微質皆諸賢之力也既保此安步又暇此殊景安得不自賀乎遂
命家僮平鼓與拍笛以前所得杖酣奏數曲四作西山猿鳥皆驚
飛鳴噉從事悉異日昔變之繫附百獸舞庭此豈遠耶鴻漸曰若
某於此稍曾致切尚木臻妙有能及此說此至聖御天賢臣考樂飛
走之類寧有不感因言比有別墅近華閣每遇風雨晴朗時或登
閣奏此初見群羊牧於山下勿數頭換獨不已某不謂以鼓然也止
群羊亦止某復鼓羊亦然遂以疾徐高下而節之無不應之而變
施有二大自其走而吠之群側逐声俯仰若有所听少選即復頓搖尾
亦從而變態是知率舞固不難矣後乃不敢為之近士林中無習之者
雞僕射歸卓喜亦不甚屑焉為鄂州節度使間問於黃鶴樓一
月兩習而已會昌元年卓因而陽洛全數陪則賓客白沙傳宴遊
白有家僕多用佐酒卓因談往前三教事二分亦應和之謂卓曰
若吾有所談宜為之謂不可令湮沒也時而未錄及陝府盧尚書任阿

南尹又語之因遣為記則粗為編此尚未脫葦葉至東陽自曝書見之乃詳列而竟焉雖不足資編者之傳聞亦可助寶筵之談話屬之好事如或留傳前錄大中二年所署四年春東陽罷免旋自海南路由廣陵雀司空為鎮司空遇合素享留至旬翔取獻之通蒙獎飾因曰沈況所集之中親友人知音之異事非止於此也常為大常丞每言諸懸鐘磬亡墜至多補亡者又驛律呂一日於光定寺律漏貞元中猶有待漏院朝士多立城門街中或並坊人家光澤是也聞塔上風鈴聲傾耳久之朝迴復止寺舍閻僧曰上人塔上鐸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其間一是古製某請登塔循金紫鎖歷叩以辨之可乎僧初後許乃叩而辨焉守衆則焉往無風自搖洋洋有聞此非況日是耳必因祠祭可本懸鐘而應也因求摘取而現之曰此活沈之編鍾耳請且獨繳於僧建歸太常

令工樂與僧情同約其時彼叩樂懸此果應之遂購而獲焉又僧送客出通化門路逢變之運乘駐馬俄頃忽揖客隨乘至左藏認一鈴言亦編鍾也他人但覺鈴鑄獨工不手運者將莫知其餘及配懸者形皆合其度異乎此亦識微在金奏者刻其跋錄則寢差矣以大君子之傳又精美我入神豈忽而不載遂付之于未編跋錄諸言曲

太簇宮

- | | | | | | |
|------|------|------|------|-----|-----|
| 色俱騰 | 乞波女 | 耀克日光 | 大勿 | 大通 | 舞山香 |
| 羅利牛羅 | 蘇莫頹耶 | 俱倫僕 | 阿箇盤陀 | 蘇合香 | |
| 藏鈞樂 | 春光好 | 無首羅 | 鶴嶺盤 | | |
| 疎勒女 | 要殺盞 | 通天樂 | 萬樂 | | |
| 景雲 | 紫雲 | 承天雲 | 順天樂 | | |

奈族同

蘇羅

捺利梵

大借席

印婆色雞

堂堂

君王威神武

赫居之明

半社梁

大餘樂背天 大沙野娑

破陣樂

黃總踏

放鷹樂

英雄樂

思婦

憶心院

西樓送落月

掃霜風

九城樂

傾杯樂

百歲老書

還城樂

打毬樂

飲酒樂

舞厥麼賦

太平樂

太醮樂

大宝樂

聖明樂

婆羅門

前和那

萬歲樂

秋風高

回婆樂

夜半擊

兵香山

優婆師

匝天樂

禪曲

渡磧破虜迴 五更轉

黃鸞嘯

大定樂

越殿

須娑

鉢羅背

大秋鹽

粟特

實厥盟

踏歸長

太簇角

大蘇賴耶

大春楊柳

大東祇羅

大即羅耶

即渠沙魚

大達麼耶

俱倫毗

悉利都

移都師

阿鷓鷯鳥歌飛仙

涼下采桑

西河師子三臺

無石州

破勃律 已上曲名 玄宗御製

微明調与胡部同不載

諸佛調曲

御製三無副曲

九仙道曲

盧舍那仙曲

四天王

子間燒香寶頭伽

失破羅薛見祚

半闍麼奴

菩薩阿羅地哩

阿弥陀大師曲

草堂富羅二曲 食曲

阿彌羅中生曲

雲君曲

九色鹿

無量壽

真安曲

雲星曲

羅利兒

芥老鷄

多羅頭尼磨
呵鉢婆娑

阿尼陀

散花

大燃燈

悉馱低

大統

蔓度大利香積僧箇及婆羅樹佛帝利

龜茲大武

觀音世

居麼尼

真陀利

大典

永寧賢香

恒陀沙

江盤無始

具作

悉伽牟尼

大承

毗沙門

渴農之文德

菩薩緹利陀

聖主興

地婆授羅伽

開顏祿

卷宋周文起試秘書省授書郎有薦不死藥於

刑王射士有取而食之王欲殺射士曰臣謂不死藥而不食之今殺

臣是殺人藥王乃笑而赦之矣出韓劉道真自志于船朝女子曰向

不調機而弄杼而抹道女子意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此道

真又嘗素共人食有姬青衣將二子行道真朝曰青羊將二羔姬

應聲曰兩猪同一槽出身王記京邑有士人婦大妬於夫小則罵言夫

則善打嘗以長繩繫脚且與使牽舡夫密乞巫姬為計因婦眼士

入入廁以繩繫羊士人沿牆避婦人竟牽繩而羊至天驚召問巫姬

巫姬曰娘子積惡先人恠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克己改悔乃可祈

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深自咎悔誓不復妬姬令婦七日清齋全家

大小悉避於水中祭鬼神師咒羊還復本形士人徐還婦見夫問曰多

日作羊不乃宰苦曰妾曰耶猶噫散草不羨腹中痛婦人愈哀自

此不復妬矣出如真記晏嬰會使楚王聞其知辨欲折之及相見王

密使縛二囚於殿前而過曰此何人也左右曰齊人也王曰有何罪對曰

生為盜王乃顧謂晏子曰齊人好為盜乎晏子曰願聞大王摘生江南
江北為椒水土異也非也以人在齊不為盜今在楚乃為之將知土俗
使之然也王及左右皆大慙莫有對者出晏子春秋鄭人有獲賣者先

自度其足而置之坐其至市操之也得履乃曰吾忘度乃悉乃歸取之
反市罷不得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出韓子秦二世欲漆

城優旋乃苦曰幾諫也漆城平蕩冠來不得上良為漆耳顧恐階
下難為嘗屋二世笑而出史記善語集一卷 宋號天和子

三國時先主蜀嚴酒禁凡有釀酒者皆殺一日顧雍侍先主登樓見
一少年與婦人同行白先主彼時行女奴向不執之先主曰何以知之
曰彼有淫具何故不知先主悟其詰大笑乃緩酒禁

東晉時大犯少微是時處士戴逵自謂當之遠有憂色人之隱者謝

敷卒是人議之曰戴處士所謂求死不得死也梁元帝一目眇為

湘東王時嘗登宮樓以望其傳臣也今日所謂帝子降兮比諸

帝疑其戲之曰谷鄉道日眇考愁予耶晉庾純之父嘗為五市

賈充之先嘗為馬廐會充置酒而純未至充曰君行常在人先今何

忽後純曰會有少市井事未了是以後耳晉劉伶好酒人或喻釀

具先朽明酒非保生之具答曰君不見肉得酒而更久耶

元和中大宮有婚於中表者也法溱洧之譏反夜深女家索詩僧者

張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坐者有李成應去答曰

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久之方悟大笑南唐魏明好吟詩動即數十言

而氣格卑下嘗袖以謁韓熙載熙載洋辭以目暗且置几上明曰然則

某自誦之可乎曰適耳忽贖明慙而去南唐馮寧嘗對諸老言及

元宗賜賀知章鏡湖事因曰他日帝賜後湖足矣鉉答曰王上尊賢下士豈愛一湖乎知者賀知章爾謚大慙

觀時祿二卷

世之所神者所以有靈可矣以禍福於唐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精神所禱牲土無恠祀亦至矣然人會福於人未嘗禍於人；未知之也何以言之夫世之興衰人之窮達皆有命也且漢宗之聞宋門之際有不得禱於神者歟而吳祀闢東虜寇江上仲尼之聖賈生之賢有不敬於神者歟而見逐於魯不漢故知神不能禍福於人也若能禍福於人王莽將僭而何不殺之董卓之亂而何不戮之堯舜將死而何不生之桀紂欲生而何不死之柳下惠之屈而何不伸之董仲舒之出而何止之是言神之於人也世之將興則福於人世之將亂則禍於人神之道

與時升降焉昔蔣子文符壁是晉之未亡也及劉裕之取晉室豈無蔣子文乎是晉之未亡也子闕不能救則知人之懂；然禱於神亡也夫神聰明正直宜其饗之而人不見其吐之謂之饗；矣然則爲人所神乎神自神也

觀神治陽有捧游八九筲之者教會然一舍之外冠接纒續或之不得者余嘗請之曰尔有道乎吾不知他道焉九則有道也曰其道何若曰游非常之游也

盖謂赤垣尔剪系以操之文杆之畚之就器以圓之趨日以晞之若是個澤而潤個

而堅發之則不邪中之則不遺或拒尋擊垣或片時濡流且不壞雖今日之質無以過也

由是舍乎事之不給於售也

於載業九之道而然豈為道之道不然且九者道之體也

垣者道之本也

泉者道之志也梓者道之練也

器者道之運也日者就有道而正之也

本者終有練者運而正而體之夫何道之不成歟若發以人弓矢
所中豈惟鵠鵠乎必使四海無惡鳥萬國無驚獸烝民絕搏噬
之患也

其所起趨市者從冠接轡續哉人咸知善九不知善道咸
之御

凡不知御道孰能體道者幸觀乎九觀道言者何言乃心之吏也
心不能言使吏道之也既吏於心則心於生矣心所安則言之心所苦
則言之而日帝其好事句於悅吏乃詭發得不賊於主而危其身
邪既賊於主則吏非我德既危於身則吏非我吏日牽於日句於
事非生之使然吏何為哉曰非也汝不為予襟而不宣緘而不揚耶
然若不謂則則何無孰能致乎充舜觀言

人有得玉器可容一畝即光彩激射內外相映若夫雕琢精巧則殆
非人功也其人重而愛之寶而惜之畫則止之座席則憐之枕每子
弟恭待必擇長尊者主之僮僕護衛必令恭謹者近之然所立之子
弟望之則流汗所近之僮僕仰之則屏息何哉懼失尊者託付
之旨也由是器傳之五子矣夫宜位者神器傳之五子也於玉器

多矣其容豈一爵光彩激射非肯外相映也若能重而愛之
寶而惜之書則思之於座席則識之於枕主之於長厚之念近之
於恭謹之僕復令望之流汗仰之屏息其為久也豈止傳五代乎
若乃狎而玩之同之瓦石碎於地其可後修乎人或知以玉為器
而重之不知以天下為器而重之也觀器

富人以香薰之身矣或看於衣中每步於庭出於櫺則下風數里
之內若有蘭蕙之味比語其名氏則終始僅息且時不時為然天下
知薰香者多矣曾不知以道薰其身也哀哉夫道為之香也豈
止聞數里乎昔子在魏而秦聞之駭幾在晉而鄭聞之季良在隨
而楚聞之季豐在洛而吳聞之張耳在梁而秦聞之衛青在漢而淮
南聞之孔明在蜀而洛下聞之虞舜在野而天子聞之宣尼在魯

而天下聞之道之香也至矣何不去其香而薰其道苟能薰之吾
見治天下如示諸掌不獨於身而百聞於世也觀言

貧家之女無以為鏡每以瓦瓶之止水而鏡之既鏡之而竊隣之富
女退而泣曰妾不如富女乎而常鏡於世也尋而富女以其家僕
奔視卒醜之而貧女為憐納幣焉以婦夫鏡者整其貌也非
能整其心也苟能整其心雖鏡於水何損焉若不整其心金玉為鏡
適足海其淫洗耳且唐虞氏之子朱均帝王之後也豈無師傅以
教之而不能嗣其先猶裕之窮賤也天下知之矣卒有四海故曰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亦鏡之謂也觀鏡

垣之為用所以限牛馬之奔逸禦房屋之暴露有家者而時修之
無俾隙壞其修之也必檢美土以聚之命堅碎以實之絕其沙壤

去其瓦石欲其垣堅且久也復蓋葺之以拒風雨則善之善也夫如是雖倉箱不肩盜賊無得窺者乃崩而不補內外間則見夫家之好女入得運其籌故曰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美百富之富且為天下豈非家乎樹之藩屏者豈非垣為天下之垣若為不堅乎若何不時修而堅則人主高枕云其擊柝豫參堅之道若何宋檀道濟齊解律明月則其人也今天下豈無道濟明月哉蓋求之道明月多矣觀垣

客曰吾生年六十矣未嘗一日之暇而心也晝勞於事而形從之夜勞於夢而魂從之形魂俱勞而莫之已縱去刊損嗜令原忌奪而心常斲然將之能終也形暇而心不暇心暇而事不暇豈勞生方止此哉謂之曰非獨尔不暇也雖聖王賢士不暇也日月鬼神皆不暇也何以言之天則運

行地則發告月盈晏不停鬼神則禍福是營天地日月人故知之矣夫鬼神則莫見不暇也且有國者則亂以亡之彼將弃之致敗以售之一飲一啄一動一息神莫知之誰知為神矣而勞若此豈吾所以求順也且吾所以不暇也神以勞於中矣神既勞於中而欲或靜於外得乎然則尔壽若無尔形若枯雖小欲神之勞而神小亦尔而不勞也觀暇

臨漢隱居詩話

卷

宋魏奉道輔

竹有黑點謂之斑竹非也湘中斑竹方生時每點上有苔錢封之其國土人斫竹浸水中用穰洗出苔錢則紫暈爛斑可愛此斑竹也韓愈曰剥苔吊斑竹角黍醢沉家是也李肇國史補載韓愈遊華山窮極幽險心悸日不能不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到華陰令

計百聚之才能下沈顏作聲者以為肇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余
觀退之贈張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倚岩睨海浪引神拂
天星磴蘇誕跨鴻梯颺颺伶俜晦枉已作指垂戒仍鐫銘則知肇
記為信然沈顏為妄使也

班固云春秋五傳謂左丘明公穀梁鄒氏夾氏又云鄒氏無香夾氏未
有書而韓愈贈盧仝詩云春秋五傳未高閣獨掩常編究終始不
知此二傳果何等書也

常恂集劉禹錫之言為嘉語錄載劉帝夷詩云年歲花
相似歲年人不同希夷之舅宋之問愛此句欲奪之希夷不與
之問忿怒以土囊壓希夷世謂之問木節斃死乃劉生之報也吾觀之問
集中儘有好處而希夷之句殊無可采不知何至壓殺乃奪之也

梅堯臣贈朝集院隣君詩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伶銜亦
喜李少保卜隣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此句猶濶遠也

唐人詠馬嵬之事多矣昔所稱者劉禹錫曰官軍誅佞賊天子捨妖
妃群吏伏門屏人牽帝衣依回轉百美風日自無輝白居易曰六軍不
發無柰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安祿山能使官軍誅佞賊
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意豈不曉文章体裁而造語拙蠢已
失臣不事君之礼也老杜則不然其北征詩曰惟昔艱難初事與前世
別不聞夏殷衰中自知稷卨姐方見明皇監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
妃子死官軍何預焉唐關吏載鄭畋馬渾詩

美而詞勿凡下此無狀不足道也

寇萊公七月十四日生魏野詩云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李文定

公迪八月十五日生於黠作中秋詩以獻樓僅百間言旨以明况夫定
其中句有瞻輝吐有育方種我公蟠屈為心由月老桂根株撼不
折我公得此為清節孤輪碾空。圓我公得此為機權餘光燭
物無洪細我公得此為經濟終篇大率皆如此雖造語麗淺亦豪
爽也然少以歌行自負石介贈三豪詩謂之歌豪以配石曼卿歐陽永
升晚節縱酒落魏文章尤為狂鄙熙寧末以特奏名得同出身一命
得臨江軍斷塗縣尉年七十卒

楊億劉筠作詩務積故實而語意輕賤上特慕之號西崑體識者
病之詩思蹈襲古人之意筆亦有襲而愈心至古出於己者蓋思之愈
精造語愈深也魏人張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世韓愈則曰韶華
不滿眼咎責塞兩儀帛古戰揚文其存其沒家莫問知人
或有言將信將疑娟心自夢寐見之陳陶則云可憐武定河邊
骨猶是春閨夢裡人蓋愈上於前也

鼓槌歌

續齋諧記一卷

梁美均

桓玄篡位後朱雀門中忽心見兩小兒通体知墨相和作籠歌路
近小兒從而和之數十人歌云范籠目繩縛腰車無軸倚孤木声甚
哀听者忘歸日既夕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双漆鼓槌史云積
又比常失之而後得之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倚孤木植
字也荆州斬玄首用敗籠固包之又繩束縛其屍着江中悉如
所歌焉

石磨

吳興故彰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根直樹一石可百餘丈至青而
圓如南間屋大四面斗絕仰之干雲外無登陟之理其上覆有盤

石圓如車蓋 轉如磨青若風而土人號為石磨轉駛則年豐蓬
則歲歉候之無失

眼明袋

弘農鄧紹嘗八月旦見華山采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盛栢葉
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用此何為荅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
便失所在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像也

曲水

晉武帝問尚書郎掣仲治三月三日曲水其意何如荅曰漢
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三日生三女至三日俱死一村以為怪乃相
携至水濱洗扶因流水以濫觴曲水之意蓋自此矣帝曰若如所
談非佳事也尚書郎東晉進日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乞其始
昔周公越洛邑因流水汎泥酒於送詩云羽觴波流之秦昭王三
月三日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劍曰今君制有
西夏乃秦霸諸侯乃因立此為曲水以深相緣皆為盛事帝曰
善錫金五十斤遂仲治為城陽令

采異記 一卷

宋汴

伏龜山

鉄銘

江南保大中秋八月伏龜山記得石函長二尺濶八寸中有鉄銘文云
梁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莖室於是銘皆有引曰寶公嘗為此偈大
書於本校之上以中自幕人或欲諸者讀畢覆之當時名臣白陸
德王筠姚容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其意荅云事在五百年後
非今也至辛日乃鑄偈周葬之以志其事銘曰莫問江南事江
南自有憑乘鷄登寶位踰文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乘夜
灯東隣家道缺隨虎過明微其字皆小篆體勢完具無脫落
處當日二徐韓張之徒亦不能解其意至李氏國亡好事者稍

尋見其意蓋應在江浙也後主丁固生又以辛酉年即偽位是
乘鷄登寶位之驗至甲戌年國破是躡犬出金陵之應特曹翰
按甲於城南是子建司南位之應潘太師美統兵於城北是安
仁東夜灯之應後二句亦未見其旨至戊寅年淮海王奉錢國
氏入觀方驗其東隣之應俗諺云家道開者是無錢也所謂隨
虎者蓋戊寅年矣又淮海王小字虎子

高氏專江陵自乾祐中於山庭後鑿大池為遊嬉之所掘地丈餘得
一石匣長丈餘濶數寸扁鑄甚固主者不敢啓乎之其事以敵
高氏大人之乃屏去左右惟與親僚屬三五人焚香而啓之匣中惟合
篆銘一首云此乃去龍即啟於是祕至至太祖龍飛改號建隆高
氏亡國

銘記

廬山康王觀道士李谷神言沈彬即中袁州宜陽人即谷神鄉里之
隣也趙上高邀嘗謂簪組為桎身其狀卒年自下壘地子孫不敢
遺既兆穴之下至七寸尺間得方寸數斤既啓之下隧有道漸次闢之乃
造成石墓一所其中高九尺前後一丈二寸濶與高等靈座前有青
石蓮花臺三樹上有石青蓮花灯碗三枝皆覆之後刊數樹如前者
其鏤錄之二妙絕於世靈席中又得青石銘記一片朱字篆若方體
云開成二年開雖開不葬埋漆燭猶未點當待沈彬未就壘之

神異記 二卷

漢東方朔撰

張華注

東王公

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長一丈頭髮皓白人形鳥面而
虎尾載一黑熊左右顧望恒與一玉女投世千二百矯九尾設

不山矯者天為之醫噓上醫下僮言用以噓之然笑也矯者天為出家說誤有不接

樸父

者言先天為之笑言笑者天口流大略。今天下

東南隅上大荒之中有樸父為夫妻並立其高千里腰圍自輔自輔亦千里

天初立時使其夫妻導開百川懶不用力誦之恒立東南男露其

杜女張其牝牝北氣任妙人不畏寒暑不飲不食唯飲露讀黃

河清當復使其夫妻導護百川古者初立此人開導河海或深或

淺或隘或塞故禹更治使其水不壅天責其夫妻倚而立之苦黃

清者則河海絕流水自清矣東方有人焉男皆朱衣縞帶冠

女皆朱衣男女便轉百愛恒分坐而不相犯相譽而不相毀見人

有患救死救之名曰善俗云一名敬 俗云一名美 俗云不亡女言喑然

常笑倉卒見之如知俗云善、二如 知此之謂也

天廓 東南方有人為行天下身長七尺腰圍如其長頸戴鷄父其頭

髮頰朱衣縞帶以惡蛇繞頰瓦合於頭不飲不食朝吞鬼惡三千

暮吞三百但吞不咋此人以鬼為飲以露為漿名曰天廓俗云一名食

邪道師三吞邪見一名赤黃父今世謂有黃書一父見

西方大荒中有獸焉其壯如羗人面能言嘗欺人言東而西言可而否言

而善言踈而密言遠而近言皆反也名曰誕俗曰一名欺一名戲 俗曰

其俗美食之可以已不直不直之人多詐偽也食此肉則直情見矣

西南大荒中有人言長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

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水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識土

地上人民所道知百穀可食草木鹹苦名曰聖俗曰一名哲 俗曰一名無

不達凡人見而拜之神令人智此人為天下聖人也

號食餐

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頭上戴采貪惡如狼好自積財不食人強

玉人

散者奪老弱者畏群而擊卑名曰號養養春秋言號養養者縉雲氏之不才子也一名貪淋一名強奪一名凌弱此皆國人如此也

渾沌

崑崙西有獸焉其狀如犬尾長四尺似熊而無爪有兩目而行不目見有兩耳而有不聞有腹而無五臟有腰而短食經遇人有善行而無抵觸之凶惡而住依憑之天使其然名為渾沌春秋云帝鴻氏不才子也一名無腹一名無目一名無耳俗曰一名無心空居無為嘗啖其尾回轉仰天而笑

西方深山中有一焉身長尺餘祖父捕蝦蟊性不畏又見止宿暮依其

火以炙蝦蟊何人不在而盜人盜必食蝦蟊曰山臊其音自叫人嘗以行着火中爆而臊皆驚憚犯之令人寒熱此雖人形魂變征然亦鬼魅之類今所在山中皆有之玄黃經曰臊体捕蝦蟊雖為鬼例亦人体貌也

共工

西北荒中有人焉人面朱髮蛇身入手而無足名曰共工書曰流共工於幽州此裔也而此言西北方相近也皆四裔之族耳此人食五穀貪獸貪鬼思頑愚心此名共工亦國名也貪惡愚頑舜流於此

河伯使者

西海水上有人焉乘白虎朱鬚白衣玄冠從于童子馳馬西海水上如飛如風名曰河伯使者或時上岸馬跡有及水至其所處知國南則水汚泥暮則還河府河泊府也西海之府洛水深淵也此雖人形固是鬼神也

鵠國 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為人自然有禮好經綸拜跪其

人皆壽三百歲其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惟長海鵠過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在鵠一飛千里陳章與桓公論所小人也

鵬兜

南方有人面鳥喙而有翼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魚有翼不足
以飛一名鵬兜本名放鵬兜於崇山一名驩兜為人很惡不畏風雨不
畏禽獸犯死乃休耳驩兜頭二國也

魁

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行走如風名魁所見之國大旱俗名旱魁
一名輅之善行市朝中遇之投着廁中乃死旱灾消書曰旱魁為雷或
曰生捕得殺之禍去福來

香譜一卷

唐無名氏

龍腦香出波律國樹高八九丈大可七尺圍葉圓而背白其有肥瘦形

似松柏作杉木氣謂之龍腦香得脂謂之波律膏子似荳蔻淨白
雪花者善如麥麩者不佳合黑糯相思子貯之則不耗仍分生熟之
異稱生龍腦則上之所載也其絕妙者謂之梅花腦子有以飛結成塊
謂之熟龍腦氣味差薄焉波律一作被律

麝香食柏葉及蛇米者多以子真香分揉作三四子丸取血護膏以餘
物或有夏食蟲多出寒香滿入春患急痛自以脚剝之出入有得之者
勝人間却菜帝麝非但香亦辟惡以貞香一子着頸間枕之辟惡及
尸辟鬼氣今或傳有水麝其香尤為佳美

沉水香出天竺二國為青桂鷄骨煎香同是一樹葉似橘經冬不
凋夏生攸白而圓細秋結實如檳榔色紫似棋而味辛樹皮青色木似
檉柳重實黑色沉水香是今復有色黃而沉水香謂之蠟沉丁相

香天傳曰香之類有四曰沉曰芘曰生結曰黃熟其謂類也名有十三
沉香得其八焉曰烏文格土人以木為格謂如鳥文木也曰黃欖
曰牛眼牛角曰牛蹄曰鷄頭曰雞眼曰雞骨皆焉沉香也白檀香出
崑崙國又有紫檀人磨以除風腫雖不生於中華人間遍有之
蘇合香生中壘以谷裕傳是獅子嶺外國說不然今皆從西域來
真者紫赤色極堅實芬香重如石燒之灰白者佳主辟邪瘴安息
香出西國陽雜俎曰出波斯國其樹呼為辟邪樹葉有三角終冬
不凋二月有黃花心微碧不結實刻皮膠如錫名安息也

鬱金名生大秦國其香十二葉

雞舌香生崑崙及交廣已南樹有雌雄皮葉並似栗其花如梅結
實如棗雌樹也不入香用無子而花雄樹也

薰陸香出天竺及耶那似風松脂黃色自天竺者多白耶那者多綠
簪糠香生晉安岑州及廣文難得真正香

丁香生廣州樹高餘丈葉似櫟而花圓細色黃子如釘長四五分紫
色有麓大者長寸許俗呼為母丁香擊之則順理而拆

波浮香即波律膏也見龍腦門

乳香廣至雲南海波斯國松樹枝有紫赤如櫻桃者名乳香蓋
薰陸之類也今已通明者為勝首曰滴乳其次曰棟香又其次曰瓶香
雞骨香亦沉水香同樹以其枯燥輕浮故名之也

青桂香即沉水香黑班者也

水香一名密香從外國舶上未葉似暑預而根大花紫色如雞骨如
准之粘齒者良又有一種謂之青木香亦云雲南香

降真香出爰廣舶上如香其蘇坊水燃之初不甚香得諸香和之則美
艾納香似細艾又有樹松皮綠衣亦名艾納可以合諸香燒之能聚其烟青白不散也

煎香亦沉香同數以其微理有昧者是也葉子香即煎之薄者尤勝於煎
芸香似邪蒿可食語畧云芸莖香紙魚蟲藏書者稱芸莖芳草即白芷也道家用此俗以去尸虫又用合馬蹄香即杜衡也形如馬蹄惟道家多用服之令人身及衣皆香

蕙香綠葉紫花魏武帝以馬香燒之

都梁香出交廣形如霍香

甲香出南海唐本草云莖數大如拳黃黃色長四五寸合和香多用能為發香復米烟然酒客等煮炙修製方可入用迷香

廣志云出西域

異香 二

都夷香溷宜記香如米核食一顆則經飢

茶舞香王子拾遺記燕昭王二年廣延國進二舞人常以此香屑鋪地使舞其上而無跡

辟寒香辟邪氣香瑞麟香金鳳香皆異國所獻自西漢至晉唐公主某七車四面綴五色玉香囊中貯此回香每出遊則芬馥滿路月底香瑞應圖雲天漢三年月底國貢神香後常安火度宮人得疾者便燒之病即差百里之間聞香氣積九月而香不滅龜甲香即桂香之善者

沉光香時中燒之有香

沉榆香封禪記黃帝列瑤玉於蘭鋪席上然沉榆之香

茵墀香靈帝初平三年西域所獻莫為湯宮人沐浴經月不散

石草香疊伏如雲母魏文帝特題復國所獻

鳳腦香穆宗常於常其島前燒之

紫木香一名紅蘭香一名麝草香

百躍香拾遺記孫亮寵姬四人合四氣皆諸方吳國所獻經踐躍安
息之氣香在衣經年不散因以為名也

蘅蕪香漢武帝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夢中驚氣香氣尤着
衣九真雄麝香即趙昭儀上姊飛燕香也

金殫香洞宴記金日殫既入侍欲衣服香潔變胡虜之地自合香

香事山

宋范曄字蔚宗撰香序云麝本多妄分過必害沉寔易和盈斤
無傷零霍慘雪簷糖粘濕其松蘇合安息藟金並被於外國無取於
中華有末膏昏蒙甲煎淺俗非惟無功於馨烈乃當稱增於尤疾
也此序所言悉叨北頗朝士麝本多妄此度景之末膏昏蒙北半玄保
甲煎慢俗北徐堪之香尉述吳記曰漢維仲子進南海香物拜涪
陽尉時謂香尉也

懷香漢尚書郎懷香掘芝蘭趨走丹墀 漢官典職

香市南海有香市以香交易 香戶南海郡有采香戶

香州在采厓郡州中出諸異香 披香殿漢宮有披香殿

採香徑吳王闔閭起鄒魯廩廊采香徑

唱香杜陽雜錄元載寵姬節瑤英母以唱香唱英故肌肉皆香

舍香應劭至侍中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含之

竊香晉韓壽自得真為賈充司空掾充女窺見壽而悅焉竊香者通殷勤壽城而至而城有貢奇香着人肌月不歇帝以賜充其女密盜以遺充聞其香意知女與壽通遂秘之因妻焉

香囊謝玄嘗佩紫羅香囊謝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諸女焚之又古詩云香囊懸肘後

博山香爐皇初拜有銅博山乃東宮旧事也後丁緩又作九層博山香被中香燒長安巧工上丁緩始為之機環運轉四瀾而燒休常乎可置之被褥問曰沉香火山隋煬帝每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皆沉水木根每一山焚香數車暗則以甲煎沃之檀香亭登州觀察使楊牧收之沉香亭李白後亭開元中禁初種

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通白者上因移植於沉香亭前香溪吳故宮有香溪是洛而施處又呼為脂粉溪者唐天寶遺事立宗好賓客常於寢帳前設金女童二人捧七寶博山炉自暝徹曉

香法四

蜀王薰衣牙香法 丁香 棧香 沉香 檀令龍腦 麝香
樹金 各一兩 三兩制甲煎如常法

右件各細搗下羅用白沙密不得熟和燒之

延安郡公藥法香

玄參 半斤去塵土銀器中水煮 牛松四兩 去土 乳香 二錢用麝細研
後入 麝香 二錢 白檀香 二錢 沉香 半兩
右件為末鍊密為完丸如鷄頭大每藥末兩便熟密一兩

江南李王帳中香法

右用沉香一兩細剉以鷲糝十箇研汁銀器中盛蒸曝乾用之

牙香法 檀香 結香 蘆香 零陵 甘松 萌香 各四兩

白膠香一兩 龍麝二兩 右蜜和燒之 又法

檀香 玄參 甘松 各三分 乳香 半兩

麝香 各半兩 右先將檀玄於銀石器內莫乾盡為度焙乾與諸香同為末用生蜜和嘗八日後燒之 清神香

甘松 二兩 紺參 四兩 檀香 一兩 麝香

右為末煉蜜為丸如鷄頭燒之 薰衣香

檀香 十兩細剉用蜜半斤雙 等香 五兩半細剉 甲香 二兩修事了用

杉木灰 二兩 好臘茶末 三錢湯點取脚用





右為末煉蜜和勻又能內窖一月可用

說乳卷之六十五

說乳卷之六十六

酒譜 二卷

宋竇革字子野

內一篇

酒之源一

世言酒之所自者其說有三其一曰儀狄始作酒與禹同時又曰堯酒
千鍾則酒始作於堯禹之無也其二曰神農神農著酒之性味黃帝內經
亦言酒之致病則非始於儀狄也其三曰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於
天地並矣余以謂是二者皆不足以考據而多其言說也况夫儀之君
不見於經而獨出於世本非信書也其言曰其儀狄始作酒醪以
世味少康始作酒其後趙邠鄉之徒遂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絕旨酒而





右為末煉蜜和勻又能內窖一月可用

說乳卷之六十五

說乳卷之六十六

酒譜 二卷

宋竇革字子野

內一篇

酒之源一

世言酒之所自者其說有三其一曰儀狄始作酒與禹同時又曰堯酒
千鍾則酒始作於堯禹之無也其二曰神農神農著酒之性味黃帝內經
亦言酒之致病則非始於儀狄也其三曰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於
天地並矣余以謂是二者皆不足以考據而多其言說也况夫儀之君
不見於經而獨出於世本非信書也其言曰其儀狄始作酒醪以
世味少康始作酒其後趙邠鄉之徒遂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絕旨酒而



儀狄曰後世有以酒敗國者乎夫禹之勤儉固嘗惡旨酒而樂黨言附之於前云則贅矣或者又曰非儀狄也杜康也魏武帝樂府亦曰何以消憂惟
有杜康余謂杜氏卒出於流累在商為豕鬻氏武王封之於杜傳國至杜
柏為宣王所誅子孫奔晉遂以杜為名者士會亦其後也或者康以善
釀酒得名於世乎是未可知也謂始於康果非也堯酒千鍾其言本出
於孔叢子蓋委巷之說孔文季遂徵之以責曹公故已不敢天本草雖
傳自炎帝氏亦有近世之物始附見不若觀其辨藥所生出皆以二漢郡國
名其地則知不必必皆帝之書也內經言天地生育五行休旺之人壽大繫焉
信三墳之書也然考其文章知卒成是書者六國秦漢之際也故言酒
不可據以為炎帝之始造也酒之星在女御之側後世為天宮者或者焉
余謂星麗乎天雖是混元之判則有之然事作乎下而應乎上推其驗於
其星此隨世之變而著之也如宦者墳蓋孤天河鼓皆太古所無而天有有
星由是推之可以知其類然則酒果誰始乎予謂知者作之天下作之
後世循之而莫能廢聖人不絕之人所同好用於郊廟享燕以為禮
之常亦安知其始於離乎古者食必祭先食飲必祭先酒亦嘗言
所祭者為雜茲可見矣夏書述大禹之戒敬辭曰酣酒嗜味孟子
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夏書所記當時之事孟子所言追道在昔之
事聖賢之書可信也先於此雖然酒未必於此始造也若斷以必然之論則誕
謾而無以取信於世矣

酒之名二

春秋運斗樞曰酒之言乳也所以柔身扶老也許慎說文云酒就也所
以就人性之善惡焉一日造也吉凶所造起釋名曰酒酉也釀之未麴固